



學生文藝叢刊



第 五 卷 第 二 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潘 温
君 君
國 玉
屏 書



巖 隱 君 黃



村 雪 君 陳

杖藜扶我過橋東

丁卯秋
於紅夢館
李義堅寫



毛翎

石 鳳 仙
墨 筆 筆
李 亦 賢

沈叔羊此幅深具純拙意以情為本也
丙辰夏月沈叔羊



(水彩)

△沈叔羊▽

蕭條茅店月初收
落帽風光滿地秋
將爾雄心今未
五寄人蘇下也
低頭銀燭淚
向去路莫忘
于以不湖邊
軒



生寫景風



1927年時霖

鉛筆



龐時霖



畫竹可以靜三日而不敢懷
 憂者巧拙畫七日輒然忘吾
 乃四枝形體也當是也
 以
 合三人初神
 丁卯仲秋
 啓
 愉

竹石

(水墨)

張永坤



花卉

(水墨)

李亦賢

春光漏洩不堪論
 蘇小門前欲
 斷魂正是美人和
 醉態一枝春
 露映波痕
 李亦賢





水彩

老翁

周祚昌

春江



山水

着色



依五谷子筆法
 市臨錫山居
 張鐵



蘭

(墨 水)

坤 永 張



仙 水

(筆 墨)

賢 亦 李



欲安國家當除盜心

張民華書



勞心勞力

張民華書



本社啟事一

本刊四卷九集，投稿者平楚材君之小影下，平字

誤刊林字，特此更正。

本社啟事二

本社對於闡發中山主義之理論的稿件，不論文言

白話，均所歡迎，凡有以此項作品投寄者，當儘

先登載，以宣傳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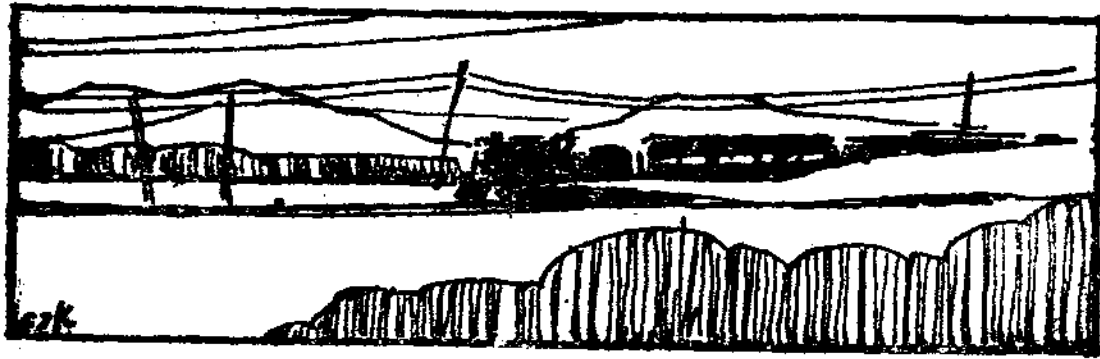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集 目錄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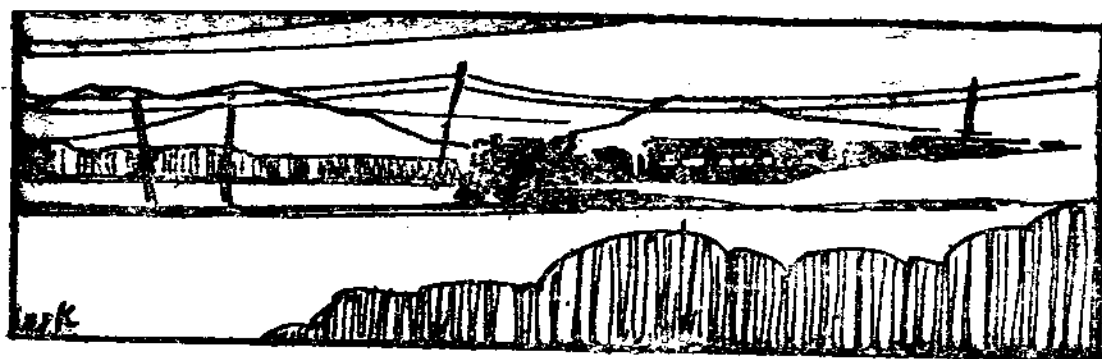
本刊投稿諸君肖像

圖畫

- | | | |
|----------|-------|------------------|
| 山水(水墨) | | 浙江 紹興 李義堅 |
| 翎毛(水彩) | | 江蘇 上海 美術專門學校 沈叔羊 |
| 石鳳仙(墨筆) | | 江蘇 上海 新華藝術大學 李亦賢 |
| 風景寫生(鉛筆) | | 江蘇 無錫 嶺真學校 龐時霖 |
| 風景寫生(鉛筆) | | 龐時霖 |
| 竹石(水墨) | | 江蘇 上海 大夏大學 繆啓愉 |
| 竹石(水墨) | | 江蘇 高郵 張永坤 |
| 花卉(水墨) | | 李亦賢 |



目錄



老翁（水彩）……………江蘇周祚昌

着色山水（春江）……………江蘇鮑清

山水（着色）……………山東張鐵癡

蘭（水墨）……………張永坤

水仙（墨筆）……………李亦賢

書法

草書……………江蘇如皋縣立中學韓邦魁

楷書……………四川犍爲公立高等小學張茂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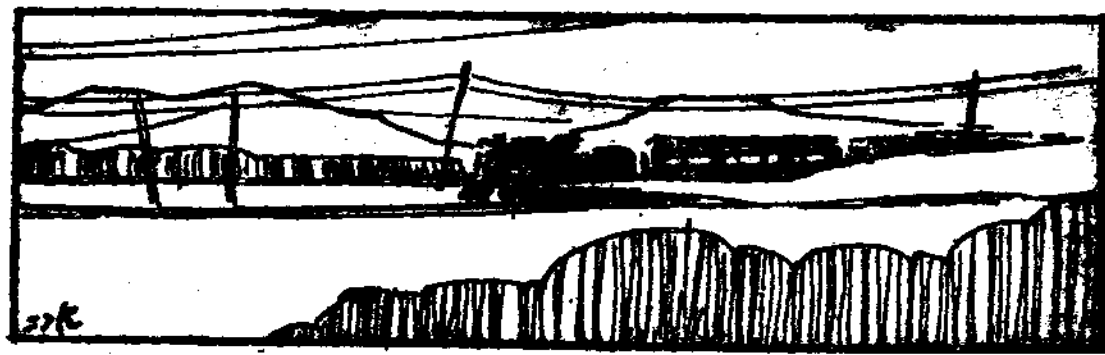
語體文

近代歐洲文學思潮概略……………安徽歙縣汪蔚雲

西洋畫和中國畫的研究……………江蘇上海大夏大學繆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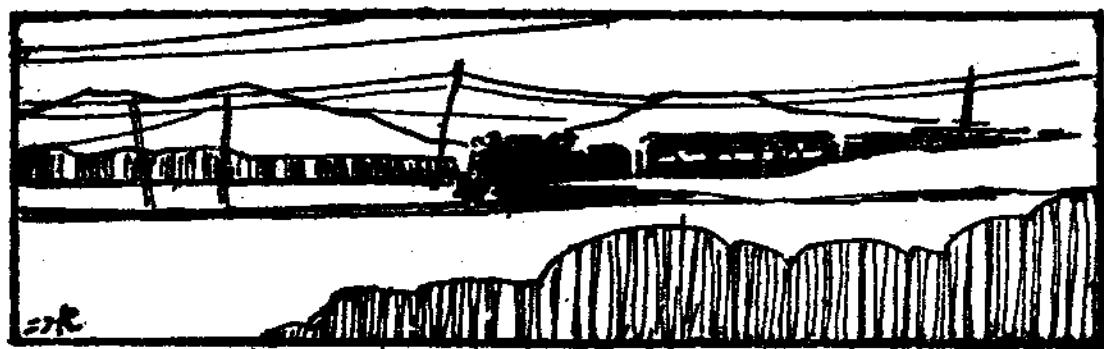
文

理信與迷信……………安徽省立第三中學汪家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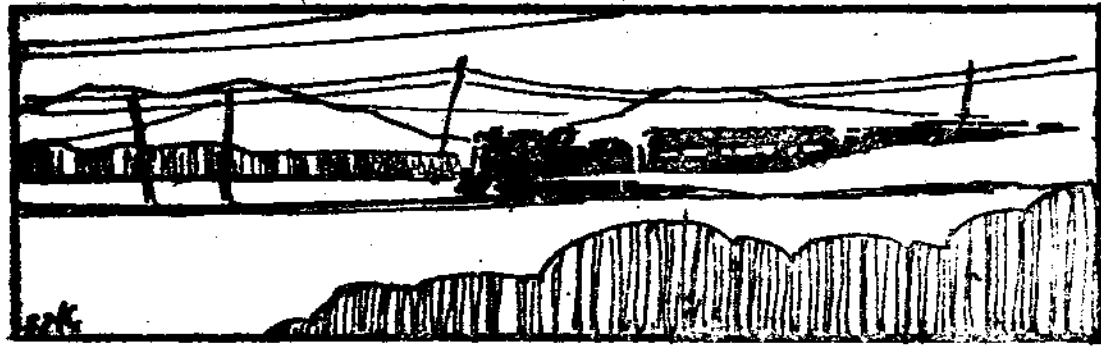
目錄

學戰說·····	江蘇泰興 顧自強
孫中山恬靜澹一四字格言述義·····	湖南平 鍾德興
中國之將來·····	江蘇泰興 霍桂明
見警丐有感·····	霍桂明
怠惰爲萬惡之母說·····	霍桂明
觀鬪蟋蟀感言·····	江蘇東臺 王桐
王式恭先生哀輓錄跋·····	江蘇如皋 楊同蘇
汪母戴孺人墓誌銘·····	湖南慈利 劉永康
哭李芝芬墓文·····	浙江 馮謙成
述我平日最景慕之人物·····	國惠龍 曾祖蔭
謁仲雍墓記·····	江蘇常熟 何家祥
試擬弭盜之計畫·····	江蘇黃浦 石昭明
聰明自誤說·····	江蘇 汪慎修



題白樂天凶宅詩後	廣東順德師範學校 馮忠效
學貴及時說	浙江吳興第三中學 翁其昌
惟斷乃成論	安徽歙縣國文專修學校 余娟素
南溪朱文公祠記	福建大田縣立第二小學 鄭冠雄
孟子論政主為民制產何以對梁惠王則曰何必曰利試申其故	江蘇第四中學 楊乃榮
夏老鼠傳	江蘇如皋縣立中學 仲兆槐
烏有先生傳	江蘇泰興 楊同蘇
旅行孤山記	江蘇泰興 李希賢
井陘旅行記	直隸獲鹿 敦芝川
植樹節五山旅行記	江蘇南通農大附中 王若鰲
記虞山遊	江蘇常熟縣立中學 張思堯

語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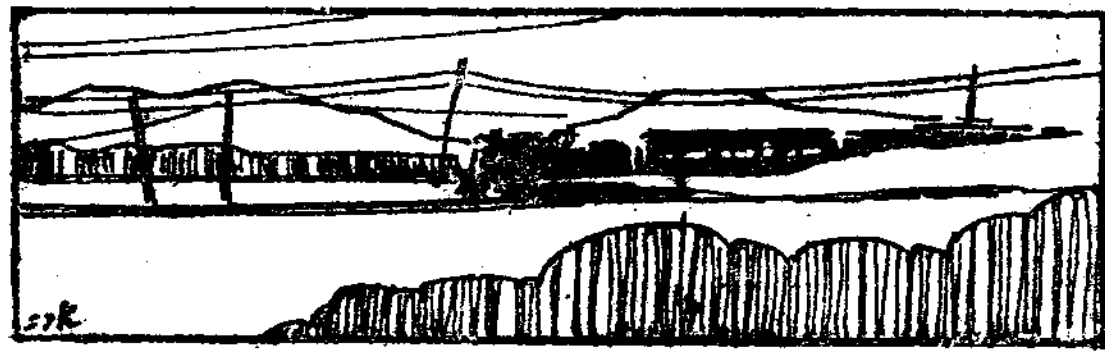


詩

獻辭	安徽歙縣	汪蔚雲
寄失戀者	江蘇太倉中學	楊安仁
病時		楊安仁
煩悶的心	浙江蕙英女子師範畢業	余素珍女士
月夜		余素珍女士
回憶		余素珍女士
小詩		余素珍女士
長衫	江蘇無錫三師分校畢業	陳伯符
遲疑的心	江蘇東臺母里師範	陸有光
別後心聲		陸有光
催死的歌	江蘇常熟縣立中學	歸小峴
愛情之歌	江蘇常熟縣立中學	胡銘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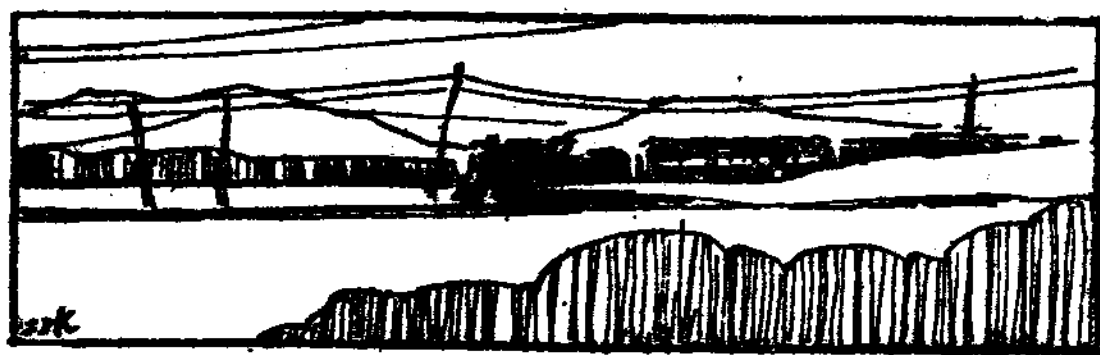
呈上元社友	江蘇淮安	曹覺民
酬王子華表兄見贈		曹覺民
春寒		曹覺民
雨夜不寐	江蘇常熟	徐棻猗
感懷		徐棻猗
冬日冒雨自校中歸		徐棻猗
謁言子墓	江蘇常熟	凌如璋
移校	安徽安	俞士煦
魚風箏		俞士煦
秋風		俞士煦
雪		俞士煦
謝友贈梅		俞士煦
蝴蝶風箏		俞士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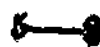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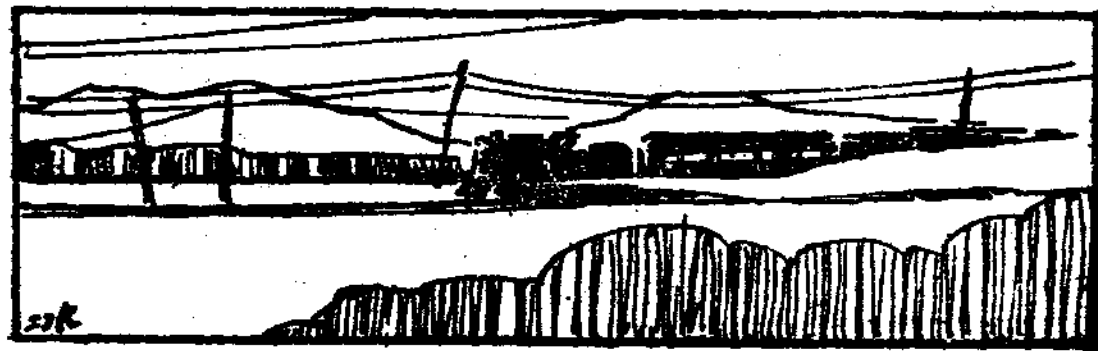
菜花	俞士煦
喜晴	俞士煦
杏花	俞士煦
哭同學繆君兆麟七絕八首	江蘇上海南洋中學 王叔餘
端節感懷	浙江寧波 徐璋
秋宵野望	徐璋
春曉	江蘇如皋 杜小鳳
夢中遇友	廣東東莞 盧梅賀 —— 述粹學校
晚眺	盧梅賀
除夕	盧梅賀
詠梅	江蘇上海新華藝術大學 金天民
歸途雜感	江蘇南京 秦鼎 —— 安徽公學
十八歲感懷	秦鼎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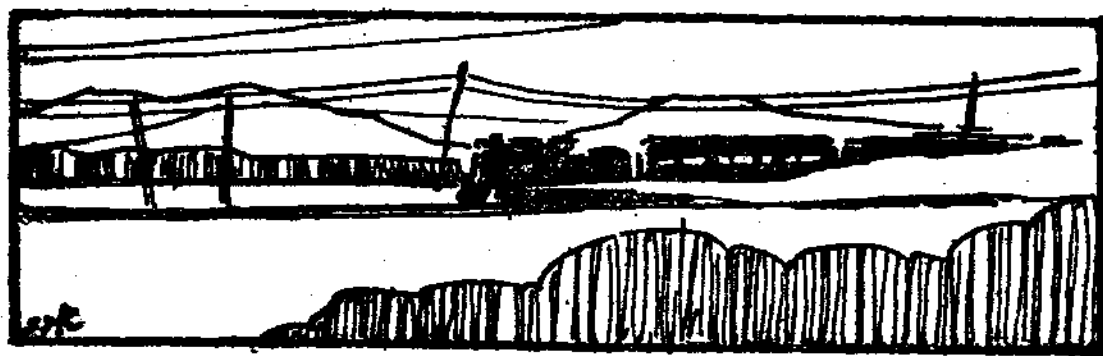
述懷……………	江蘇泰縣	孫家驥
輓康貢源同學……………	江蘇東臺	王桐
同學戈公達新婚爰撰俚句以祝之……………	母里師範	王桐
寄贈葉紹卿……………		王桐
月夜吹簫……………	奉天省立第一農科高中	趙連銘
新秋感興……………		趙連銘
題畫蝶詩……………		趙連銘
咏棉花……………	安徽壽縣	張策勳
大雨時行……………	青材學校	張策勳
絡緯吟……………	江蘇泰縣	巫其同
月夜……………	江蘇如皋	嚴子香
雪美人……………	安徽天長	朱順齋
紙美人……………		朱順齋





目錄

竹美人	朱順齋
士美人	朱順齋
問梅	朱順齋
尋梅	朱順齋
春眺八王亭	奉天 吳瑛女士
秋日送麗卿小妹歸音	吳瑛女士
秋日雜詩	安徽當塗第十中學 朱明暉
春柳	朱明暉
晚晴	朱明暉
東湖竹枝詞	浙江黃巖私塾 陳浦
秋夜聽蟲聲有感	江蘇第四中學 商悅
秋風	江蘇東臺縣立中學 孫家驥
消夏詞	江蘇上海 沈祖牟



小說

怪物……………湖北武昌黎系業

劣子回頭——倫理小說——……………山東萊陽張鐵癡

縫工玩偶……………江蘇蘇州趙究齋

金鋼鑽石——丁允探案(一)……………江蘇上海小張德乾

劇本

繡花枕……………安徽蕪湖晨光

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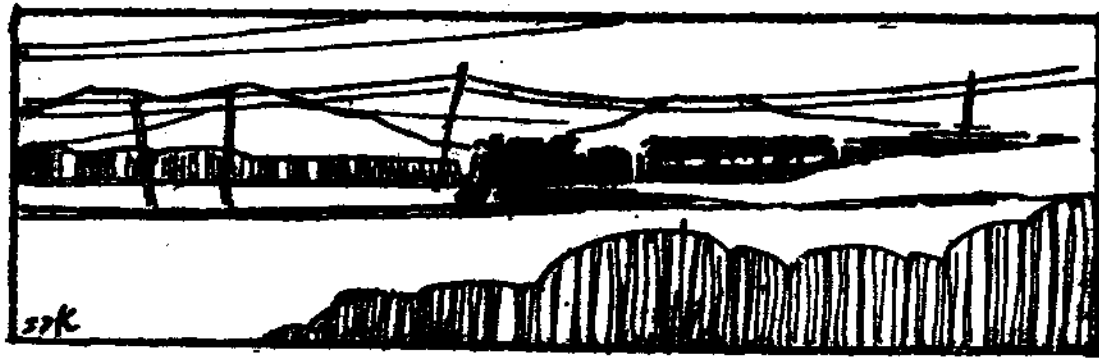
菊花栽植法……………江蘇南通高金溥榮

蜻蜓獨立……………江蘇上海宋倬雲

活動魚燈……………南洋林麒麟

藥品做成的猴子……………江蘇松江黃克良

五九棋……………江蘇如皋蔡振榮



雜俎

趣話

我來幾箇門檻·····

江蘇東臺中學畢業 丁仲歐

苦話

寒窗苦話·····

浙江吳興 潘玉宇

聯話

養性齋聯話·····

江蘇泰興育才高小 成達先

桐蔭室聯語·····

江蘇宜興 王野萍

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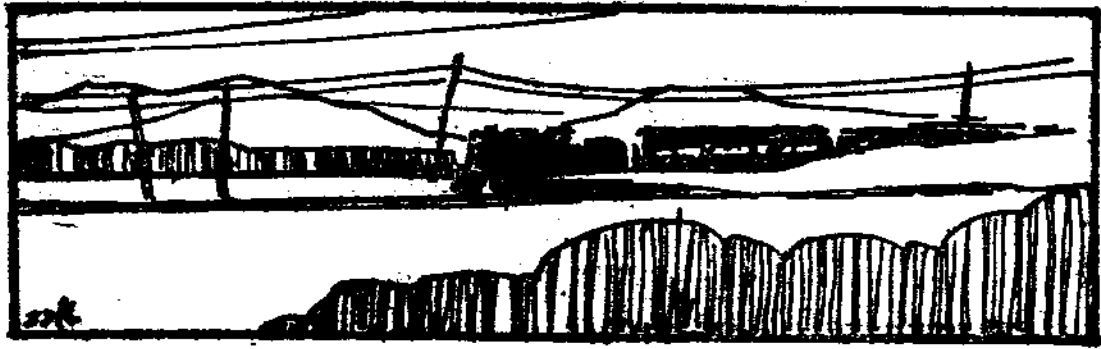
靜心齋漫談·····

江蘇東臺陸有光
母里師範

通訊

孫君家驥來函

張君抱真徵函



目
錄

葉君瀛登徵函

第十一屆徵聯揭曉

第十二屆徵求謎語

三



語

體

文

近代歐洲文學思潮概略

汪蔚雲

中世紀爲歐洲之黑暗時代。其時僧侶專權，橫行天下，學術政教，皆一息慄，衰微不振。人民思想，咸受壓迫，苦痛不堪言狀；然壓迫愈甚，而反動亦愈速。「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蓋由是以起。此運動既起，一切皆由沉酣中驚醒，有所謂「世界之發現」「人生之發現」者，卽近代凡百學術之萌芽也。(註一)其時由空虛之「基督教思想」轉而崇拜不離現實之「古希臘羅馬思想」，以崇拜「古希臘羅馬思想」故，而古希臘文藝之研究亦因之甚盛。「古典主義」(Classicism)遂應運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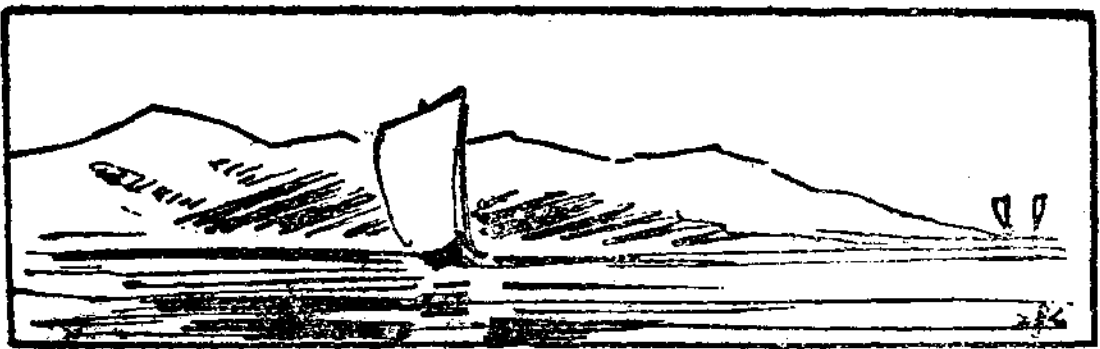
古典主義(Classicism)一曰尙古主義，或名擬古主義。其主張於作品之形式內容，務求一致；於全體之結構佈置，亦力求平衡均一；崇尙典雅沉靜，以





求毫無缺陷，乃已。其流弊遂至重知輕情，排斥個性，而作品乃如典麗之建築，冷寂無復有生人氣。十七十八兩世紀，正古典主義鼎盛之時，以法蘭西爲其中心點，而馳逐於全歐文壇。十八世紀末，盧騷（Rousseau）（1712-1778）湯姆孫（Thomson 1700-1748）等羣起反抗，而「浪漫主義」遂代興焉！

浪漫主義（Romanticism）或譯傳奇主義，理想主義，主觀主義，但皆不如「浪漫」二字之恰當，以其能音義并譯也。浪漫主義的特質，據比耳（Beers）在 *A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in the 18th & 19th Century* 中說：「浪漫主義有五種意義：（一）中古主義（Mediaevalism）即捨現在及上古而想望中古；（二）歸於自然；（三）反抗的精神；（四）神祕奇怪，厭惡平凡無奇的現在而從離奇怪誕的想像；（五）主觀的，感傷的，及以箇人爲本位的。」（註二）我國羅迪先也曾說過浪漫主義的特質：（一）主觀的；（二）珍奇怪異的；（三）熱情的；（四）朦朧的；（五）空想的；（六）神祕的；（七）唯美的；（八）精神的；（九）技巧的；（十）爲藝術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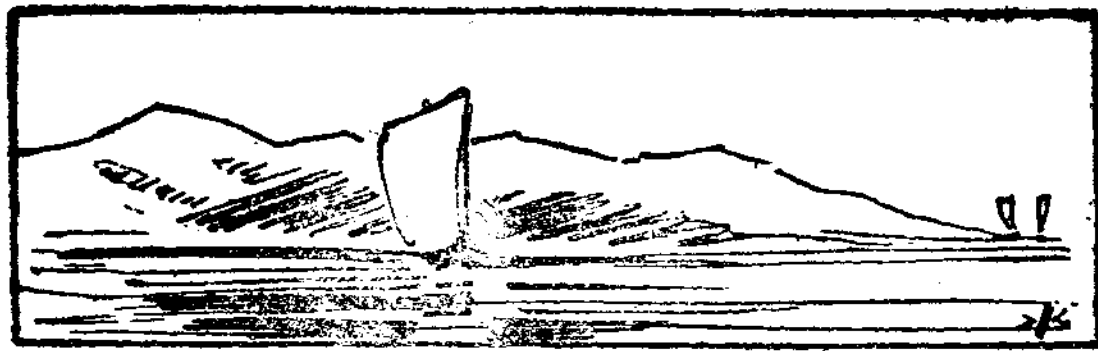
Art for Arts Sake) (十一) 遊戲的, (十二) 韻文的, (註三) 總之, 所謂浪漫主義, 是注重自我的表現, 奇異的想像, 而反抗古典主義的崇尚形式, 趨重知巧的一種主義。

浪漫主義為近代文學的開始, 萌芽於十八世紀之末, 而盛於十九世紀初期。始祖為法國之盧騷, 其 New Elohist 一書, 是浪漫主義的先驅。其後謝多勃林 (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斯坦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48) 繼之, 及露俄 (或譯為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之愛爾那尼演於佛蘭西劇院, 於是浪漫主義之勢大熾。其健將有聖佩韋 (Augustin Sainte-Bauve 1804-1869) 喬治桑特 (George Sand 1804-1876) 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1803-1870) 高底埃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1) 等。至其他各國, 浪漫派文豪, 亦如雨後春筍, 多不可紀。——史稱為「狂風驟起時代」 (Sturm und drang) ——茲略舉其著者於下:

於德國，自大詩人歌德（或譯爲貴推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及戲劇作家希拉爾（或譯爲席勞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出後，作家輩出如克雷塞（Kleist 1777-1811）葛那（Korner）愛寧（Arnim）荷甫（Hauff）謝米珊（Chamisso）崙（Uhland 1791-1862）萊那（Lenau 1802-1850）海涅（Heine 1792-1856）等，皆其著者也。

英國的浪漫主義，肇源於柯伯（William Cowper 1739-1800）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三人，及湖畔詩人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古爾律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沙養（Robert Southy 1774-1843）出，勢始大盛。司各德（Walter Scott 1772-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濟慈（John Keats 1795-1811）起，則英國之詩歌，風靡全歐大陸矣。





俄國以前，本無所謂文學，至是因政治之清明及西歐浪漫主義之鼓盪，亦產生文豪二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與李門托夫（Michael Lermontoff 1814-1841）是也。二人俱以詩名，與歐洲浪漫主義風潮相呼應，而為俄國文學黃金時代之先聲焉！

當浪漫主義鼎盛之時，其新敵已乘之於後；蓋浪漫主義專務空想，不顧現實，其結果遂至空虛無有，令人失望，而反動乃起。此反動之新敵唯何？自然主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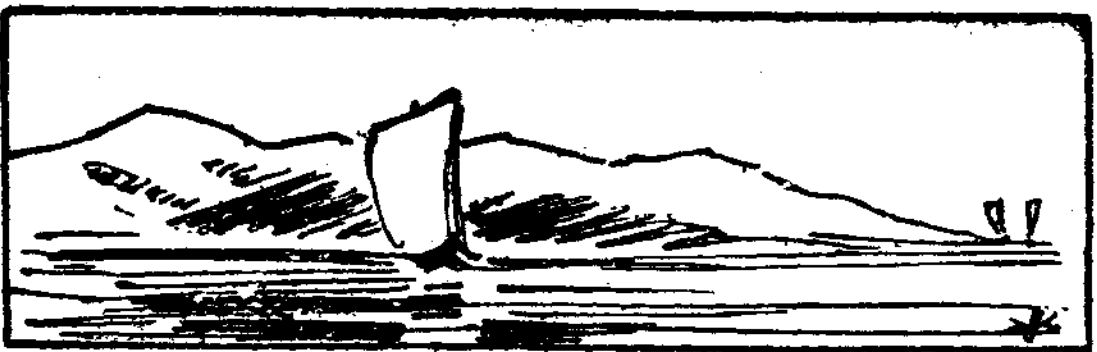
自然主義（Naturalism）或稱寫實主義（Realism），其間雖有小別，而大體則相若也。十九世紀中葉，因科學發達之結果而產生者，牠和浪漫主義不同的地方：浪漫主義是空想的，而牠則是現實的；浪漫主義是主情的，而牠則是主智的；浪漫主義是主觀的，而牠則是客觀的；浪漫主義是重精神，而牠則重物質。其他：浪漫主義尚技巧，所求的是美；而自然主義則輕視技巧，惟求真實。浪漫主義是為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自然主義是為人生的。



藝術 (Art for human's sake) 浪漫主義的態度是遊戲的，娛樂的；自然主義是嚴肅的。浪漫主義多韻文的作品，而自然主義則多散文的作品；浪漫主義的取材是異常的，怪誕的，自然主義則多從平凡的事件上去描寫。（註四）總之，自然主義的特質，是重客觀，尚真實——這差不多是與浪漫主義立於相反的地位。

自然主義之中，還有所謂「本來自然主義」和「印象自然主義」。牠們的大體是相同的，不過「本來自然主義」主張純粹的客觀描寫；而「印象派自然主義」則除客觀的描寫外，還攙和一點主觀的色彩。此外，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也是大體相同，不過因程度上有些差異（一是寫實，一則是根本的科學精神）罷了。

自然主義發生於法國，遠源於盧騷之唱導自然，及弗羅貝（一譯福綠貝爾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巴爾札克（Balzac 1799-1850）等始出而倡導寫實之風，為自然主義之先河。巴爾札克之人的喜劇（C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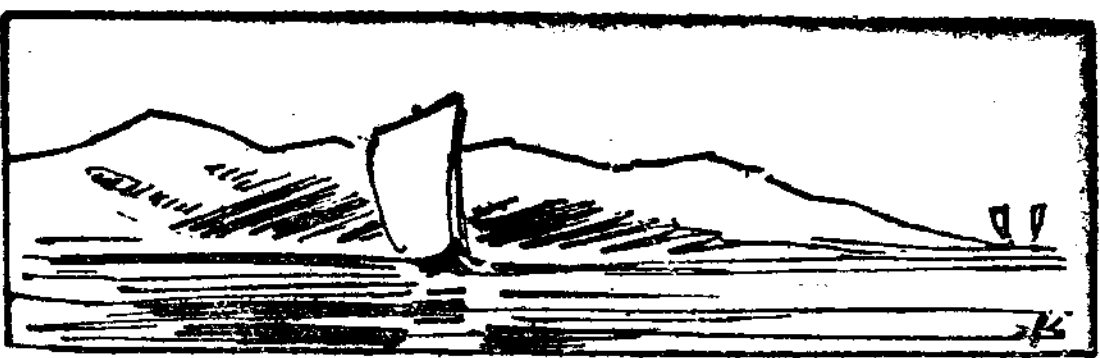


die Humaine) 弗羅貝之馬丹波娃利 (Madame Bovary) 尤爲自然主義的有力的成功的實驗。及佐拉 (Zola 1840-1902) 乃從理論方面確立了自然主義的根基；他的工作，是非常的，竟有人名自然主義爲「佐拉主義」 (Zolaism) 弗羅貝的弟子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更從作品方面，給自然主義以最美好最成功的成績。(他不但是短篇小說之王，長篇的如 *Notre Cœur* 1890, *Une Vie* 1883, *Bel-Ami* 1885 都是很好的作品。) 從他和佐拉以後，立刻，自然主義的潮流，就佈滿了全箇歐洲。此外還有都德 (Dante 1840-1897) 龔古爾兄弟 (Léo Dena Gourcours, Edmond und Jules) —— 他們是印象派自然主義的倡始者，且是領袖——等，其作風與弗羅貝，佐拉，莫泊桑等，又稍有不同了。

讓我們再看各國的自然主義是怎樣？

在英國自然主義，小說方面有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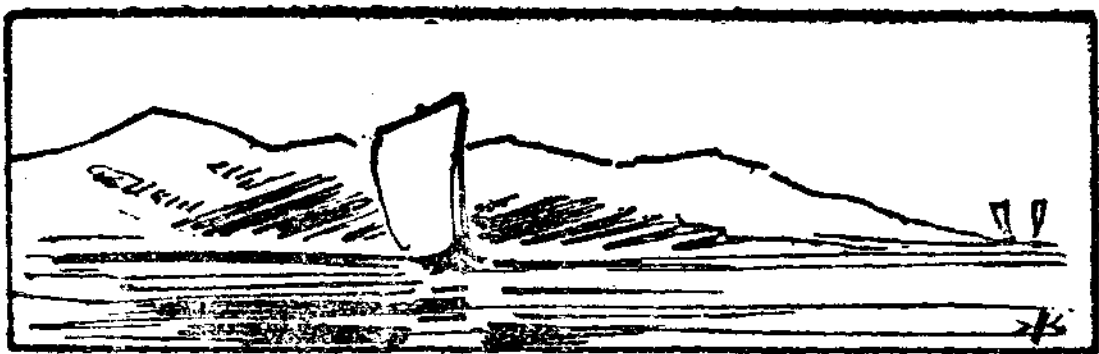
薩格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愛麗得女士 (



George Eliot 1819-1830) 勃朗特姊妹 (Brontë Sisters) 等；詩歌方面，也有
鄧尼孫 (Alfred Tennyson 1809-1932) 斯文葆 (Swimburne 1837-
 1904) 白朗寧 (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等。

德國自然主義的健將有：雪弗爾 (Schefel 1826-1886) 芳泰諾 (Fon-
 tane 1819-1898) 弗來泰 (Freytag 1816-1895) 蘇德曼 (Hermann Suder-
 mann 1857-) 哈卜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1862-) 耳耳 (Helmann-
 Bahr) 台美爾 (Dehmel) 等。

在俄國，沉默了好久好久的文壇，也因震於自然主義的吶喊而驚醒，射出
 了無比的偉大的燦爛的光芒來，以造成俄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像屠格
 涅夫 (Ivan Turgenev 1818-1883) 朵思托也夫斯基 (Fiodor Dostoy'e-
 vsky 1821-1881)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高爾基 (Gorky
 1868-) 安特列夫 (Andreeff 1871-1919) 等，都是足以震撼全箇世界的偉
 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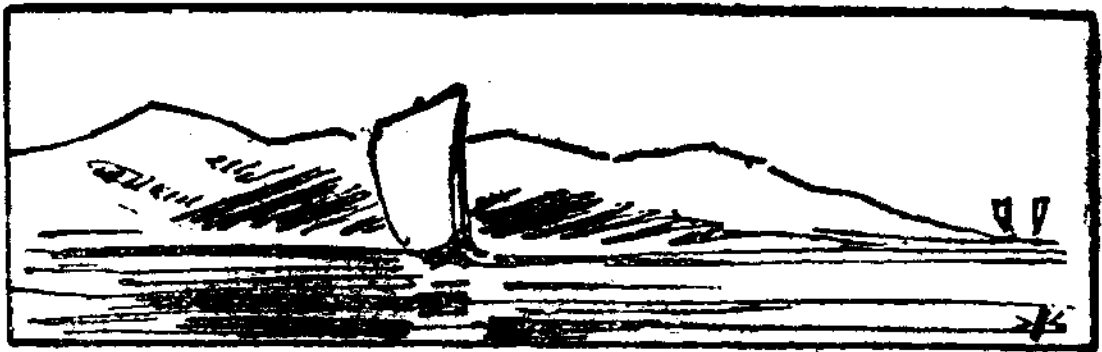


此外，諾威的易卜生（Ibsen 1828-1909）比利時的梅脫靈（梅德林克 Maelerlinck 1862-）意大利的鄧南遮（Gabriel D'Annunzio 1863-）都會寫過許多有名的作品，貢獻給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的要點，是重客觀，尚真實；但是重客觀重至極點，求真實求得太利害了，便索然無味，令人讀了沉悶厭倦，對於世界和人生，都非常地悲觀以至失望。於是，反動便起來了。

最先對於自然主義下總攻擊的，是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蒲爾格（Paul Bourget 1852-1923）休士曼（Karl Huysmans 1848-1909）三人，但當時還不大有人注意，到二十世紀初年，自然主義才漸漸的衰微，而新浪漫主義就日盛一日了。

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sm）不是有一定的內容的，牠的意義，不過是指自然主義以後的新的浪漫運動而言。其中分析出來，則可分作：（一）神秘主義（Mysticism）（二）象徵主義（Symbolism）（三）享樂主義



(Silentism)

新浪漫主義，是從物質的自然主義，而歸到「靈的覺醒」之下；但他和浪漫主義不同，浪漫主義完全脫離現實而歌詠幻想，新漫浪主義則理想不離事實，雖然他也不執着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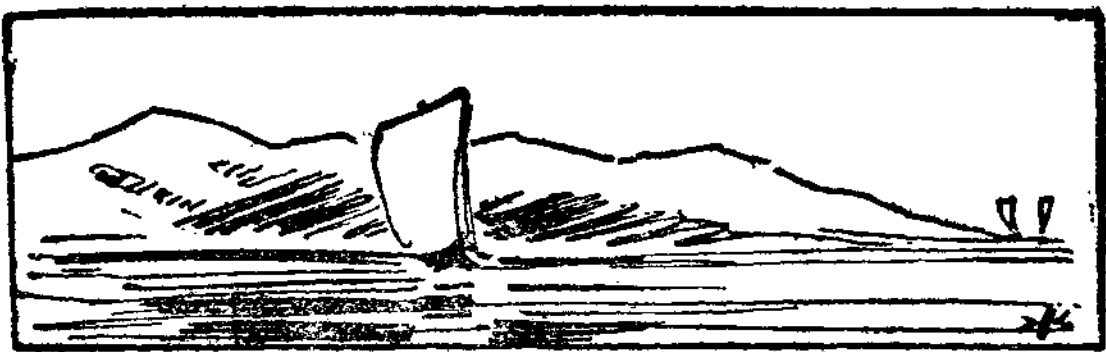
神秘主義 (Mysticism) 占新浪漫主義的大部分。但他和浪漫主義的神秘不同。浪漫主義的「神秘」是脫離實在的，幻想的，沒有科學的根據的；神秘主義的「神秘」則是從科學的世界和現實的人生裏探討出來。梅脫靈的盲人 (Les Aveugles) 闖入者 (L'Intruse) 和室內 (L'Intérieur) 哈卜德曼的亨耐萊昇天 (Haunel's Himmelfahrt) 以及愛倫坡 (Allan Poe 1809-1849) 的短篇小說等都是。

象徵主義 (Symbolism) 所謂「象徵」 (Symbol) 的意義，是用感覺得到的物質或事件來表現那感覺所不能接觸的縹緲的心靈境界。換一句話說即以肉表靈，以有形表無形，以有限表無限。象徵主義的產生，是因着近



代歐洲文學神祕的傾向。因為一切宇宙和人生的神祕，不能用顯露的語言文字表現出來，於是不得不借象徵代為表現，所以有人竟說：「象徵是神祕的代替狂歌，」即指此意。象徵主義的作家很多，如安特列夫（Leonid Andreff 1871-1919）范哈崙（Emile Verhaeren 1855-）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等，都是很著名的。此外，如梅脫靈的青鳥（Barbe Bluae）智慧和命運（La Sagesse et la Destinée）哈卜德曼的沉鐘（Versunkene Glocke）也都是象徵主義的名著。

享樂主義（Siletantism）這是一種由頹廢的傾向而生出來的藝術。他們對於一切都失望，都懷疑，都悲觀；但是他們沒有勇氣去自殺，他們只求物質上的舒服，肉體上和官能上的快樂；因此他們沉酣在美的聲，美的色，美的物之中。這便是享樂主義者的態度！但我們不要誤會：享樂主義並不是求性慾本能的發洩，也不是愛放蕩的遊惰主義；他只是以美安慰自己的，所以享樂主義也可說是耽美主義——唯美主義。



我們一提起唯美主義或享樂主義，便會想起王爾德（Oscar Wilde）他是唯美主義的始祖，他的（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表現出近代享樂主義的真意義。

我且引他一句話，作為「近代歐洲文學思潮」的結束：

「審美較倫理是更為高尚。因為美是屬於進一層的靈底世界；美的鑑賞，是我們能夠達到的頂點。這就是說，美底色彩的感覺，比正邪的觀念在簡性底發展上，更有重大的意義！」

（註一）參看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

（註二）（註三）參看羅油先最近文藝之趨勢

（註四）參看近代文學十講

附參攷書目：——

鄭振鐸：文學大綱

黃懺華：近代文學思潮



語體文

汪馥泉：最近歐洲文藝思潮

張伯符：最近歐洲文藝思潮

唐敬杲：新文化辭書

羅迪先譯：近代文學十講

樊從子譯：文藝思潮論

（其他英日文書，目多不載。）

西洋畫與中國畫的研究

繆迪生

一 導言

自從西洋繪畫輸入我國之後，國內青年學子對於自己數千年遺傳下來富有獨創意味的畫風，漸漸地厭棄了。雖然有幾箇人因他自己簡性的不同，或遭際的差異，特別歡喜研究中國畫，但是這是極少數極少數的罷了。但是畫派一分，藝壇上就不免起了西洋畫和中國畫的紛爭。對於中國畫有研究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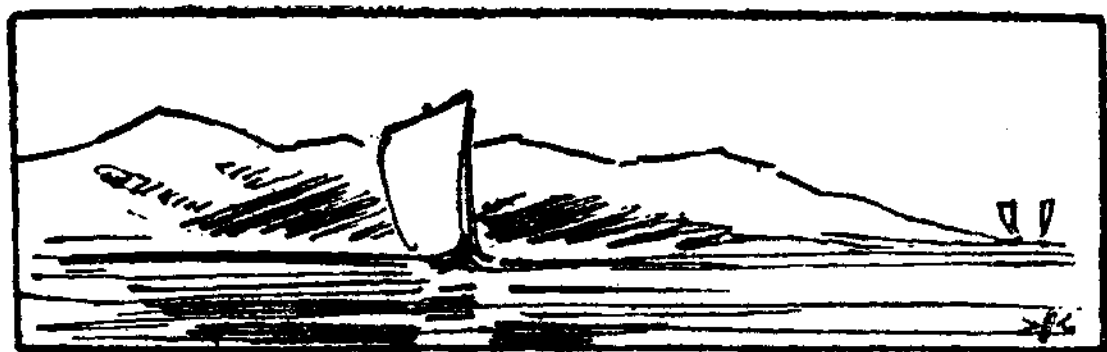
的，往往以「發揚國粹」，「去舊迎新」拿來做自慰的護證和攻人的利器；而他方面同時酷受西洋畫家的「故步自封」，「時代的落伍者」的諷譏。但是這種爭論，都是超出「情」的範圍以外的，是不合邏輯的，因為他們簡直在罵人，對於繪畫的本質上，實在漠不相關；我們現在曉得，凡是討論一件事物，決不是「隔靴搔癢」，至少要搔他箇「皮破血流」。

記得某先生把白話文擬做平民的「布帛菽粟」；文言文擬做古董家的「夏鼎商彝」，這話很有點道理。現在西洋畫和中國畫的趨傾，也正在這條路的入口處徘徊。我們還是跟着先驅者往前跑呢？還是不顧一切地向後轉？這也是我所要討論的問題。

二 西洋畫的技巧

繪畫是對應自然界的藝術之一。雖然有的時候，製作上不能——或許不必——當面實寫自然界的景物，但是那所繪的東西，不得不服從自然界的監督，依據自然界的法則；換言之，就是全幅之中，不能有一處和自然界真面





目相違悖相乖戾。謝赫之六法中，列着「應物象形，隨類賦彩」二項；韓非子載畫客答齊王之間，也說「畫犬馬難，畫鬼魅易」，這都是說繪畫貴在寫生，而寫生也是不容易的事。

西洋畫可說是極寫生之微妙，盡豔飾之技巧了。他們荷着「寫實」的旗幟，到處招搖迎合一般青年學生的心理，眩誘一般愚民俗子的眼目。他們所藉以豔麗外觀，和自然界相肉搏的技巧，完全屬於形似的，表皮的。這種形似的，表皮的技巧，大約可以分成三種：（一）外廓（二）影（三）色彩。現在分述在下面。

（一）外廓 我所謂外廓，凡全幅中除掉光線陰影之外，其餘所有現實部分都包括在內。洋畫的外廓，什九從寫實方面得來，所以他的作品，都和自然界相接近。泰西科學昌明，人情風俗，崇尚進取，一種好奮鬥的雄心，鐵一般的深深刻在他們的心腦裏，他們形成今日物質文明的盛勢。美術當然也離不了這條軌路。所以西洋畫要和自然界相肉搏相血戰，乃是自然的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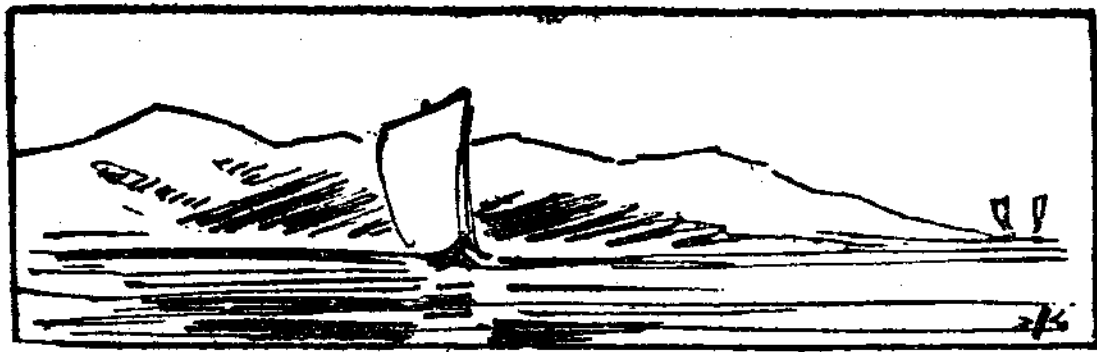


勢。

(二) 陰影 西洋畫中以外廓做寫生最緊要的部分，陰影雖屬陪襯，但也是不可少的。因為物象全賴光而實現，要是沒有光，就不能看見物象的形狀和色澤；物體受光的地方叫做明部，背光的地方叫做暗部，我們既然繪了物象，又何必捨棄陰影呢？所以陰影和外廓在西洋畫中是互相並重的，正如中國畫之有「有筆有墨」一樣。

(三) 色彩 人們看到春天的青景，看到少女的嬌容，就感到一種不可名言的美；同樣，看到顏色鮮豔的西洋畫，也生出同樣的快感，尤其是那人的心情思想是熱鬧的、猛進的；這些都是色彩的功效。色彩的技巧，不但能夠引起人的快感，而且還能增進接近自然界的技能，使全幅繪畫，倍覺精緻鮮麗。所以色彩在西洋畫中，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西洋畫的勝人的技巧，全在寫生，除寫生而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其藉以迎合一般羣衆心理的手段，亦在寫生。美術史上往往有以一派流行藝術的風



尚，陷藝術於一定的程式的。所以一般革新人士，多唱自然主義以矯其流弊，以爲繪畫的練習和製作以寫生爲莫大之緊要條件，以爲繪畫的極端妙處全在寫生的技巧。其實這都是根本錯誤的，請看下面幾節。

三 技巧的末路

大自然的景物，形形色色，無邊無涯，千變萬化，層出不窮，真所謂「盡衆生之血汗，不能把捉其端倪」了，音波光線的顫動，就用極優良的無線電機，也不能把牠收成聲音；腥紅天花的微生物，雖有最高度的顯微鏡，也不能看出牠的些微影象，那末何況我們人類的四肢五官呢？科學愈發達，人類的智識愈覺不及，慾望愈不能滿足。因人們專靠智力的技巧和自然界相肉搏，和造物主相血戰，正如螳臂當車，螻蛄撼樹，那有不敗之理？

自然界的變幻，既如此離奇不可測，繪畫要寫生，從何處去着手？當你寫一桿的時候，溪雲隨風來去，飄忽不定；暑影背着太陰轉換，刻刻倒退；外界的氣息，驟乾燥濕，氣候的變動，忽寒忽熱，凡此種種，關係物象的描寫是很大的。在



這種情勢之下，那裏談得到「寫實」二字？就是有強記憶的人，能夠一見就諳牠的全盤細微之處，從記憶中默寫出來，但是他昨日所繪的日光空氣的情景，已和今日不同，一回寫生，不能再用，那末以前「勞力費時」的代價在那裏？何況這類人已是億不得一。可是西洋人怪黠異常，察覺這種寫生法是不行的，用了種種方法，想出一箇欺人欺己的巧術：製起模型，放在書齋中一定的位置，配了窗戶射來一定的明暗光陰。使畫的時候可以減少種種困難障礙。譬如寫一朵花，先將那朵花摘下來，或者全部連盤移置書案上，沒有風吹動，不受陽光直射，我能安妥穩穩的靜心描摹；譬如寫人體美，須先顧得一位姑娘做模特兒 Model，然後始可動筆。假若要繪一隻貓，一條狗，那就沒有這麼容易了。因為貓狗都是無智的動物，牠們不像植物一樣受人們的束縛和摧殘，牠們不像模特兒一樣，被麵包所趨迫，受金錢的誘惑。貓狗尚易見，虎豹之類，穴居深山，性野力暴，我們見了逃命忙，那裏還顧到寫生方面，不知西洋畫家對於這類的寫生法又當怎樣處？我們隨便跑到什麼某某美專



作品展覽會，某某學校洋畫系成績展覽會裏去參觀，所有的西洋畫概以風景畫為最多，花草之類，只點綴而已，至於動物畫，除人體以外，則寥若晨星，有時甚至於一無所有：此何故？正因動物不能不「動」，「僅因一「動」」使得他們的寫生術不能建設在正明的道路上。

用模型以寫生，決非繪畫的正軌，弊端百露，不足掩飾。西洋畫的模型，有平面的和立體的之分，平面的模型，就是臨本，如水彩畫臨本、風景畫臨本等。立體的模型又分二種：一為天然的，一為人為的。天然的模型，是不假人力的雕鑿，如摘下來的花草、模特兒等。人為的模型，原料出於天成，而加以人工之修理與刻畫的，如雕刻、塑像等都可作繪畫的模式；用此種模式以彌補寫生的缺陷。然而終於墮入寫生的歧路了。因為模型是死的，臨本不必說，雕刻、塑像不必說，就是一花一草，一經摘下之後，就全是死的成分；至於模特兒、灣腰的儘管灣腰，伸腿的儘管伸腿，一直要到瞞視的不在面前，纔得更動姿勢，回復自由，這樣她豈不成了一箇木偶了嗎？所以我敢大膽的說一句，西洋畫所謂



寫生就是「寫死」他們所寫的都是「死」一般的頹靜的景物。又有什麼郊外寫生法，無非因為樹木山石之類，不能搬進室內來配光，索性連人整箇的搬出去。樹木山石也是模型，「死」一般沈寂的模型；遠遠地對着山川景色，視察已欠準確，但把景風的某部粗粗映在紙面上，亂着幾種顏料，所描又不像似，怎算得寫生，也是「寫死」罷了。所以繪畫要寫「生」是萬萬不可能的，所謂寫生二字，根本不成立，自相矛盾已極。

有人說，西洋畫是「寫實」而非寫生。把眼目所感到而心中認為必須留牠一個印象的，直直白白實實在在地把牠表奏出來，是西洋畫的重大任務，至於對象為死為活為大為小是置之不問的，而且也不屑顧慮到這種種小節。不錯，西洋畫是寫實的，本來寫實與寫生沒有多大的差別，就依不同而論，譬如寫一花一葉，根據「寫實」的意義，應該連牠的葉脈花粉都盡情寫了出來，然而事實上不可能；再如繪模特兒，也斷乎不能盡毫毛孔隙之微。任何事物繪得愈精緻入微，惟妙惟肖，愈加增多了「實感」，減少「美的感覺」。



的表現的成分。有如照相，什麼人都承認要比繪畫不好看，但是牠寫實的技
能，卻遠非西洋畫所能及；如果以寫實為繪畫的極端妙處，那正無異與玻璃
鏡和感光藥相角力，精神倒費了不少，而所獲得的只是永遠的「虛空」。

繪畫最少不了「美感」。劉海粟在《圖畫教科書》裏說過：

「圖畫主體是『美的感情』底具體表現。」

呂澂在《美學淺說》裏也說：

「藝術品所以和一般人造品不同……非在『美的態度』裏不
可。」

這種論調，實在引不勝引。照相何以不美？因為太過於「物質的實現」了；
裝腔作態的女子何以不美？因為太過於「表情的技巧」了。假若以這兩種
技能為美，那末何以照片不為「空間藝術」的上乘？淫伶不能戰勝「複合
藝術」而獨尊呢？假若以寫實為藝術的極境，以技巧為繪畫的惟一要件，那
末自從照相術發明之後，「造形藝術」應該一旦滅亡，不然，也應該喪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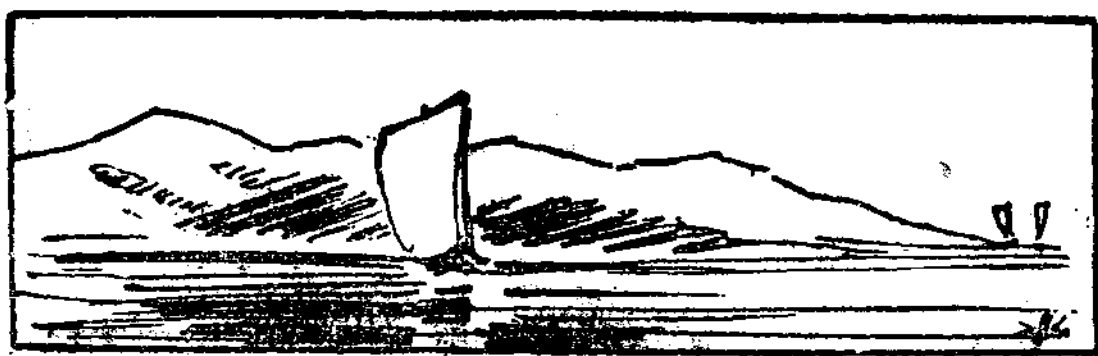


所有勢力範圍，何以繪畫一道，至今益形重要？總之，繪畫愈偏於寫實，作品愈有匠氣，市氣，霸氣，俗氣，愈形似愈失藝術的生命，只覺一股黑煙衝得眼目迷離，一切「實感」的不快，煩悶，由此而生，全失卻藝術的本質，所謂「美的感覺」的表現。不但如此，一種想將製作和自然界真物象對比的觀念，同時在看客的腦際徘徊，一旦悟解，則一切未盡自然底蘊的缺點，赤裸裸地在看客面前呈露着，終不能供美術的清賞，那裏還值得巨眼的一笑呢？「藝術是簡想的表露，情感的寄託。」這句是東西藝術家的口頭禪。人生如電光過隙，繪畫如果專重寫實，拘拘形似，不但於藝術的本旨有所違戾，抑且辜負了人生的眷命。何苦要過這「虛空」的生活！所以技巧的末路是：

「寫生就是『寫死』」

「寫實就是『寫虛』」

都是走不通的岐路。但是一般人頭腦中橫溢着「肉感」的引惑，拼命和自然界造物主相血戰，結果還學不到一點皮相，這真令人太息。



語體文

四 退卻自然

要想解除「寫死」「寫虛」的流弊，不在積極的逼進寫生而在消極的退卻自然，退卻自然，纔有藝術的真價，纔是藝術的正路。繪畫所以能勝過照相，原在這一點；西洋畫所以鄙俗於中國畫，也在這一點。

唐張彥遠六法論載：

「氣韻不周，空陳形似，……非妙也。」

又畫工摺寫說：

「畫物特忌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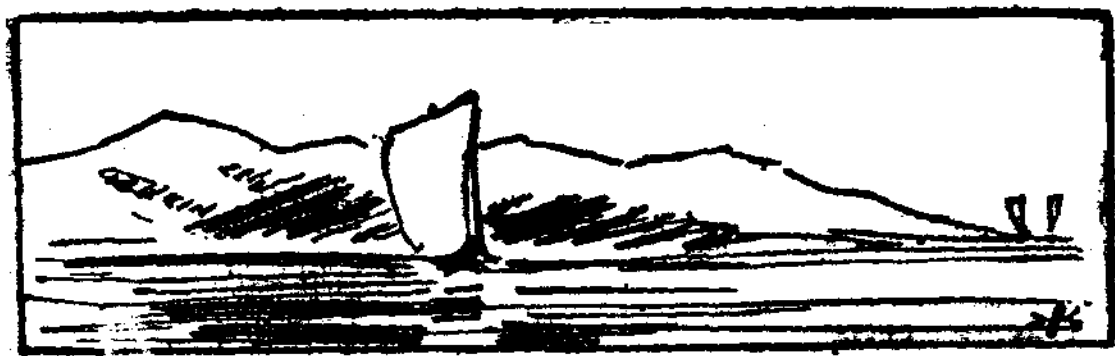
蘇東坡詩中有說：

「論畫貴形似，見與兒童鄰。」

清秦祖永畫學心印會說：

「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不可以形跡拘也。」

黃懺華近代美術思潮亦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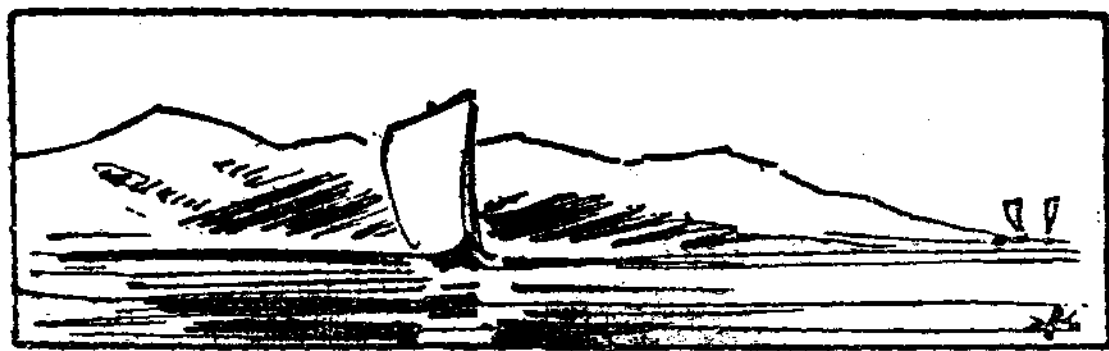
「所以最高底藝術，要完全離物象底形似，用一種色彩和線條，」
象徵「畫家的情感。」

雕刻家羅丹 Auguste Rodin 常說：

「我不是被模型所支配，是光依從『自性』的。」

諸如此類鄙棄形似，退卻自然的論述，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過去筆蹟。惟其如是，始得數千年來安居美術的本域，使什麼勢力都動撼不得。這並非被自然界打傷敗北，吳起兵法所謂「不占而避之」的妙機即指此。可是歐西人士，向來只知一味的剝奪自然，以為凡事都可「巧奪天工」，那曉事有不一測，繪畫全靠以「美」動人，不像其餘科學以「實」勝人。況且繪畫不能出之機械，雖盡你一生功績，作一幅畫，只要拿自然實景來對較一下，就可以活活地把你氣死。

我國油漆的發明很早，匠工以彩油彩漆作畫，直在晉代以前，虞代以後，試看筆史所載：「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晉書輿服志載着：「畫輪車駕牛，



以綵漆畫輪，故名曰畫輪車，更有後漢書所載「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可見此說非我杜撰。更有許多學者，用了這種根據拿來證實西洋油畫係淵源於我國，因爲潘天授在中國繪畫史中說過：「西方的油繪，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纔見發明。」可是劉海粟卻說：

「油畫是始於埃及，盛倡於十四世紀之意大利……至明代晚葉，由教師利瑪竇 Matteo Ricci 傳入中國。」

又有一般人主張發明於十四世紀時的比利士人伊克 Eyck，這樣看起來，不但油畫發源說各有不同，就是油畫在歐西發達的時期，也互相歧異了。況且日本大邨西崖又說：「司馬晉之世，油畫已從波斯傳來，蓋有陰影。」——參看該著文人畫之復興——這樣，關於油畫的發明等類問題，豈不是更使我們模糊了嗎？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箇結論：我國之有油畫，直在西歷二世紀以前。至於起源何地，實在無從攷究，中外許多考古學者，對於這問題，沒有一箇敢下很肯定的斷語。不過二世紀以前的油畫，只是一種油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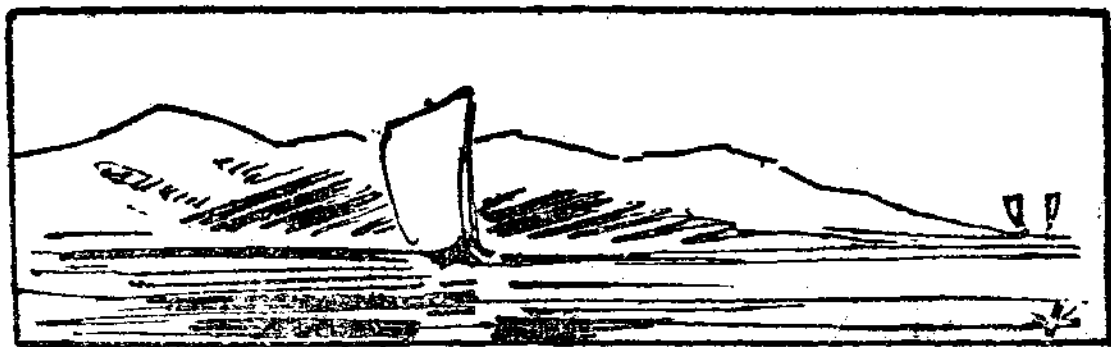


畫罷了，那時沒有「油畫」這箇名詞，也沒有什麼凹凸陰影的畫法。直到梁武帝時，印度中部的壁畫，隨着印度僧侶迦佛陀，摩羅提等東來的機會輸入我國，於是這種新式樣的壁畫，漸延漸廣，風靡一時，就成了一般的使用。此種壁畫，頗有一時影響到我國繪畫上的趨勢，最顯著的有所謂沒骨畫法，是由印度的暈染法脫化來的。最得力於這種畫法的是當時的張僧繇，他作畫不用筆墨鈎勒，以重色青綠朱粉，凹凸暈染。梁史裏有一段記載：

「建康一乘寺門上有扁額畫，爲張僧繇筆跡，其花形稱天竺遺法（按天竺遺法卽三竺僧人康僧鎧佛圖澄等傳入的筆法）以朱及青綠成之，遠望眼暈如有凹凸，故人稱此寺爲凹凸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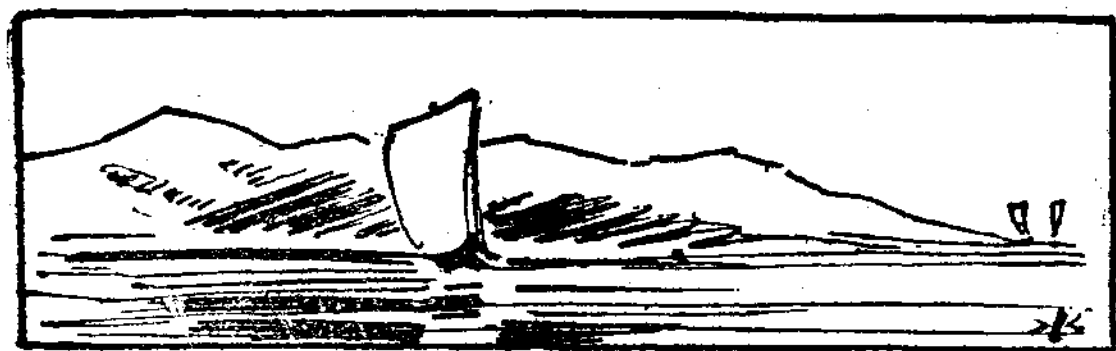
由此可推知張僧繇的畫法，亦可明瞭印度傳來新式樣壁畫的梗概。這種壁畫後來傳到日本，白邨西崖曾說：

「自隋及於唐初，于闐之畫人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父子至震旦傳陰影染暈之西方畫法，謂之凹凸畫法……我國（日本）因畫



人黃善本實等傳來，今尙存法隆寺金堂之壁上。」

其實大小尉遲還是傳凹凸畫法的後起人。至於日本法隆寺的金堂壁畫是如何式樣，有日本美術史略中一段金堂壁畫的記載可供參攷，詳細情形，茲不贅述。總之，我國和日本這種壁畫，多少帶點印度風味，全部以暈染法作濃厚而且深暗的陰影，和埃及棺中所發現的古代肖像畫，及印度阿近他（*gianda*）窟的壁畫，大約相像。所不同者，只是稍帶中國化，陰影較薄而已。不過這種畫法，不久就漸漸冷淡，無形中為國畫所溶化，自張僧繇後，絕不見牠的筆法。就有也不過如「碩果僅存」而已。日本也是這樣。假使凸凹陰影之法，確為繪畫所必不可少，那何以兩國畫家都拋開不顧，如曇花之一現呢？陰影的技巧，不過映透眼目的明暗，襯露物象的凹凸；而繪畫所出的色調，本來已和大自然「去若茶齋」，又何必拘拘小節，「畫蛇添足」呢？人生如「過眼溪雲」，學得這樣，失卻那樣；繪畫既不能盡外廓的肖妙，又何暇及陰影的枝節，如果二技並進，不但不能學成一樣，而且必致「兩敗俱傷」。這是名匠妙



手所不爲的。我們中國人積了很豐富的經驗，深察此中堂奧，曉得和自然界血戰是有害無益，所以於鄙棄形似之外，又鄙棄陰影，以達到退卻自然的目的。而另創一種奇妙的描線畫法，與之相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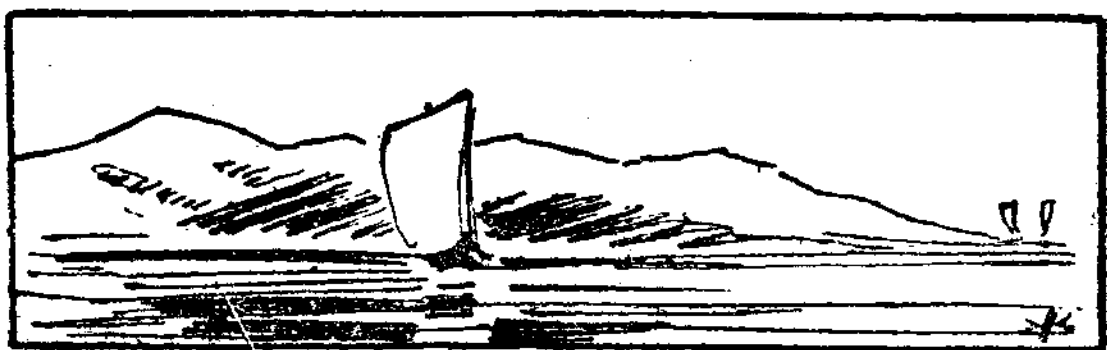
在唐代張彥遠論吹雲潑墨體會說：

「沾溼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然不得謂之爲法。……吹雲未堪倣。」

又清秦祖永畫學心印說：

「畫雲李將軍拗筆爲千古不易之法。吹雲究係魔道，非正宗也。」所謂吹雲，猶如彈雪，都是借他物拿來量潤的巧法，使畫中不見筆蹤，不爲水浸溼，宜其這種與凹凸陰影法同爲欺人欺己的邪技，爲妙人高士所不齒的。

以上不過隨便舉幾箇退卻自然——外廓的形似和陰影的凹凸——爲真正繪畫的證例。此外還有關於一切藝術的，也無不以退卻自然爲妙諦。例



如書法——書法和文字不同，文字是代表語言的符號，書法是精練文字的藝術。外國沒有書法，現在單就中國而論——文字脫胎於簡單的圖畫，所以最初的文字，概為象形。我國史籀作大篆，李斯作小篆，多是形象的——除非不是象形文字——後來程邈作古隸，體制已稍異於篆書；及到魏晉之世，真書興起，則大變前體，用筆益簡，再後草書盛行，變幻更甚，可謂屏棄形似已達到極峯。雖說「政事日繁，俾趨簡約」是必然的趨傾，但是峯筆愈簡，愈能超脫形似，也是愈不容易做到。況且能使這「俾趨簡約」的趨傾成功，非有偉大的創造天才不可，同樣，能夠領悟退卻自然的妙諦，而另創一種為自然界物象所沒有的描線來應用在繪畫上，也是非有偉大的創作天才不可。而這創作書法或畫法的人，必都同為博學的機靈的絕世英才，所不同的，惟創作的原動力稍有差異而已。所以我國含有「美的玩味」的書法，也是由繁而簡，由形似而不形似的。

再進一層，拿雕塑來證明罷。我國雕刻，也以簡潔有生氣為妙。如刻印無論



用篆用隸，概以能夠脫離形似不爲字貌所拘者爲上乘，如果刻得精微工巧，印在紙面上直如銅板鉛板的印刷物，毫無天然流露的神祕的美。白邨西崖在文人畫之復興中，亦曾舉出「蠟人」來證實雕塑也應該退卻自然。他以爲「蠟人」太偏技巧，簡置不是美術，只是兒童的玩具。他又以爲剝製動植物，所以不是美術，只是博物標本，蓋因太挑撥看客的「實感」。

歐西自文藝復興後，對於雕刻也漸漸傾向於印象方面。最顯著的爲繼寫實主義而起的象徵主義——靈的寫實主義——象徵主義興於十九世紀，此派首領羅丹 Auguste Rodin 常對人如此說：

「人們假如以爲我單單生在官能底世界上，就是誤解。在我們，線和陰影，是一種神祕東西的『象徵』。我想接觸那箇神祕東西不止。藝術家表現外部底真實，同時內部底真實也不可表現。而所謂藝術的神祕性，在用一種外容，『象徵』那箇神祕的力量。」

綜觀以上，別種藝術品既可退卻自然，何獨繪畫不可退卻自然？



姚華說：「求真則失美，」假若這箇「真」確能求得到，倒也不妨失去「美」，「萬一事出不測，何苦廢神耗血，去幹那「勞而無功」的勾當！」

但是一般人終不覺悟，學西洋畫的不必說，就是不會繪畫的也常說西洋畫怎麼「美」怎麼「好看」。仔細推究西洋畫誘人的假面具，敢是在「色彩」

說到色彩，也不得不稍藉美學的眼光來批評一下。當夕陽返照，天上人間都像中了酒薰一般；月光微斂，一切的存在全化做銀灰的色調的時候，我們覺得非常之美。同樣，一片海洋，一片平野，一團松林，一團楓葉，各自渾成一色，或是遠眺桃林、梅園、柳堤，以及種種樹木花草，融成一種說不出的暈色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滿。此因他們被自然界所「單純化」了，所以生起一種單純的美。又如積雪的時候，自然界的一切，都被雪所單純化，融成一片潔白的「單純美」。只有詩人和文學家肯不避譏笑，不怕寒冷，跑到雪的世界裏去找尋創作的材料；其餘的人，只能看看罷了，竟有許多連看



都不曾看呢！用文字象徵這種「單純美」的是詩人和文學家，用色調等等象徵這種「單純美」的就是畫家。所以繪畫也應該捨棄複雜的鮮豔的色彩，以純單的淡薄的色調為根本原質。西洋畫的色彩，鮮明而繁複，把數種顏色，紅紅綠綠湊成一堆，算是美觀，算是寫生，如果以寫生為繪畫的極致，那末這種寫生法未免太容易了。返觀中國畫如何，色澤淺淡，性質柔緩，或為淺絳，或為青綠，斷沒有把數種顏色湊成一堆的弊端，斷不會離開「單色美」的條則一步。

「單色美」對於我國繪畫上，將要永遠放着很大的光彩，直到世界的末日為止。可是現在歐西畫家也漸漸覺悟，曉得「單純美」比什麼還要重要。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有馬納 Edvard Manet 摩勒 Claude Monet 舍讚 Paul Cézanne 等人極力提倡印象主義，很引起社會上的注意。他們根據太陽光七原色的道理，繪畫之時，光把七種原色相並塗在畫布上，使現出一種亮晶晶的光景，在觀者眼睛底水晶體上，互相混和，自呈一種簡美的光彩。



這派畫家比起寫實主義派來當然要高出一層，但是和國畫相較，好像尙在滋長的時期——仍舊離不了形似，總不出陰影的籓籬。

上面所述「單純美」還沒有進步到極致，必如雪天的景物一樣，整箇地超脫一切煩悶，一切色調，而入於水墨的疆域，這纔是真正的「單純美」——「單色美」。

何以曉得水墨是真正的「單純美」，請先假雕塑以說明之。在以前，雕塑大抵設色，豔麗而且複雜，加以刻劃精細，愈顯逼真自然，實在之感，重重而生。後來人們好像領悟到美術的真價不在「真」而在「美」，於是漸漸退卻自然，對於雕塑的色調，也以淡彩施設，形式方面，亦只略得粗相爲止。到了現在，則如檀溪之一躍，雖至放棄一切彩色，聽任木石本質所有的「單色」

Monochrome 存在空間，也沒一人敢否認「單色」的美。以設色雕塑和單色雕塑兩相比較，前者固比後者真實，然而後者的純潔，決非前者的真實可能望其肩項。水墨是繪畫的本色，雕塑既可不可加色澤，何以繪畫不可不可加色



澤，偏要紅綠成堆。

再假文學來說明罷。文學的目的，是象徵內我的情感，文字和符號，不過象徵內我情感的一種工具，工具居在客觀的地位，情感居在主觀的地位，客觀的有服從主觀的的本務，而同時又有媚巧主觀的的技能，如果主人不善用他，鮮有不被他的媚巧所誘惑而至於屈伏至於亡死的，亡死了還不算，甚至於把先知先覺開拓成功的精血凝結成的領域，被他完完全全地推翻，喪失，可是這件犯案的罪魁，終於歸根到熱戀的主人。現在文壇上的趨勢，已經偏重客觀的於極點。就浪漫文學而說，浪漫文學所以能離開現實文學而獨豎旗幟，是因為他富有浪漫的情趣，所謂浪漫，是有生命的浪漫，是哲理性的浪漫，是悠奧的想像，是神祕的象徵，決不是堆積幾箇香豔的字眼，穿插幾行布景的描摹，用幾箇「好像……一樣」的比諭，就算什麼浪漫。有真正價值的作品，當然不在此而在彼。但是現在的新小說，劈頭就多用鮮豔的布景，而且千篇一律，不是「夕陽」就是「月夜」，不是談「風」就是說「雨」，不但



這樣，句子累累拖拖，一句中甚至有疊用五箇「的」字的，重複既多，意自平汎，使人看了毫無想像的餘地，直覺的起了一種「文字和符號的堆積物」的不快，更無「美」之可言，終至墮入文章的下乘。做語體詩更要把內我的感情整箇地象徵出來，假如被自然界所誘惑，一味地說花談鳥，不以人生目的做背景，必使人家看了因找不着全篇主意而生厭棄心。德國詩人歌德說：「詩來作我，並非我來作詩。」是以做詩切忌勉強巧飾，須聽其自然。所以無論做什麼文章，都以「白描」爲上乘，如小說界的托爾斯泰，莫泊桑，詩歌界的王爾德，惠特曼，戲曲界的易卜生，他們的藝術，都是不拘泥美，專門追趕真正的深摯的世界，所以能夠與日俱亡。所謂白描，不但文詞淺淡有趣，而且句子精練，意想悠奧，很能引人離開讀者的地位，帶入作者想像的世界裏去，平面的字紙，給讀者的心靈幽遊志返；讀完之後，復覺腦清心爽，不禁對於作品中語語起了誠摯的同情。如此創作，始有文學之真價，不失文學之目的。嗟彼用意浮汎，專靠修辭，長篇累牘的作品，徒徒使人眼目不清，不能卒讀。自賊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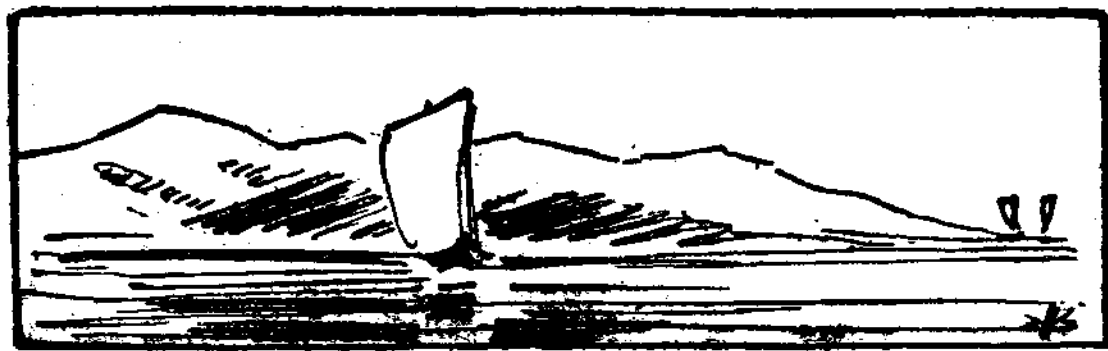
此，豈不令人浩歎！要之，白描是文學的本色，是單色雕塑，是「單色美」；水墨是繪畫的本色，是單色的雕塑，是白描的文學，是「單色的真美」。

藝術品的「單色美」，是退卻自然。餘外藝術，既可退卻自然所有的彩色，難道繪畫不能退卻自然所有的彩色不成？

淺絳青綠的中國畫，猶如微施淡彩的雕塑；彩色鮮雜的西洋畫，猶如設色繁複的雕塑，比之淺絳青綠，去若雲泥，何況水墨畫呢？

現在歐西各國，似有所覺悟，除了色彩畫之外，又有什麼「素描」，終算多少帶點「單純美」在內，所以很為洋畫家所重視，如現在法國人瑪提斯 Henri Matisse。他是極力提倡「單純化」的圖畫的。但是終離不了形似的拘束，陰影的蛇足。

近代歐西又有所謂印象派，以描寫印象為事，如馬納 Edvard Manet 摩勒 Claude Monet，又有青騎士派，如康丁斯基 Kandinsky 馬克 Franz Marc 等及表現派如哥和 Vincent Kan Gogh 高格 Paul Gauguin 瑪提



斯 Henri Matisse 等，都以象徵為主，頗能離卻形似，專用線條表現，而欲入於「單純化」一途。然而終以不知捨棄陰影，不能達到真正美術的領域。咳！西洋人智機百世，固然可嘉，但是愚憨一時，也是殊覺可笑。

綜觀以上，技巧究非自然界敵手，不足以恃。所以高人雅士創造退卻自然——鄙棄形似，陰影色彩——的妙諦，以事繪畫，纔能和自然界相抗衡。西洋畫是客觀的，受自然界的引誘，甘心供自然界的僕役，受自然界的呵責，何苦倒主為賓，乃爾！

但是西洋畫能夠如此「橫行一世」，究屬何因？

風騷女子，專喜調脂擦粉，眩誘人目；自然有許多野蠻人，村俗子，幼弱兒女，去鑑賞她，說她的兩頰粉紅的可愛，說她的某部怎麼美，某處怎麼俏；自然有——一般急色兒，在追蹤逐影，當她的「迷羊」——可憐她未必肯真心誠意地待你們呵!!!

五 中國畫的特色



(一) 退卻自然

退卻自然，是中國畫第一點的特色。世界上沒有一種畫能夠比中國畫離開自然界稍遠一點，也沒有一種畫能夠勾得上國畫的純潔高潔於萬一。國畫不但有捨棄形似，捨棄陰影的妙趣，並且還富裕「單色美」的風味。張彥遠說道：「筆力未逾，空善賦彩，非妙也。」可見我國畫家，在很早的時候，就覺悟到「單純美」的可愛了。更有王維的山水訣就說：「夫畫道之中，水墨爲最上。」一言道破，何等大膽，何等機靈，何等神祕，凡是稍有見識的人，終不至於說太單調了罷。關於退卻自然之目的與利益等，前面已述其梗概，茲不復述。

(二) 創造自然

創造自然，是中國畫第二點的特色。古語說：「謙讓不可流於懦怯。」繪畫固然必須退卻自然，但是退卻到極端的時候，又不得不鼓勇前進，不過這前進的路不同於退卻的路就是了。世界上沒有一件偉大勳業，不經過數次的



「試試看」纔能成功的，多試一次，宇宙間就多了一盞「此路不通」的明燈，照耀暗道，警醒人們；最後一次，就是他們的「常試成功」。如果我們昏頭昏腦，或者剛愎自用，只知步步向着走不通的路出發，不曉得另闢新途，結果必致喪身蛇腹，何苦來繪畫也是這樣，現在我們既然有了新途徑，是前進的新途徑，是高人賢士創造出來的，新途徑，是足以和自然界相抗衡的新途徑，我們還要走那走不通的路，做那做不到的事，做甚？

我所謂創造自然，並非叫你去造物主所有的自然，與退卻自然的那箇自然不同，而是繪畫的新途徑，是繪畫必由之路，即南齊謝赫所謂「骨法用筆」是也。因為骨法用筆的描線，為自然界所絕無，而風格卓犖，不可言喻。我國無論畫山水、花鳥、走獸，概用描線，粗細頓挫，變幻不經，所以叫做「創造自然」。創造自然，乃補救退卻自然之不足，把將要敗亡的殘軍，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重新抖擻精神，安設良謀，不專和敵人武鬪，改用機巧勝之，以臻「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之勝利。所以創造自然，鬚髯像兵法所謂「襲擊」，因為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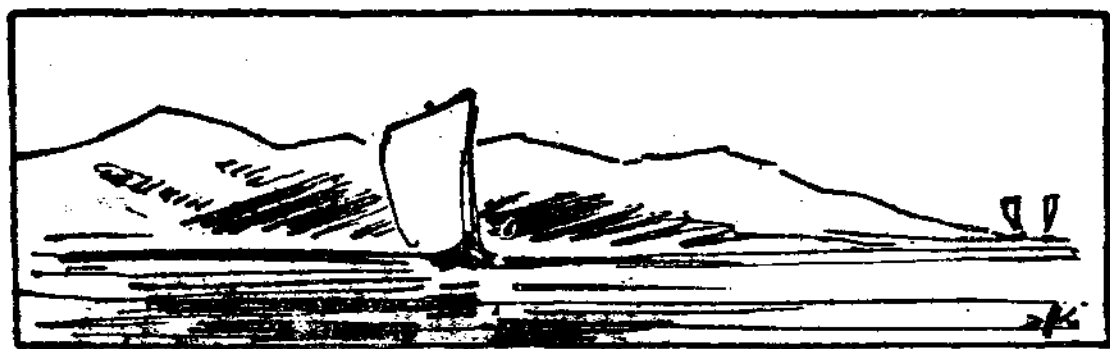
有用自然界所無的描線，纔能戰勝自然，不然仍是不能前進。所以描線實是一切繪畫的法寶，誰也不能把牠忽略過去的。

古今論骨法用筆的很多，舉不勝舉，現在單引張彥遠著論用筆中一段在此，權作參攷。

「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精到潤媚，新奇妙絕……點曳刷拂……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劍，森森然……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鉤梁，不假界筆直尺，風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

我國此種論述，在任何論畫書上，都可找到，總之所謂「骨法」，概言尖刻，瘦硬，質樸，雅澹，有如清秀骨格，用此種筆法描摹胸中情物，使人一見不期然而然起了一種敬慕之念，森森然心悸身顫，屏絕一切俗慮，有欲潛入大梵世界之勢，這都是骨法用筆的妙用。





「骨法用筆」列在六法中第二項，至於「應物象形，隨類賦彩」尙在第三第四之位置，於此可見繪畫須先用自然界所無的描線來畫，始合真理，用描線作畫根本已和自然界相去很遠，你雖欲盡力求其形似不可得。智慧的謝赫先覺後代必有不測之禍患發生，所以創言重用筆而輕形似的遺訓，使後來者能夠立定基礎，不致被自然界所誘惑，不致被外來的邪術所惡化。他的用心多麼誠摯。至於「經營位置，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不做當做入學的門徑，藝術造形的方便罷了，入聖超凡，決不可拘泥於此。

我國在梁武帝時——一說晉代——已有凹凸陰影畫法從西方傳入，謝赫六法的發見，亦與之先後同時。如果繪畫必須陰影，不可用描線，那末其時兩者應爲很激烈的衝突發生，或者竟至描線被陰影所俘虜，如何還能經過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數代，直到現在，可知陰影是不可靠的邪術，骨法用筆始爲繪畫之正道，我們何必「舍正路而不由」？

(三) 內我的象徵



中國畫的特色，不僅如上所述而已，更有一偉大的功績，為古今中外所莫逮，即所謂「內我的象徵」是。象徵英語叫做 Symbol 就是假借空間的物象來表達抽象的情緒和氣魄。人生如幻夢，泡影，電光，石火，能夠安安穩穩工作的時間，不過五十年，在這五十年中，刻意經營，博得些微名利，以為可以不負人生的眷命，那知名利不是大江永水，起點處不是源源而來，流下去又不是滔滔不絕，只要一到魂歸天土，就什麼都完結，正有數千年相傳大家以為頂天立地的人物，一旦把他「掃地盡矣」的，何況其餘？我們如若要想把一生勞作的結果，世世代代地傳下去，非靠托「精神」二字不可；如果要達到精神不死的境地，又非靠托「藝術」二字不可。因為藝術能夠含寓天真，流露神情，只要自己的作品存在一天，自己的精神就不死一天，千載萬人，共同鑒賞，人人反復惹起與自己同一的興感，人人領得自己的情緒和氣魄的所在。但是藝術的作品，如果缺乏象徵的工夫，不知以萬物為芻狗，被萬物所利用，專務模造，專務複製，和自然界相接近，決不能如此。而且埋沒「箇性」，無異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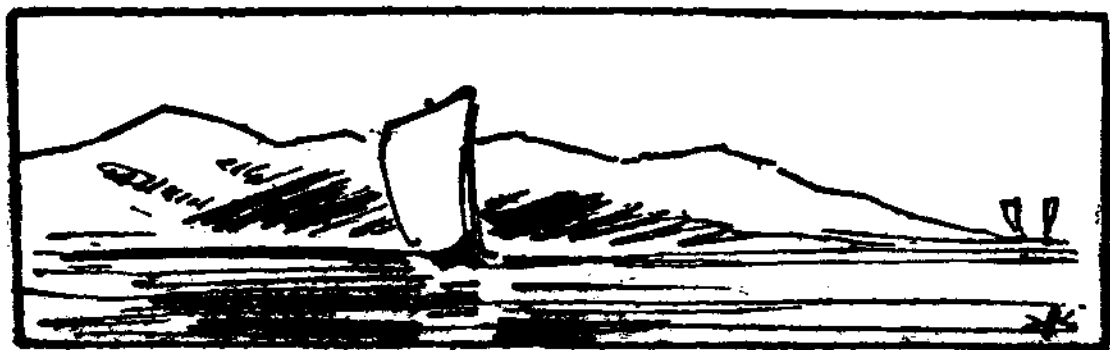


山水畫

賊其身。藝術的真諦在此嗎？圖畫的目的在此嗎？世界上任何事物，假使不善用牠，沒有一樣不是人類的蠢賊。圖畫被一般無智俗子弄得七亂八糟，遮蔽了本來面目，以致引起社會上「雕蟲小技」的譏刺，這是何等的冤枉呵！

「內我的象徵」對於國畫而言，鬚髯是「氣韻生動」，「氣韻生動爲六法之首，比什麼都要重要神妙。關於氣韻生動的解釋，諸家見解雖多，不過大同小異，很少有說得明明白白的，以我所見到的，以明唐志契所論爲較妥。今附唐志契著論氣韻生動與左，以供參攷：

「氣運生動，與煙潤不同，世人妄指煙潤，遂謂生運，何相謬之甚也？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俱謂之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力，有氣機，此間卽謂之運；而生動處又非運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以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涼，至如烟潤，不過畫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我們看了上面一段話，對於氣韻生運的意義終可稍有把握。現在更爲我藝苑諸子，作最淺近的說明，所謂氣者，就是神氣，氣味，志趣，就是作者自己的感想；所謂韻者，就是音韻，聲韻，氣韻者，即把作者自己的感想，如音韻，聲韻般地傳達出來，彷彿在作品中有餘韻可聞的樣子；生動者就是說氣韻要傳達得活潑顯著。簡單說一句，即「發露箇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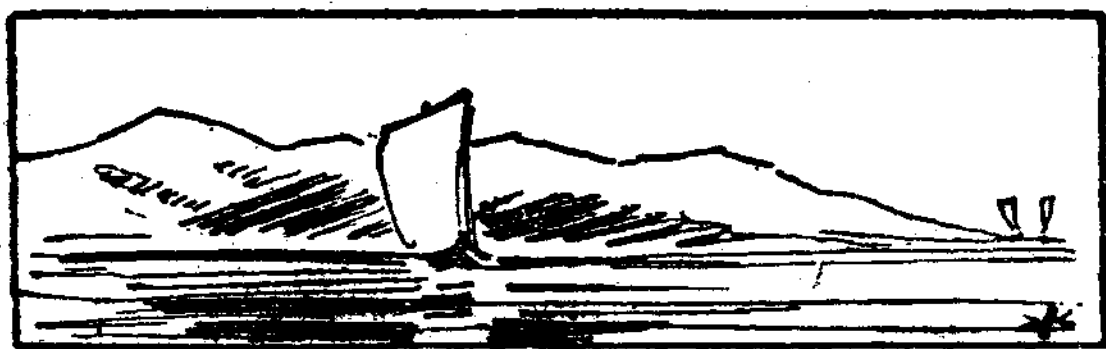
西洋畫所謂寫生，寫實，寫真，以我的意思，以爲是說將自己的這點生氣，生命，這點實情，真意，即所謂「氣韻」的，把牠盡量表達出來，決非寫自然界物象的「生」「實」「真」之謂，不然，就是一般人的誤會。

「氣韻生動，」談何容易。宋郭若虛說：

「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而得，亦非以歲月可到，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

董其昌畫眼說：

「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



附體文

多數人專事寫生，置氣韻於不顧，或者「氣韻不可學」亦是原因之一。正如張彥遠所謂：

「古之畫遺其形似而尙其氣骨，以形似之外求其畫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

但是繪畫不尙氣韻，與照相有什麼分別，照相是重實用的，繪畫是重美觀的，我們都是人，不是一部機器，何必以人的眼睛當做鏡頭，以人的心靈當做暗箱呢？

寫生絕對不是繪畫的目的，繪畫為象徵畫家的情感而繪畫，所以倪迂自論畫說：「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又論畫竹說：

「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



吳仲圭論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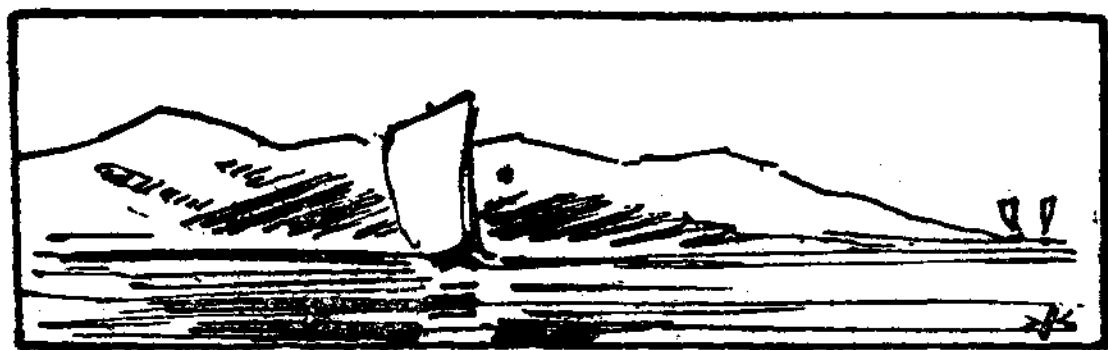
「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

明杜瓊論畫說

「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忽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啟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

由是以觀，更可明瞭繪畫的目的與用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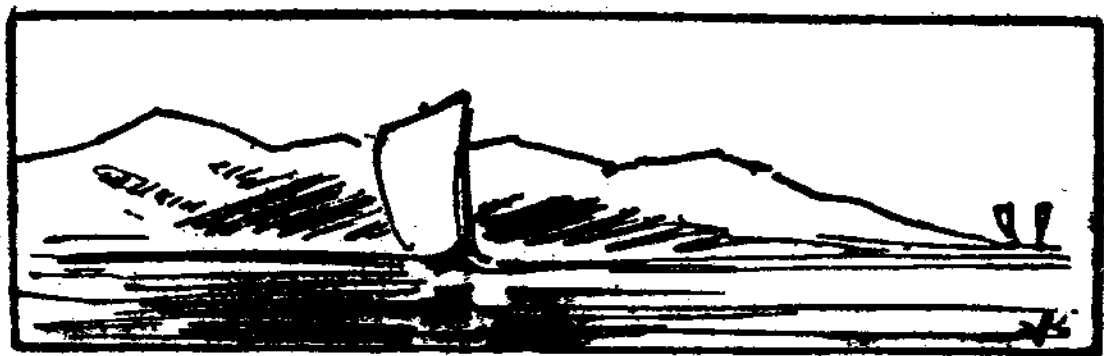
但是一般無智俗子又有所誤會了。以為繪畫既不拘形似，就可執筆亂塗，愈草愈美，愈有氣韻，假如氣韻二字是如此解釋，則數齡童子，亦未嘗不是一畫家。要知草率作畫，決非易事，須先有實學，練習精熟之後，始能得心應手，例如書法，未聞有不精真書而能作草書作飛白者。董其昌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盡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鄴鄂，隨手寫出。」秦緝業謂「畫不過一藝耳，然非天分與學力兼到，必不能傳。」繪畫不但學習而已，大半出於天成，而以能天才與人力並到者為最優妙。且「氣韻生動」並非專事狂草



之謂，或稍帶草率，也決不是絕不物類，草率之中，形似自存，即倪迂之畫，雖說迂逆已極，但他畫一樹何嘗不似樹，畫一石何嘗不似石，所謂不求形似者，不過其精神不專注於形似，有如畫工的鈎心鬪角罷了。用筆時另有一種用意和寄託，畫成自然天機流暢。

此外國畫的特色還多，如寓書法於畫法等，述不勝述。總之中國畫是質樸的，雅澹的，高尚的，但是一般人都歡喜華麗的，濃縟的，外相的西洋畫，說西洋畫是真正的繪畫，這是不懂藝術的真相的孩兒們說的話。

以上所討論繪畫的範圍，是關於「情」的方面的，不是「智」的方面的，諷刺畫，「意」的方面的廣告畫，「用」的方面的圖案畫。西洋畫什九為寫真，中國畫什九為寫情，或許有一小部分的西洋畫非寫真，有一小部分的中國畫非寫情，或許那小部分的西洋畫比這小部分的中國畫好，不過二者既都不在正題，而又罕見，當然不必成篇討論之。我們只要看了上文之後，於此曉得或者各有例外罷了。



六 雜說

(一) 院體畫與文人畫

中國畫約可分爲二派：一派是院體畫，多師李思訓的金碧青綠體，極工麗，南宋的李成、劉松年，明的唐寅、周臣、仇英等都是這派的巨子。一派是文人畫，至唐代王維、張洽、鄭虔漸漸發展其勢力，一直經過五代荆浩、關仝，北宋董源、巨然、元黃公望、吳鎮、倪雲林、王蒙，明董香光，清四王、吳漁山、惲正叔，以至今日，其餘領域愈見廣闊。畫風大異於院體派，以發露文人思想爲旨趣，畫中帶有人文人的性質和趣味，不在畫中求其技巧，須於畫外看出許多文人感想。乃我國繪畫界上之領袖。至於院體畫不過是細麗的技巧的成功，不見什麼出色，可是比之西洋畫，又似高出一層。

陳衡恪說：

「喜工整而惡荒率，喜華麗而惡質樸，喜輕美而惡瘦硬，喜細緻而惡簡渾，喜濃綉而惡雅澹，此常人之情也。藝術之勝境豈僅以表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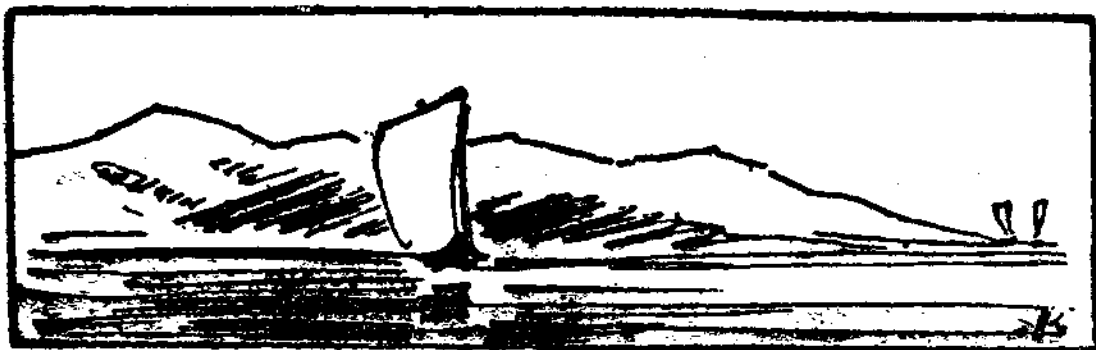
而定之哉？若夫以纖弱爲娟秀，以粗獷爲蒼渾，以板滯爲沉厚，以淺薄爲淡遠，又比比皆是也。捨氣韻骨法之不求，而斤斤於此者，蓋不達乎文人畫之旨耳。」

可見文人畫完全藉氣韻骨法以成立，決非院體畫所能及，更非西洋畫所能望其肩背。院體畫和西洋畫，皆不足使吾曹效倣。

(二) 繪畫界的三等級

中國畫——文人畫——在中古之世就知退卻自然，創造自然……這不是繪畫界的先知先覺嗎？至於西洋畫到現在還只知和自然界相肉搏相血戰，這是繪畫界的不知不覺。在歐西的印象派，表現派稍曉退卻自然的旨，但不能達到完滿的領域，似乎是後知後覺。

世界上只有先知先覺感化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斷無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來教導先知先覺之理。然而現在的情勢如何？我們竟至「倒主爲賓」到這步田地嗎！



我十二分的希望先知先覺能夠感化那許多幼弱兒女，不可因為他們人數多，便被他們所鎮壓，至少也須保守自己素有的領土範圍，假使連這點點都不能自衛，那中國畫的性命，恐怕要遽爾奄忽了！

(三) 尾聲

外國貨總是繁華而巧麗，他們的目的在誘人，所以不得不重在表相方面。國貨雖或有幾分土氣，但是沒有一樣不是質樸而純潔，而且非常耐久，我們的目的是在自己應用，所以完全是內美的。

倘若外國貨確是優美的，我們不妨用牠學牠，西洋畫既如此鄙劣，我們以不顧一切地向後轉為是，決不可以中國畫年齡太老，應該教他快點死掉。

一九二八、十一、十五脫稿於古婺



文

文

理信與迷信

汪家焯

當信而信謂之理信。不當信而信謂之迷信。理信者有所悟而信也。卽先知先覺者之信也。迷信者無所悟而信也。卽不知不覺者之信也。先知先覺者之信乃信心而不敢欺神。如孔子云敬鬼神而遠之者是也。不知不覺者之信乃信神而實以欺心。如孔子所云非其鬼而祭之者是也。敬鬼神而遠。智者之信所謂理信。非其鬼而祭。愚者之信所謂迷信。理乃迷之對。迷乃理之反。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因王孫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禱。此不當信而不信。是理信也。非聖智不能也。今之一般愚民。到處焚香求神拜鬼。以要福而對於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之至理。不能講求。欺心卽所以欺神。神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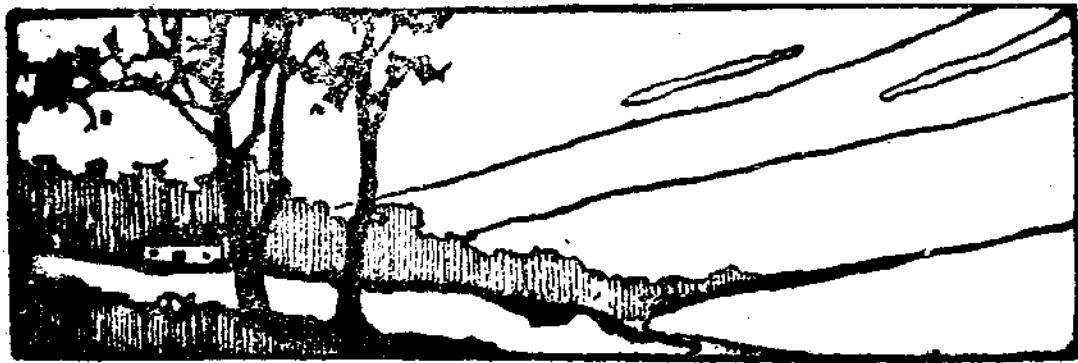
文

之乎。此不當信而信。謂之迷信。正愚者之所爲也。蓋理信與迷信。乃絕對不相容。迷信存。則理信即不能發達。理信發達。則迷信自然消亡。故吾人立身於世界之上。無論研究何種學問。皆當自剷除迷信。恢復理信。由信仰而生出力量。方可爲國家造莫大事業。然則理信與迷信。吾儕豈可忽之而不慎辨歟。

學戰說

願自強

學。文事也。戰。武事也。文則重禮義。武則重兵戎。其旨不同。其用各異。是以同袍同仇。修以戈矛。不聞修以學也。爭地爭城。爭以礮火。不聞爭以學也。不知愚者鬪力。賢者鬪智。我觀今日之戰爭。由弓矢而槍礮。由陸地而海軍。由潛水而飛機。其戰利品。皆學爲之創造也。由兵戰而商戰。貨物製以汽機。運以汽舟。信息則傳以電線。汽與電之作用。亦學爲之發明也。商品出於工。工之原料出於農。土壤若何而肥。肥料若何而製。動植各物若何而培養。又學爲之根本也。是今之天下所戰。雖在兵。在商。在工。在農。其實大本營在學。學術精明。戰雖不利。猶



轉敗爲勝。學術窳腐則一敗塗地不可救藥。故各國近日對於教育積極進行。兢兢以增進學術爲務者。非增學術實增戰備也。戰而以學則筆桿卽手槍也。墨壺卽炸彈也。教本卽兵書也。學生卽兵士也。教鞭卽指揮刀也。教師卽教練官也。學校則爲營壘。教育總長則爲大元帥。其次長等則爲軍長。各校長則或爲師長。或爲旅長。或爲團長。或爲營連排長等。各因其學生之多寡而定。是今之教育界一五洲之大戰場也。教育界人皆爲戰將。練以心。兵鼓以唇。槍舞以舌。創造以胸中之甲。殺人不流血。亡人之國於無形焉。然後知春秋乃是兵書半部。論語真可治天下也。嗟嗟日之勝俄也。歸功於教育。普之勝法也。歸功於小學教育。知各國之戰線久已易其方向矣。此之謂戰勝於朝廷。

孫中山恬靜澹一四字格言述義

鍾德興

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固人人所信仰而崇拜之者。然其於我國之精神文明。卽所謂東方文化者。亦竭力研究而有所闡發。爲吾人不可不知者。卽



文

恬靜澹一四字之人生哲學是已。我國數千年來之精神文明。經歷代賢哲研究討論而成一種學說。其精粹確乎有超出西方精神文明之價值。西方不過以物質文明勝我而已。故中山先生以爲東西文化實有相得益彰之美。而此四字格言誠吾人所宜奉爲圭臬者也。夫恬卽安於所遇之意。與古人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之義相合。須知吾人處世固應努力奮鬥以求戰勝環境。然切不可存僥倖之心。宜有忍苦耐勞之性。待其時機已熟然後直前勇往。乃克有濟。試觀中山先生之在革命失敗之際。未嘗因一時意氣出以僥倖之舉。而必暗中極力鼓吹以待將來。此卽守恬字之旨也。語曰。水靜則能鑑物。物性尙然。况吾人乎。吾人讀書書中之理。至繁至賾。若不靜心細觀。詳加研究。則形同走馬看花。何能領略其中要義。至其神理氣味。更無從得而知之矣。中山先生創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其理至爲詳盡。非平日靜心研究有所深得。豈能之乎。周子太極圖說亦以靜爲主。靜之一字。吾人豈可忽視之哉。且夫君子之交澹如水。古有明訓。是知吾人交友不可不澹也。孔子曰。朋友不可數。

四



文

數則疏矣。意正與此澹字相合。若夫名利猶應存心澹泊。中山先生曾引南洋華僑富至數千萬。而因子孫不賢。憂傷不已。事以爲富不足喜。又引王占元李純諸人事。以爲升官亦不足喜。其訓誡兵士時。每以不可存升官發財四字爲言。噫。其於澹字意義。闡發無遺矣。先生革命四十年。其偉大精神。爲人所欽佩。而不可忘者。其言有曰。革命者必須以革命事業爲生活。終身革命。此言革命之不可不專一也。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此言求學之不可不專一也。吾人試思天下果何事而可不專一成之乎。諺云。藝多不養身。不專一。尙不能養其身。况求學乎。况實行革命乎。是「一」尤爲吾人求學不二之法門也。總之恬靜澹一四字。爲我國舊有文化。而西方所勿能及者。中山先生既以之詔示吾人。吾儕可不身體力行之乎。

中國之將來

霍桂明

今之談國事者。皆曰。中國將來。非至滅亡不止。蓋外患日急。內亂頻年。而衰衰

五



文

諸公。狃狃獯獯。有眉睫之禍。而不知渾渾噩噩。有滅身之患。而不覺。執干戈而涕泣。聞槍砲而遁逃。則國安得不滅亡哉。不知國運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否極泰來。困極亨至。無屈而不伸。無往而不復。故普辱於法。一戰而執歐洲之牛耳。美辱於英。一奮而爲美洲之獨立。我國以土地言之。則東西九千里。南北六千里。是土地不滅於普美也。以人民言之。則一國之中。不下四百兆。是人民亦不滅於普美也。苟人心憤激。上下一致。則南北也。如何使之統一。交通也。如何使之便利。教育也。如何使之發達。實業也。如何使之振興。官吏也。如何使之廉潔。軍人也。如何使之有勇。一切事業。審慎周詳。從容籌辦。勿削足而就履。勿強李以張冠。各抱出頭之志。爭雄之心。其國之強。彈指間耳。夫虎逐於後。懦夫可慕。絕澗火起於室。弱女可越。重簷今吾國之危險。猛於虎。急於火。豈堂堂黃帝之胄。不若懦夫弱女。而百五十萬之雄師。反不能報五月九日之恥耶。三戶猶可亡秦。十年且可沼吳。吾國同胞。果能人人誓雪國恥。將來一戰而外患除。再戰而強鄰服。三戰而雄視五洲。老大將變爲少年。病夫將變爲健兒。天將明。

六



文

矣。雞將啼矣。睡獅將醒矣。猶有敢侮我者乎。請以兵戎相見。

見瞽丐有感

霍桂明

某鄉有瞽丐焉。余見之。不覺感而嘆曰。天之生人。皆予以五官百體。何獨困斯人。至此極哉。夫世之瞽者。丐者亦多矣。豈獨此一人也乎哉。然瞽者或不丐。丐者未必瞽。獨斯人也。瞽而且丐。何不幸如斯之甚耶。余觀其行乞也。扶持無人。坑坎在前。而不知避。衛身有杖。惡犬當道。而不知防。沿途摸索。形容枯槁。枵腹雷鳴。如遇慈善之家。與以殘羹剩飯。則虎咽而狼吞。如遇飢寒之時。求其半鈔分文。則喉乾而聲啞。幸而天氣晴和。猶可也。若遇朔風凜冽。則短褐不完。寒威莫敵。幸而道途平坦。猶可也。若遇冰地峻滑。則敝履決踵。寸步難行。是斯丐之苦。不較他丐爲更甚哉。嗚呼。瞽而丐。生計惡乎。在丐而瞽。苦中又有苦。吾願宅心慈善家。無使斯丐失其所。

忘情爲萬惡之母說

霍桂明

七



文

吾儒一貫之道曰忠恕。人生萬惡之母曰怠惰。蓋忠恕者聖賢之至德，怠惰者庸愚之總病也。傳有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韓愈曰：業精於勤，荒於戲。是勤勞乃成事之本，怠惰者必不足與有爲也。不知豈特不足與有爲已哉？而且淫樂之事，以此起焉。何也？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所謂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是也。而且妒忌之心，以此生焉。何也？怠惰者之責人深，故人雖有善，以爲不足稱，必隱善而揚惡，是己非人，所謂怠者不能修而畏人修者是也。而且自欺之念，以此萌焉。何也？怠惰者之待己也廉，故己有不善，必憚於改，文過飾非，弄巧銜技，強不知者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所謂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己者是也。而且驕矜之念，以此見焉。何也？有懷安之心，必有自是之念。自是之念既萌於中，則驕矜之態必見於外。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者是也。况推驕矜之所極，浸假而狂肆矣。推自欺之所極，浸假而虛僞矣。推妒忌之所極，浸假而不仁矣。推淫樂之所極，浸假而無恥矣。準是以觀，則所以致此諸惡者，盡怠惰爲之也。謂爲萬惡之母，誰曰

八



文

不宜。

觀鬪蟋蟀感言

王桐

斜陽廢苑。頽垣斷瓦之間。有小蟲焉。其鳴唧唧。是曰蟋蟀。東鄰之子得其二。養以陶缶。飼以粟粒。且以示余。觀其鬪。則怡怡然以爲樂焉。及其薄翼初張。雙毫微動。勝者趨而鳴。敗者傷而逃。鄰之子則大笑。王子曰。是誠何心哉。當夫青蕪草長。幽穴深邃。蟲何知鄰子之誘而出也。觀其鬪。亦鄰子之誘之而使之傷也。嗟乎。吾不獨爲蟋蟀悲。亦且爲鄰子嘆也。然而天下之如鄰子者。固不乏人。其如蟋蟀者。又豈少也哉。特童子之於蟲。猶其小焉者耳。

王式恭先生哀挽錄跋

楊同蘇

吾師王式恭先生。以疾卒於家。凶耗傳來。同學哀傷靡已。爰於月之十一日。開會追悼。哀挽歌詞。高懸滿壁。誠盛舉也。會既畢。乃抄錄哀挽歌詞。分別部居。匯

九



文

集成帙。題曰王式恭先生哀挽錄。留紀念也。夫先生之爲教。入於人者深矣。如之何而使吾儕能忘之耶。旣不能忘。則吾儕所以景仰先生者。蓋有在矣。豈僅斤斤於一哀挽錄而已哉。士生於今世。而能安貧樂道。廉介自守者。鮮矣。先生砥躬勵行。歿之日。幾無以爲殮。是可以覘生之志業。不亦可憫也乎。時在丁卯冬月。受業楊同蘇謹跋。

汪母戴孺人墓誌銘

劉永康

汪君壽蘊。予之執友也。同學啓明。歷有年所。交訂金蘭。情篤骨肉。今年春。考入縣中學校。又復同班連床。觀摩切磋之益。無有逾於予兩人者。乃自軍興以來。政變日新。暴徒附勢。乘間肇亂。影響學界。政府通令中校停辦。予乃作燕尋舊巢之計。仍入啓明。研習功課。而壽蘊則以母嬰疾病。歸侍湯藥矣。胡天不弔。延至秋杪。蘊竟抱失恃之痛。予則效束芻之拜。豈不哀哉。營葬旣畢。壽蘊袖其母行述來校。以示予。且督銘。予謹受而讀之。予雖不文。義無可辭。按行述有曰。



文

孺人姓戴氏。同邑廿四都福卿先生之長女也。性溫和。不苟言笑。有幽嫻貞靜之稱。年二十歸我父。必敬必戒。無違也。上事舅姑。以養以敬。至孝也。中侍娣姒。亦婉亦和。至樂也。其治家也。雖豐必儉。其處世也。雖微必恭。生子五人。長儒溥。次儒鈺。儒炯。炯即壽蘊。又次儒權。儒琦。養之教之。備極斷機畫荻之勞。而精力亦自是稍稍衰矣。卒於中華民國十六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六。葬於廿四都龍盤溪之左。嗚呼。孺人之淑行。述之備矣。然則吾序孺人之死。其亦何說之辭。曰。凡婦人之常行。宜盡其職者。舉不足爲孺人重也。士固有一行之美。一言之善。足以稱道。當時傳聞。後世者。卽婦人亦何獨不然。予聞孺人之夫班若先生者。嘗畢業北京法政大學。後選湖南沅陵地方審判廳推事。當之官。沅距慈。非甚。遯遠也。而先生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蓋以堂上二人。年逾古稀。諸兒幼穉。罔知。或就學長沙。或近入縣學。家務巨細。諸待經營。故艱於成行也。孺人慨然曰。我在。當使君無內顧憂。青鞵布襪。行矣。毋欷歔作兒女態。且勗之曰。獄者人之



文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全。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昔于公治獄。多平反。豈可不念之乎。嗚呼。此真可覘孺人之德行矣。因不揣譎陋而爲之銘。銘曰。

零山蒼蒼。澧水泱泱。惟母懿德。齊高比長。磨石鑄辭。幽宮永藏。

哭李芝芬墓文

馮謙成

維民國十六年二月上旬之八日。薄倖人六吉。謹以鮮花一握。哭弔于愛妹芝芬之墓。而告之以文曰。嗚呼。芝妹。我二人何不幸之甚耶。我年十歲。始來菰城。就學南校。而與妹爲鄰。當時妹垂髻而我總角也。兩小無猜。旦夕每共嬉戲。及年稍長。妹之學蒸蒸日上。合校師長無不贊頌。我焉愛慕之深。私銘五中。惟恐才識不類。不敢求愛于妹。而妹反曲盡憐惜。不以驚鈍見棄。相親相倚。有逾骨肉。不敏如我。亦不覺春蠶自縛矣。一點靈犀。由漸而積。由積而厚。由厚而癡。雖未形之于外。而私衷已視妹爲我終身惟一良侶矣。去年之夏。妹得咳嗽症。醫



文

生云。積勞所致。驗以妹之力學。未始無因也。暑假之日。買棹返鄉。妹送我于南門。猶未嘗以疾爲意。及假滿回校。聞妹疾劇。視妹于榻。則形消影瘦。已非廬山真面矣。是後疾日革。藥石無効。卒致不起。嗚呼哀哉。妹竟棄我。與世長別。耶。妹上有老母。而無手足。彼耄耄者。惟妹是養。嗚呼。妹竟忍心棄之。而不顧乎。李氏之後。惟妹一身。香火之祀。惟妹是承。嗚呼。妹竟不克繼一線而絕之乎。妹有不可死者二。而今竟死耶。如妹之多才。而竟以才見嫉于天耶。嗚呼哀哉。死而有知。亦必含恨于泉下也。我焉昊天不貸。命薄如斯。愛妹而不能永好。得妹而不能自首。不知營救于妹未病之前。徒事痛哭于妹既亡之後。恒悔莫及。抱恨終天。罪固自取。又復何尤。自今而後。我之悲悼。終我之身。又曷能已哉。嗚呼。從此我將無進取之心矣。惟求棲身教育。謀升斗之祿。使妹母與我母。卒保餘年。如是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悲無盡期。一抔黃土。生死永隔。數叢荒草。悽愴曷已。傷哉。芝妹。哀哉。芝妹。

述我平日最景慕之人物

曾祖蔭

一三



文

古來英雄豪傑之士。其生平之建功立業。最足令人景慕者。吾於漢得一人焉。於宋得一人焉。其人爲誰。則諸葛武侯。與岳武穆是。夫武侯初本布衣。躬耕南陽。感先主三顧之誠。乃應聘而出。效馳驅。當是時。漢室傾頽。奸操弄權。南蠻猖獗。存亡危急。一髮千鈞。非具有旋乾轉坤之才。不能治之於萬一。而武侯受先主託孤之重。獨以一身當內憂外患之衝。北拒曹操。東和孫權。南服孟獲。當三分鼎峙之時。而能使炎劉一線之祚。其於輔佐後主。盡瘁鞠躬。有周公輔成王之遺風。君子稱其爲三代下完人。洵非溢詞。此吾所最景慕者也。若夫武穆當宋高宗時。金兵強盛。侵奪不休。江南半壁之地。日割月削。如火燒膏。而武穆獨奮身絕域。躡足行伍。以五百之騎。破十萬之衆。金人畏服。至有岳爺爺之呼。爲高宗計。正宜視爲腹心。倚若長城。胡乃始惑於汪黃。終誤於秦檜。竟使盡忠報國之臣。冤沈三字之獄。淚灑十年之功。未伸壯志。遽戮其身。其英之氣。烈烈之風。雖千載而下。猶足令人興起焉。故雖民國肇興。破除迷信。而所崇拜者。儼斯人而誰歸。此又吾所最景慕者也。嗚呼。今之中國。猶夫昔也。日割臺灣。英佔



文

印度。法據安南。俄取海參崴。豆剖瓜分。急如燃眉。苟有武侯武穆其人者。出而持大局。雪前恥。則夷不亂華。而泱泱大風之中國。庶有豸乎。如斯人者。吾不但景慕之。且師事之矣。

謁仲雍墓記

何家祥

大江之南。尚湖之北。有山焉。商周之際。虞仲之所棲止。故名虞山。騷人韻士。來是邑者。必登臨焉。僕海虞人也。近在咫尺。而不一至。丁卯秋。始偕諸同學登山。之南麓。謁虞仲之墓。不禁肅然起敬。曰。人因山而傳乎。抑山因人而傳乎。山既因虞仲之至。而名虞山。山固因人而傳也。山之不朽。即仲雍之墓。亦千古流芳。雖然。吾因之。重有慨矣。逸少蘭亭。石家金谷。當日歌吹宴舞。極一時盛事。而為日幾何。江山如夢。欲求其遺跡。而一為憑弔。蓋已廢為頽垣。鞠為茂草。而不可復識。獨此虞山。仲雍之墓。自周代迄今。已及三千年。歷幾世之星霜。經幾人之修葺。人民猶嘖嘖稱道。永誌不忘。傳為佳話。騷人韻士。且慕其流風。游是山。



文

者必謁其墓。豈非天地爲之包函。鬼神爲之呵護。歟。不然。荒烟蔓草之中。古今墳墓甚多。非獨一仲雍墓也。曷爲仲雍之墓。獨垂名萬世。餘皆湮沒而不彰乎。竊嘗瀏覽史冊。知仲雍乃周太王之子。因欲避季歷。乃與兄泰伯。託名採藥。而至吳。海虞在春秋以前。爲吳地。吳蠻夷也。被髮文身。言語衣服。不與華同。而當時仲雍至此。吳之人。知其事。以謂此義人也。遂立仲雍爲君。迨傳至春秋之世。而吳稱大國焉。且仲雍未至以前。吳之人風氣未開。不知禮義爲何物。自仲雍至。而荆蠻被髮文身之俗。遂一變而爲文物之邦。以是知南方文化之開。皆仲雍之功也。是以自周迄今。雖已三千年。騷人韻士。謁其墓者。猶肅然起敬也。

試擬弭盜之計畫

石昭明

弭盜之計。不外撫勦兩端。若因貧寒所迫。鋌而走險者。撫之可也。若桀驁不馴。難與爲善者。勦之可也。夫盜亦猶人也。處亂離之世。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其迫而爲盜者。時勢使然。非出於本心也。故撫之。而使其有所感。革面洗心。卒歸於



文

善、斯、已、矣。彼、嘯、聚、山、林。無、惡、不、作。此、等、野、性、難、馴、之、徒。苟、收、編、爲、兵。其、如、引、虎、
自、衛。引、狼、入、室。何、故、非、痛、勦、之、不、可、也。或、良、民、被、逼、爲、盜。一、時、不、能、自、拔。或、無、
知、而、誤、入、迷、途。嘯、聚、以、冀、偷、生。則、分、別、良、莠。撫、勦、兼、施。審、時、度、勢。弭、盜、之、計。故、
大、有、其、道、也。雖、然。此、不、過、一、時、治、標、之、計。非、治、本、之、計、也。治、本、之、計。奈、何。莫、若、
多、設、工、廠。俾、一、般、無、業、遊、民。得、一、藝、術。足、以、營、生。而、邪、僻、之、念。無、自、興、矣。是、盜、
不、期、弭、而、自、弭、矣。管、子、云。衣、食、足、而、知、榮、辱。誠、哉。斯、言。否、則。盜、賊、紛、起。民、生、騷、
然。撫、之、不、勝。撫、之、不、勝。勦、夫、豈、弭、盜、之、本、哉。

聰明自誤說

汪慎修

人、生、之、初。氣、稟、各、有、不、同。有、聰、明、之、人。有、魯、鈍、之、人。聰、明、之、人。較、魯、鈍、之、人。其、
得、天、獨、厚、也。果、孜孜、汲、汲。勤、勉、夫、學。天、分、既、優。加、以、人、工、之、懋、勉。自、超、出、尋、常、
萬、萬。然、吾、每、見、夫、膏、粱、子、弟。衣、食、充、足。而、資、稟、又、在、中、人、以、上。爲、之、父、兄、者。且、
自、期、許、曰。此、子、聰、明、也。將、來、造、就。無、可、限、量、也。而、抑、知、不、自、振。不、自、勉。不、自、奮。



文

而自勵。好嬉戲。好宴樂。好佚遊。一誤再誤。卒之聰明亦歸於無用。反不如魯鈍者。誠心向學。可底成人也。世有聰明子弟。得不審諸。

一八

題白樂天凶宅詩後

馮忠效

宅者身之所寄也。使果宅吉而居者吉。宅凶而居者凶。則人皆求吉宅。而世不復有凶宅矣。余讀白香山凶宅一首。未嘗不廢書而歎曰。世之迷信者。亦嘗讀白老之詩。而發其深省乎。夫宅猶是宅耳。宅或吉或凶。亦時會之適然耳。白老之意。以爲人自吉也。非宅吉之也。人自凶也。非宅凶之也。所以謂人凶。非宅凶也。宅有吉凶。國何獨無吉凶。周秦同宅。關中而國祚之長短懸殊。宅爲之抑人爲之耶。夫以宅爲有吉凶。是溺於形家之言者也。而世之人更有迷信於鬼神者。終日膜拜。有禳則曰是神之喜而祐我也。遇禍則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一切之事。皆諉之於神。意以爲神可以定人之禍福也。抑知人之禍福吉凶。實由於人事。不曰人事而必歸其權於神。與人之吉凶不由於宅而必歸其咎於宅。



者何以異哉。吾願其三讀凶宅之詩而自釋其疑也。

學貴及時說

翁其昌

春、夏、秋、冬、天、之、時、也。少、壯、與、老、人、之、時、也。顧、天、有、四、時、而、一、歲、之、功、首、在、於、春。人、有、三、時、而、百、年、之、業、端、積、於、少、壯。蓋、有、限、期、者、年、也。無、限、期、者、學、也。以、有、限、期、之、年、求、無、限、期、之、學、寧、容、少、緩、乎。且、少、壯、之、時、精、神、圓、滿、腦、力、健、強、從、事、學、問、不、難、日、受、月、將、緝、熙、於、光、明、也。逾、此、雖、日、加、勤、勞、終、不、免、有、扞、格、之、患。况、復、以、室、家、之、營、營、社、會、之、擾、擾、百、務、紛、來、萬、感、雜、投、更、何、有、求、學、之、餘、暇、乎。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魯、客、惜、陰、齋、云、及、時、不、學、汝、將、何、爲。此、非、鼓、舞、吾、人、及、時、求、學、之、良、意、歟。乃、世、人、不、務、乎、此、以、有、限、期、之、年、而、虛、擲、之、以、無、限、期、之、學、而、擯、棄、之、悠、悠、忽、忽、不、自、振、作、迨、日、薄、西、山、年、將、老、大、始、悔、前、次、之、不、努、力、也。亦、已、晚、矣。古、人、焚、膏、繼、晷、兀、兀、窮、年、陋、巷、簞、瓢、諄、諄、勸、學、誠、有、鑒、於、年、有、限、期、而、學、無、限、期、也。吾、儕、青、年、可、不、知、所、勉、乎。



文

惟斷乃成論

余娟素

衛鞅曰。疑事無成。疑行無功。事有所疑。則意卽有所怠。孔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譏之。夫怠生於疑。疑又生於思。疑怠相生。事無可成。故君子貴乎斷也。昔者金兵入寇。宋高宗納趙鼎張俊之言。志在恢復。將士蒙血。一以當百。而相澤潞。晉絳汾隰等郡。次第克復。方期一鼓而中原可定。金賊可滅。乃惑於秦檜之奸。畏於攻戰。變計議和。時機既失。中原數十郡。遂常淪於夷狄。夫和與戰。特方寸間之斷耳。而禍福若是。若夫復故土。滅金賊。固高宗之志也。豈甘於偏安哉。夫天下無先定之事。旣圖恢復。繼又恐戰之不勝。攻之不克。二者交戰於中。而奸人得乘機以進。此優柔寡斷之弊也。夫前世之能斷者。莫若晉武之伐吳。桓公之任管仲。當其時。亦必有非之者矣。而二主信之不疑。任之益專。卒能一天下。霸諸侯。嗚呼。斷之爲功偉矣。雖然。苻堅之伐晉。燕噲之任子之。其斷亦專矣。而收效則與晉武桓公判若霄壤者。非斷亦有術歟。夫斷固成功之母也。而不能



文

察事理省禍福一。意妄行則適足以長惡滋亂耳。任天下之重者可不戒哉。

南溪朱文公祠記

鄭冠雄

尤溪城之南有南溪書院者。朱文公祠也。祠之地乃宋熙寧進士鄭安道之別野義齋也。祠右曰毓秀亭。卽朱文公孕祥之處。有明諸公弘濟建也。又亭之右爲韋齋祠。祠前有池。池上架亭爲天光雲影亭。有略約通往來。臨衢爲華表。元中書省理愛高題曰閩中尼山。蓋以借重宣聖誕生之地。以尊文公所生之地也。溯宋嘉熙間。邑令李修始建祠。合祠韋齋文公二先生。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將延邑士相與讀文公之書。元僉憲趙承禧以父子同祀於禮未安。遂分建韋齋祠焉。文公祠之前有半畝方塘。架亭石柱上。爲活水亭。通以石橋。又前爲華表。宋理宗賜額曰南溪書院。院前溪澗。左有畫沙洲。右有青石印。沈水升降。若隱若見。瞻眺之下。皆嘆鍾靈之負異焉。然而地氣磅礴。文山峙其前。公山障其後。草木繁鬱。及文公生辛壬癸甲。而野燒同時并焚。山形畢露。點畫天成。



文

儼若文公二字遊斯地者莫不托形管以表川岳之奇焉且今天下讀其書而未履其地者閱斯記庶得共遂其景慕之私也

孟子論政主爲民制產何以對梁惠王則曰

何必曰利試申其故

楊乃榮

超於物外者明。蒙於物內者昏。惟其明。故能超於物外。惟其昏。故不免爲物所蒙。利者。人之所最易蒙而不能超者也。我欲謀己利。人亦欲謀人利。戰爭也。禍亂也。靡不出於此矣。嗚呼。以爭利始。以得害終。豈利之本旨也哉。當戰國之時。邪說披猖。而爲人君者。牟牟然惟利之是圖。欲強其國。而不知所以強國之道。欲富其民。而不知所以富民之由。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殘民以逞。無所不至。至於惠王之間。孟子『何以利吾國』。猶其小焉者耳。由此觀之。當時之所謂利者。僅肆其一時無疆之欲。而國計民生。久遠之策。固不知也。故孟子教惠王以仁義之道。使彼自知爲真利之謀。明爭奪之不可以爲利。而使彼自知其往者之非。其後又詳之以爲民制產之說。以爲國家久長之



文

計其用心可謂切矣。噫。先富其民。然後求強其國。此古今之通理也。桀紂何以亡。湯武何以興。更可信仁者之無敵也。當今國事蝸蟻。民生之憔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在上者宜如何急急。以爲民制產爲務。試思昔日之孟子。處專制淫威之下。竟敢發揮其革命之精神。其人殆可與近日之中山先生相頡頏矣。彼一時。此一時。今日實行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而中國可強。往時實行孟子之『爲民制產』政策。而天下可王。奈何當時之人君。竟蒙蒙無知。昏昏不醒。遂使天下敗亂。而英偉奇特之士。不獲展其抱負。我不禁重有所感。古而慨今矣。

夏老鼠傳

仲兆槐

聞吾鄉老人云。清康熙間。海陵有夏姓者。爲人短小精悍。善於跳擲。人皆以老鼠呼之。老鼠練鐵布衫法。嘗運氣至兩耳輪。堅如鐵石。有力者撼之。不少動。裸其身。使人以鐵器械擊之。所擊處輒聚一核。與械相抵。隨擊隨長。核之多寡大



文

小可以意使也。又以掌貼牆上。磚隨掌而出。如磁石之引針。客有犯老鼠者。老鼠怒欲與之鬪。握兩拳。自拄腰際。挺胸而立。怒目睽睽。髮辮長尺許。直豎頂上。如植錐。犯者懾服。斂手去。同時有高姓者。力大與老鼠等。而不諳練氣法。自恃其力。屢欲犯老鼠。一日與老鼠值。乘其不備。驀出一拳。抵老鼠腹上。老鼠故吸其腹。便當拳處凹二三寸。垂手不動。笑退數十步。高亦進數十步。力拒不釋。老鼠笑曰。速掣回。否則吾送汝矣。語畢。一鼓氣。凹處立平。高已顛仆。十數步外。視其拳。五指盡腫。少頃。臂亦腫。後此臂不時作痛。人以為傷筋所致。云新安一老教師。聞老鼠名。特走訪之。老鼠與談。盡日頗歡洽。好事者慫恿二人相角。以希快觀。老鼠曰。彼此一家人。何相角為。衆力慫之。強而後可。約某日會於該邑之光孝寺中。至日。傾城往觀。見二人對立殿墀上。師謂老鼠曰。若知吾力乎。知則當速避也。老鼠曰。請試之。師舉手自握其髮辮。稍提之。足離地二尺許。手一弛。雙足踐地。如墜千鈞物。願老鼠曰。何如。老鼠曰。吾知之矣。避汝矣。時寺新修。牆宇堅好。旁一垣。甃磚甚固。老鼠橫側其身。向牆腰鑽之。頭所到處。磚石砉然成。



文

一穴如栲栳。大老鼠已立牆外矣。復探首穴中。語衆人曰。大衆。釀金。速爲和尙。補牆隙。言訖。掉臂而去。

烏有先生傳

楊同蘇

去市城不知幾何里。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杳杳冥冥。其間有異人焉。佯狂自放。不慕榮利。居常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識也。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答。居數月。輒去。閱時復來。其蹤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因呼之曰。烏有先生。余乘輿而造訪焉。行于道旁。如尋桃源之路。迷不可識。故未能一親其貌。悵然而返。或有見之者云。先生常往來於煙波縹渺間。然終不久留。嗚呼。是誠世之異人也。已。余讀震川歸氏筠溪翁傳。嘗奇其人。以爲不得志之士。往往遺世獨立。淪乎埃壘之外。而人莫之知。若先生者。與筠溪翁豈有異哉。或曰。先生居無何。有之鄉。然則先生殆神仙家之流歟。抑亦老莊之徒歟。贊曰。樂其有而忘其無者。常人之情也。孰爲有而孰爲無者。造化之跡也。夫未



文

有。我。之。前。我。與。物。皆。無。有。也。既。無。我。則。我。之。所。有。亦。歸。於。無。又。安。所。謂。有。哉。先。生。於。世。俗。之。所。有。者。知。非。真。有。遂。併。其。所。有。皆。不。自。有。之。既。逸。其。姓。氏。又。以。其。身。而。逃。之。此。其。所。以。爲。烏。有。者。耶。此。先。生。之。所。以。爲。異。人。者。耶。

二六

旅行孤山記

李希賢

民國十四年初夏。校長發起旅行清江孤山之舉。余亦參與焉。歸後濡筆記之。以示不忘。

凡可以廣見聞。增知識。活潑身體者。誠更僕難數。而旅行亦其一也。本校有見於此。乃發起旅行孤山之舉。斯行也。凡我所經之境。所見之景。莫不歷歷在目。爰述之於左。

四月一日。乃本校旅行出發日也。上午十時許。余等集隊操場。各著童子軍服。手木棍一。共分五隊。卽關張趙馬黃是也。前導有旗隊。及軍樂隊。銀角一鳴。卽隨體操教員嚴師出校。軍樂鏗鏘。步伐齊整。道旁觀者。咸謂有體育精彩焉。過



文

南郊。則見田疇縱橫。彌望皆碧。粉蝶紛飛。禽鳥爭鳴。同學胸襟爲之一暢。未幾。至黃公闢塵所創之第一國民校。並蒙該校師生燃放炮竹歡迎。稍息片晌。仍整隊前行。至季家市。則已街頭巷尾。車馬漸稀。電燈驟明。照耀通衢如白晝矣。遂浴於西新池。進膳於永隆館。投宿十字街左。翌晨。卽集隊西行。折而南。越界河橋。而入靖江縣境矣。行行重行行。則孤山已隱現於雲霧間。稍近。唱歌者有之。疾行者有之。覓捷徑而上者亦有之。予乃取大道而上。中有門一。顏曰躡雲。兩側對聯。模糊莫識。再上則爲不孤亭。亭前聯云。竹籬茅舍。絕無半點塵。好將梅本分裁。策杖來遊。何必西湖尋勝景。與明月清風。不用一錢買。此是桃源真境。彈琴有暇。時從古洞訪仙蹤。係靖江縣知事紹興金國書題。並書亭後廟宇嵯峨。凡五排。最後則爲望江樓。其中詩文滿壁。皆爲遊客憑欄四顧。有感而作者。中有句云。攜手登臨興致豪。胸中塊壘一時消。青山兀立中流柱。血性男兒應記牢。又云。勘測長江對此間。干戈頻動旅人艱。揚州東去無高阜。隱伏平原此一山。其他種種詩文。則余忘



文

之矣。倚窗東望。長江橫於東南。輪舶出沒其間。流覽至此。余不禁心曠神怡。寵辱皆忘矣。樓後有橋。橋北有亭。曰得此亭。字爲馬洲過客書。亭後有異域流芳碑一。蓋故醫學士德國柏林大學學生張君柏友之紀念碑也。柏友嘗於辛酉冬。曠產遊學德國。癸亥四月初八日。病沒於德之古丁根醫院。年僅二十有四。邑人哀之。爰立此碑。以誌不忘。余悽愴久之。仍循原路而下。紆道過東南麓。朱氏之墳墓在焉。墓前華表。聳然雙峙。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有二。祇其一尙垂紳端笏。獨立於荒煙蔓草中。然陷於土者將半矣。更經北麓。訪世人所傳仙人洞。洞口徑數尺。深不過二丈而已。徘徊良久。轉而西。則大石側立。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一奇觀也。已而鼓棹而反。至季家市。則已燈火萬家。市開不夜矣。仍宿於十字街左。晚膳畢。余以足疲未出遊。談笑片時。卽寢。次日回校。特記之。以示不忘云。

井陘旅行記

敦·芝·川

二八



文

井陘漢置。明清皆屬正定府。今屬保定道。東界獲邑。南臨元氏。西通平定。北扼平山。四圍皆山水繚繞。形勢險要。吾獲入晉之要道也。其城東北有井陘正豐二礦。產煤頗多。誠直隸西南部規模最大之礦局也。丁卯四月二十日。余校有旅行井陘之舉。欲藉以增廣見聞。參觀實業。實行校外教授。補課業之不足。是日也。雲淡天高。涼風颯颯。約六鐘。排隊出校。鼓號震天。精神活潑。魚貫而行。經南門至車站。少頃。聞汽笛嗚嗚。皆伸頸翹望而呼曰。車已至矣。即攜裝結隊。分組登車。約六點五十九分。汽笛嗚然一聲。車開行矣。余憑窗外望。但見麥苗成浪。綠草如茵。道旁樹木相虧蔽。小鳥飛鳴上下。各具天機。不禁顧而樂之。少頃至頭泉。約七點十分。少息。復行。汽車鼓其最大之速力。從山回而怒進。聞汽笛嗚嗚。伸首外望。見將入洞。已而漸暗。漸黑。對面不相覩。良久出洞。俄而復暗。越數洞。至下安。約七點三十分。復行。時見村叟披衣赤足。箕踞隴畔。吸菸談笑。似有無窮之樂者。較諸不織而衣。不耕而食。不築而住。奪人之利。而爲世界之蠹賊者。勝之多多矣。已而至上安。約七點四十二分。復前行。望山麓居人數十家。



文

四圍皆林木森森。溪水如帶。由上曲曲而下。當此之時。溪水潺潺。如鳴佩環。景至佳也。及至巖峯。約七點五十三分。西行少許。聞聲隆隆。視之。乃水磨也。時聞同學呼曰。微水已至。南河頭亦將至矣。少頃。果至南河頭。時約八點十一分。下車後。復乘小汽車。一路黑烟繚繞。不能仰視。所幸余乘客車。猶能外視。惟道路崎嶇。且多轉折。只知車行。不知何所向也。忽見三五童子。赤體立視。自首至踵。其黑如漆。唯啓兩脣。尙能見其白齒也。不禁愕然。已而遙見洋樓高聳。鱗次排列。皆指而呼曰。彼則礦局也。少頃。已至下車後。排隊而行。鼓樂悠揚。工徒住民。皆倚門而觀。至井陘礦立初小。駐焉。散隊後。有擦面者。有飲茶者。秩序稍亂。少息。復整隊參觀井陘礦務局。首觀洗煤機。次觀打氣機。後觀起煤機。繼觀鍋爐。造機廠。材料處。繼至南井。大約相同。唯起煤機少異。蓋北井之起煤機。為交互上下者。而南井則上下一致。其起煤之速。不及北井也。更觀電氣廠。惟見大輪小輪。旋轉不已。不知其效用。故略觀即出。排隊返校。飯後。約二時許。復排隊參觀正豐煤礦。路過橫澗鎮。見居民忠誠勤樸。不禁嘆曰。人類進化。其知識必由



文

之而增高。知識增高。其弊必流於機巧變詐。荒淫奢華。一切忠誠信義。公平正直。勤儉樸實諸德。必因之而大衰。試思編戶齊民。進化遲而知識淺。然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美德猶存。未嘗有紛奢虛偽也。由此觀之。愈進化則道德之觀念愈薄弱。豈不悲哉。一路奔馳。未覺其勞。約一時許。而至正豐礦矣。分組飲茶。任意參觀。一切佈置及機械。大約與井陘礦相同也。惟規模稍嫌狹小。是以正豐不及井陘礦之隆盛。據招待者言。正豐段氏之私產也。而井陘則為直省官礦。又言正豐礦內之泉水。源源不絕。而井陘礦則較少。言之是否。吾未知也。時夕陽西下。涼風習習。緩步歸途。抵校。晚膳後即就寢。天黎明。輒呼起。時天氣微陰。精神爽快。洗面早膳後。本校校長請礦長職員及礦立初小校長講演。類多獎勵之辭。演說畢。本校校長向礦長道謝告辭。全體乃排隊出校。一路陰沈。天氣微風颯颯。越山度嶺。並未知其勞也。約十點許。至井陘城。經北關東關而入東門。至縣立高小。分組入室。而參觀焉。設備完善。而處處整潔。余不禁歎曰。此吾校所短。而彼校之所長。取長補短。此非旅行之益耶。後復整隊參觀井陘。

三一



文

師範講習所。議事會。教育局。工藝局。農會。參事會等。步步登高。拾級而上。至最高處。俯視全城如漏斗然。西南望雪花山。東南有凌霄塔。皆井陘名勝之區也。少頃列隊返高小午膳。下午二時。始整隊返獲縣立高小及師範講習所之職教員及學生皆送至河灘。兩排相對行禮。恩恩分別。一路順風奔馳。亦忘其經過若干村落也。至南河頭。登車休息。踰一點。車始開行。時余精神恍惚。斜坐而睡。後因同學某君喚余。急驚醒。已至獲邑車站矣。攜裝下車。整隊入校。翌日恩恩草記。藉作旅行井陘之紀念云。

植樹節五山旅行記

王若鰲

通城南十餘里。有五山焉。爲通之屏蔽。實長江之門戶也。今則爲林業之基礎。吾校設森林苗圃于其下。蓋爲吾輩實習之所也。丙寅植樹節之辰。照章本校職教員赴黃泥山。行植樹典禮。學生偕往。藉以實習植林。殆參觀與旅行並舉也。清晨整隊出校。不數武。折而北行。經南街。步伐整齊。肅靜無譁。履聲橐橐。校



文

旗飄飄。當局者固斂氣屏神。旁觀者亦翹首注目。約二里許。出縣城。見夫南阡北陌。勃發生機。極目平原。一碧無際。既祛城市囂塵之氣。而有桑麻雞犬之觀。悠然景象。不覺引人入勝。盎然春色。實足耀人眼簾。至曹公祠小憩。祠南有墓。碣鐫前明忠節曹頂之墓。詢諸父老。知公爲通人。捍禦倭寇。以衛社稷。力竭身殉。故鄉人立祠祀之。誠宜其血食千秋也。北有倭子墳。隆然如阜。卽公所手刃之倭人也。事載州乘。非誑語也。路旁田畝之中。蠶豆著花。其色紫黑互參。微風搖曳。幾疑是翻飛之小蝶。又有玉蘭花。含苞未放。形若玉搔頭。色純白。其他綠柳輕盈。渾若蠻腰善舞。紅桃嫵媚。儼如人面含嬌。春色無邊。難以形諸楮墨。化機畢露。轉而羨夫蝶蜂。玩賞未已。已抵苗圃。環山而水。清幽可愛。四顧水光。芳草綠波之岸。半簾山色。夕陽紅雨之樓。余語同學曰。康成書帶。子美浣花。文人點綴。不過爾爾。我輩至此。可以卻俗慮。助清興矣。乃徘徊場圃。徐步田畦。松柏梓桐。分區劃畛。楓杉槐檜。棋布星羅。插條者有之。播種者有之。分根者有之。異卉奇葩。指不勝屈。苗圃遊遍。同陟軍山。參觀殖林。遙視黃泥山麓。同學師長持



文

斂掘坎。井然有條。植杉覆土。從容不迫。千章之木。俄頃已齊。余頌之。十年樹木。先須培養之功。衆志成城。全賴合羣之力。民國萬歲。森林萬歲。農校萬歲。殖畢。乃相呼循石磴。紆迴而上。卽五山志所載劉郎路也。路爲閩人劉南廬隱此所。關樵者游者。鮮不稱便。入僧寺。山僧淪茗以進。飲之清冽。詢之爲本山白雲泉水。乃江北著名之第二泉也。廟側洋松數百株。枝葉繁盛。作蒼翠色。是曩歲前輩同學實習所植之樹也。已拱把矣。昔許襄題倦庵詩曰。新種竹都活。予則曰。新種松都活。何快如之。遂由象鼻巖而下。遵劍山脚。乘輿拾級。上登狼峯。山之東麓。石塚壘壘。有石坊一。中顏曰唐駱賓王之墓。左刊曰。宋金應之墓。右刊曰。清處士劉南廬之墓。攷駱爲浙之義烏人。從徐敬業討武曌。檄文膾炙人口。兵敗匿居白水蕩。歿葬黃泥口。後爲閩人劉南廬物色。遷葬于此。金應宋人。與文文山同鄉。後隨文山歿於通。文山葬之於城西。後爲人遷葬。與駱同阡。以增山林之色。南廬歿後。其友附葬駱賓王墓右。成其景慕之志也。西上爲白烈士雅予之墓。亦光復之偉人。成仁於灤州者。歸正守邱。堪與駱金後先媲美。鼎足而



文

三。此山可爲大英雄之窟宅焉。噫。山不朽矣。同游之人。有攀藤附葛。直躋危巖者。有除苔剔蘚。搜尋古碣者。有行歌互答。盤桓林下者。有倦極欲眠。小憩石上者。余與二三同志。賈其餘勇。登望海樓。俯視田間二麥。油油然作微波狀。仰觀天上。風箏嗚嗚然作汽笛聲。旋上支雲塔。遠望長江。帆牖如織。南望對岸。福山雄峙。稱爲門戶。間不虛也。山故多廟。菩薩低眉。金剛弩目。爲狀不一。而一般善男信女。爇燭焚香。白叟黃童。求籤問卦。迷信不除。由於教育不興。坐使汗血之金錢。供惡僧揮霍之資。而不悔。愚孰甚焉。夕陽欲下。游興已闌。整隊歸校。是不可以不記。

記虞山遊

張思堯

虞山在縣西里許。高千六百尺。週四十六里。跨山爲闔。環一角入城。東西各有湖一。故湖山之勝。自昔聞於吳下。越絕書云。巫咸所居。至今東山麓。有巫咸祠。又以虞仲遁跡之所。故名虞山。余於季秋某日。約二三友人。作虞山之游。循山

長



文

麓至讀書臺。臺爲梁昭明太子遺址。危然一亭。壁鑄太子石像。附碑二三。亦係古代舊物。折東行爲小三台。前有一池。名影娥川。曩者琴川七弦之源。均出於此。越小三台。爲言子墓。有二坊曰「南方夫子」。及「道啓東南」。墓前有文學橋。垣墉碑碣。整飭無圯。更進有仲雍墓。亦有坊曰「南國友恭」。規模較言子墓稍差。出北城。憇於孫氏祠堂。堂屋三椽。有後軒。臨軒小院。縱橫數百步。循壁立假山。嶙峋有姿。北面濬小池。方不盈丈。環池雜植花木。紅紫相間。頗極清幽之趣。由此復五里許。至興福寺。卽破山古寺也。昔常少府建有一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清翁同龢相國。重書「通幽」二字於壁。嫵媚動人。蓋猶少年時筆也。其下有君子泉。拾級以登。歷印心石屋。凡三曲而至空心潭。出寺折北行。松林夾道。青翠拂袖。約二里。至連珠洞。前有庵。洞在庵後。深而黝。且泥水甚多。故未入。登其頂。頂有孔。泉水自高傾注。會爲一脉。聲汨汨無已時。又西北行里許。至三峯。峯爲虞山之第三峯也。遊清涼寺。寺前長松古柏。拔地參天。其生在數百年前。可一望而知之。折西拾級而上。至祖師峯。峯爲虞山之最

三六



高者亦卽主峯也。巔有報國寺。寺前爲拂水巖。澗上有木欄之石橋。名長壽橋。登之以望尙湖。碧水連天。茫然不能見涯涘。湖田萬頃。一色蒼蒼。誠爲奇景。而澗水自巔下瀉。與湖水相擊。飛濺空際。此拂水之所以名也。自此左行。旣下復升者三。而層巒峭崖。勢甚危峻。雙巒間豁然擘一隙。題曰劍門。相傳爲吳王試劍處也。回向東北行。至維摩寺。寺有小榭。名望海樓。登之以遠眺。則白浪滔天。而風帆數片。出沒於驚濤駭浪中。別有異景。又三里。至石屋澗。澗爲一中空之大石。覆地若屋狀。因得名。中有字跡。尙可辨認。相傳爲太公呂尙避紂隱居於此。澗水自一小溪與桃源澗相銜接。乃順溪而進。至桃源澗。水聲潺潺。不絕於耳。如在西湖九溪十八澗也者。惟桃源其名。而四顧無一桃樹。有其名而無其實歟。抑別有見解歟。又里餘。始至城矣。是遊也。足跡雖未遍虞山之勝。而得此亦稍堪自慰矣。

★

★

★

★

★

★

★

★

★

★

★

★

★

★

研究國粹武術的幾部好書

國技叢書

六種 一元九角

• 劍法圖說

二冊 六角

• 單刀法圖說

一冊 二角

• 長鎗法圖說

一冊 二角

• 少林棍法圖說

二冊 四角

• 少林拳法圖說

一冊 三角

• 射技圖說

一冊 二角

大東書局發行



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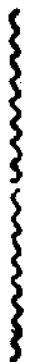
汪蔚雲

—— 焚在一個不相識的女郎底

墓前——

(一)

是在一個賽會的劇場，姑娘，
我初次看見你的容光；
我的靈魂便離我而去，
飛到了你美麗的眼傍！



我看不清舞臺上的戲子，
我看不清舞臺下的觀客；
在我的眼前喲，
祇有你美麗的身體！



若不是我的朋友們跟隨着，
姑娘，我早已跪倒你的身傍；
若不是你的同伴們看守着，
姑娘，我早已擁抱你發狂！



我的心是如此的焦躁喲，
我不能有一刻的安寧；
我的每條血管都在跳躍，

語體詩

一



我的筋肉，在顫抖而不停！

~~~~~

什麼使得我如此嘯，

什麼使得我如此嘯？

我知道，我不能知道，

我捧着了個受傷的心回到了家中。

~~~~~

黑夜來了，

它吞下世界的一切；

可是，姑娘嘯，

它爲什麼不吞下我，你的思念？

~~~~~

唉，姑娘！

我那願它吞下你的思念？

可是，我的心

爲甚終不能……

~~~~~

爲甚在我眼前一晃就不見了呢？

你難道是一個奇幻的精靈？

你難道是……？

唉！姑娘，我知道這不是夢裏的光景！

~~~~~

睡神真狡猾嘯，

它任我在牀中輾轉。

難道心中有了「愛」的人兒，

就不能入 *Utopia* 的王國？



(二)

在一條繁盛的街上，姑娘，

我第二次看見了你的容光；

我幾次想上前向你致語，

但我終於遲疑，遲疑，沒有說什麼話！

~~~~~

不知是誰的力量，

使我變成了你的跟隨者！

走過了萬戶千家，

走過了大街小巷！

~~~~~

你偶然一回首，

我便裝着無心模樣；

我有的只是虛驚，

愛與怕在我的心裏打仗！

~~~~~

緊緊的只是跟隨，

默默的只是無言；

愛情使我變成一個瞎子，

羞恥，使我變成一個啞子！

~~~~~

在一條巷的一家門前，

你便走進去了，姑娘！

餘下我獨在門前踟躕，

你，姑娘，已進去了，沒有踪跡了！

~~~~~



靜夜詩

在每個夜裏，不相識的姑娘！
你知否有一個憔悴的青年，
爲戀你，徘徊在你的門前，
踽踽的有如夜的幽靈？！

在每個夜裏，不相識的姑娘！
你知否有一個伶仃的青年，
爲戀你，流着一顆顆的熱淚，
憂愁得如悲哀之女神！

過去的過去，未來的未來，
甚麼，這是甚麼一回事體呢？
月光皎潔的照着，

我知道這不是在 Dream 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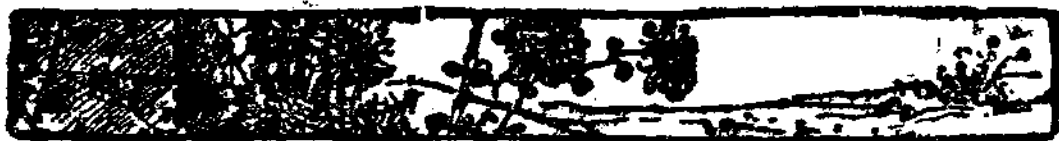
昏迷，昏迷，
我只是昏迷呵！

姑娘，你最鋒利的眼光，
狠狠地，刺得我的心這樣創傷！

渺茫，渺茫；朦朧，朦朧；
眼前看不見一個人，一件東西，
一粒塵沙，一顆星星，

姑娘，我所有的只是憂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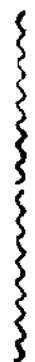
黑暗是無邊的呵，



我的憂愁也是無邊的；

黑暗是有限的呵，

我的憂愁卻是無窮！



姑娘，東方已有一線曙光，

我的心中是永沒曙光喲；

姑娘，遠處已有一聲鳥叫，

我的心中是永不會產生歌聲！

(三)

是在一個楓林之前，

我第三次看見了你；

但，在我眼前只有一堆黃土喲，

你美麗的容光，唉，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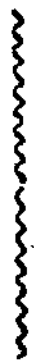


綠草如茵，野花爭豔，

柳枝頭黃鶯宛啾歌喉，

太空中白雲自在翱翔，

哦！這春光，這美麗的春光！



可是，姑娘，你美麗的容光呢？

——永永也不見了！

如今，我眼前，只有這黃土堆喲——

你安眠着的「永久底睡床」！



一切，一切，過去，未來，

恍如做着一個夢！

但過去的似在眼前，

信呢！

未來呢？渺茫，渺茫……

~~~~~

我咀咒世界，我咀咒人生，

我哭，我流淚，

我咀咒生，我咀咒死，

哭能代表我的悲哀嗎，

我咀咒一切，

淚又能舒洩我的愁腸？

一切的一切！

唉！悲哀，愁腸！

~~~~~

~~~~~

世界有什麼趣味呢？

我不信，我不信，美麗的姑娘喲，

人生有什麼意思呢？

你竟會消滅了，如塵灰一般的消滅了嗎

沉悶喲！

？

無聊喲！

唉！死，我不敢說你！但是，我親眼看

~~~~~

見你被裝入那個大木匣中，我又怎能不
我的眼前黑了，



我的耳朵聾了，
我的淚兒乾了，

我的心兒空洞得一無所有了！

一九二七，一一，二八，時漂
再低下頭來，看看你的腳上，

泊於蕪湖

是不是穿着絲光的襪子，

□ 寄失戀者

楊安仁

是不是穿着光亮的皮鞋，

朋友！休癡心妄想了罷！

你自己照照自己的尊容，

有沒有細嫩的皮膚，

有沒有雪白的燦齒，

有沒有玫瑰似的雙脣。

朋友！休癡心妄想了罷！

你自己照照自己的身上，

是不是穿着時式的洋裝，

是不是穿着錦繡的長衣，

朋友！休癡心妄想了罷！

你問問你所愛的姑娘，

要不要供她揮霍的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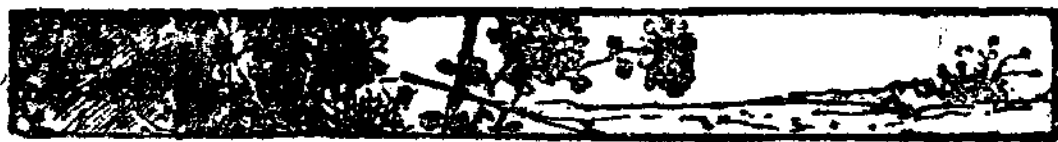
要不要供她安居的洋房，

要不要供她飽食的大菜，

要不要供她遊蕩的汽車，

楊安仁

七



謝禮詩

要不要供她遣使的僕人。

朋友！休癡心妄想了罷！

你前生既沒有修過功德，

今生什麼享受豔福，

上帝的驕子——少爺——公子——

早已親近了你心愛的姑娘，

相愛，握手，擁抱，接吻……

□ 病時

雖然，雖然吾的腦呀！

痛得好像大槌在打擊，

但是，但是吾還要絞吾的腦，

絞吾的腦想寫就一封信，

寫就一封長信寄給她。

雖然，雖然吾的心呀！

亂得好像小鹿在奔竄，

但是，但是吾還要用吾的心，

用吾的心想寫就一封信，

寫就一封長信寄給她。

楊安仁

雖然，雖然吾的手呀！

無力得好像前次醉後一般，

但是，但是吾還要借吾的手，

借吾的手想寫就一封信，

寫就一封長信寄給她。



文是寫得這樣欠通，
字是寫得這樣潦草，

想寄給她，免她長望，

不願寄給她，免她蔑視，

腦更覺得痛，

心更覺得亂，

手更覺得無力，

忍不住一陣心酸，

向後牀上躺下。

□ 煩悶的心

我悲哀時想哭，

但是我的淚早已流盡了！

我快樂時雖笑，

但是我所笑的，

都是苦笑。

□ 月夜

余素珍女士

羅一樣薄的雲，

慢慢地散開，

露出娟潔的明月，

獨自在空中照耀。

一切花草樹木，

都靜寂不動；

余素珍女士
遠遠的犬吠聲，

和塔下的蟲聲；

一切現在我面前的——

都使我感到悲哀和愁悶。

我皮氣壞是誰之咎呀？

□ 回憶

余素珍女士

不是環境迫得我如此的嗎？

「睡吧！別回憶了！」

我要咀咒，

當我每晚不能入夢時，

咀咒萬惡的環境，

自己總對自己說；

萬惡的社會，

但雖如此，

和萬惡的家庭；

卻更增了許多悲哀和難堪的回憶。

我更咀咒我不幸做個女子。

啊！回憶之魔，

□ 長衫

陳伯符

你怎麼老纏繞在我的腦海裏？

(一一)

□ 小詩

余素珍女士

我不要這長衫，

母親！

因為前破後殘！

你不是總說我皮氣壞嗎？

我不要這長衫，

唉！

因為染了許多污斑！



我不要這長衫，

因為它實在難看！

我一定不要這長衫！

棄了吧！

毀了吧！

(二)

但我實在只有這一件，

棄了吧，舍不得；

毀了吧，沒有穿！

長衫呀！

我不能不著你，

我不能不愛你！

(三)

前縫縫，光光面；

後補補，無掛牽；

拿塊肥皂來，

洗洗斑點；

他日來往也方便！

將就穿穿，

也可不失穿長衫的體面。

(四)

奈何！奈何！

難看不過！

斑點如故，

洗了沒有用呀！

前後縫補，



詩體詩

衣袖又破！

沒奈何！

索性毀了它！

重新做！

□ 遲疑的心

月兒啊！

你能永久地：

守着你的光明，

照着詩人心中的神秘嗎？

~~~~~

月兒啊！

你冷豔的寒光，

也許帶着伊的微笑，

121

安慰那「無定河邊之骨」？

~~~~~

明亮的月兒啊！

你在沉靜廣漠的太空，

和那烏雲宣戰；

點點繁星

也願做你的後盾嗎？

~~~~~

光明；

微笑；

奮鬪的月兒，

引起窗前的竹影，

搖曳着——



遲疑地發問。

□ 別後心聲——贈王篤因易準平二  
你當要愛她們的時候；

同志

陸有光

楓葉紅着臉；

請你先摸摸袋內有沒有滿滿的黃金，  
假使沒有；

蘆花白了頭；

那麼還是死心。

簌簌地在那溪旁話別。

悠悠的漁歌，

少女誠然是輕盈，

驚起了對對的寒鷗。

雖然吻着她，擁抱了她們；

在這一瞬間，

能暫時安慰你煩懣的精神，

振動了我的情絲——

但是孤人啊！

啊，莫非我知心之友，送那「別後心聲

你袋內有甚？

」。

□ 催死的歌

歸小峴

這黃而鬆軟的泥土，

語體詩

一三



團體詩

一四

青且美麗的大樹，  
即是你心愛的伊人，  
也是你很好歸宿地，  
孤人啊！你還留連什麼？

□ 愛情之歌

胡銘仁

愛情！

愛情！  
倘你是一條清幽的水，  
我願變做游魚，  
在你的愛波中蕩漾，容與。

倘你是一朵鮮豔的香花，

我願變做蜂蝶，

愛情！

永久的吮你，吻你。

你雖不愛我，我終很愛你，

.....

但是我希望你，

愛情！

不要成黃金的愛情，

倘你是深密的樹林，

努力和他奮鬥，

我願變做小鳥，

成很純潔的愛情。



# 詩

## ●呈上元社友

曹覺民

剪燭西窗共論詩。同人小集上元時。青年社結春燈燦。黃絹詞成夜月遲。勤學  
是誰工刺股。蘇君正豈苦吟。有客慣撚髭。盧君清華。一堂盡屬名賢  
裔。齊向騷壇建鼓旗。

十載拋閒筆墨荒。無才敢效謫仙狂。專攻聊藉他山石。助興頻飛北海觴。雪夜  
三更思訪戴。戴君馨甫。水天一色共驚王。子華表兄。勉成俚句殊堪  
哂。詩酒從來有別腸。

## ●酬王子華表兄見贈

曹覺民

回首同窗肄業時。頻年判袂每相思。羨君投筆能償願。愧我爲文未起衰。世澤  
三槐縣蔭庇。家聲八斗墜裘箕。聞雞往事休提及。已是劉琨落後期。





湖海歸來話勝遊。鴻泥到處跡全留。鶯花皖北三年夢。風月秦淮幾度秋。塵世因緣嗟我少。情場豔福羨君修。從今夢覺揚州後。莫向青樓再惹愁。

●春寒

曹覺民

連番風雨後。又覺峭寒侵。怯冷溫樽酒。貪眠擁布衾。恍疑春未到。翻認臘重臨。何日陽和轉。羣花燦上林。

●雨夜不寐

徐棻猗

久未聞雞起。悠悠虛此生。多愁疑枕祟。無寐厭燈明。雨過瀉簷急。更深擊柝清。瀟瀟窗外竹。共我訴幽情。

●感懷

徐棻猗

苦吟只為寫閒愁。短墨磨人到白頭。詩以禪心纔得悟。事如春夢亦何求。顛狂卻笑隨風柳。來去常看逐浪鷗。世道衰微風雅歇。放懷且上酒家樓。

●冬日冒雨自校中歸

徐棻猗

仍假東風力。瀟瀟暮雨斜。雲低山氣合。泥滑屐聲譁。傘背鳴金鼓。樹梢點墨鴉。



詩

料知温酒後。不必重裘加。

●謁言子墓

凌如璋

久欲瞻言墓。今朝特地尋。一坏留古蹟。三揖表誠心。寂寂東南道。沈沈松柏林。斯人今不作。吾淚欲沾襟。

●移校

俞士煦

移居綠野傍山幽。面對清溪一水流。課罷幾回花外立。閒尋野老話西疇。

●魚風箏

俞士煦

頻年游厭水晶宮。萬疊雲梯有路通。始信龍門飛渡後。不甘破浪樂乘風。

●秋風

俞士煦

連朝陰雨晚秋天。幾度西風斷復連。窗外頻聞聲颯颯。送將楓葉落階前。

●雪

俞士煦

白雪紛紛不住飛。隨風柳絮是耶非。玉山銀海新詩料。有客尋梅尚未歸。

●謝友贈梅

俞士煦

三



詩

連朝冰雪萬花枯。寂寂園林樂趣無。疎影孤山風信早。分來春色謝林逋。

●寒假別諸友

俞士煦

光陰迅速去如馳。舊雨依依話別離。屈指東風芳草綠。重逢先訂隔年期。梅花破臘一年終。多少離愁幾處同。風雪故園吟興好。新詩時作尺書通。

●蝴蝶風箏

俞士煦

翦紙粧成五彩姿。高飛幾度借風吹。休嫌粉翅嬌無力。也有青雲得路時。

●菜花

俞士煦

平疇一色燦如金。風送清香愜素心。供得書齋寒士饌。勝他桃李鬧芳林。

●喜晴

俞士煦

何堪久雨亂如麻。窗外晴光透碧紗。今日踏青詩有料。朝陽烘暖一林花。

●杏花

俞士煦

枝頭花放占桃先。一色紅連十里鮮。指點遊人村店路。臨風掩映酒旗邊。

●哭同學繆君兆麟七絕八首並記

王叔蘇

四



繆子兆麟。予同學也。號玉書。虞山人。六歲入公立一校。去秋肄業縣立中學。今年一十有三。性情溫和。攻書不懈。身體亦強健。作事有條理。師長咸以大器目之。予與最善。常欽羨其品學之有長於予者。雖訂交一載。親愛逾手足。每游偕行。喜至青山綠水之間。不意今夏暑假後患瘧。旋成溼溫症。愈後復發。烈日之中。予常視疾。而僅晤三次。最後七月二十日。即予往滬赴南洋中學之前二日。囑將文藝叢刊投稿獎得之大東書局書券。帶滬易書。並購物等。繼又招手謂予曰。今倦矣。明日可再來否。視其意有未盡所言也。次日赴約。正熟睡間。未得談心。快快而返。於是整理行裝。不暇再訪。二十二日。忽忽就道。二十四日作書問候。未獲答。正在思念。忽於八月初四日得快遞郵件。驚悉於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竟溘然長逝矣。傷哉。來書取遺影一張。及文藝叢刊所獎之書券。以作紀念品云云。嗚呼。繆子。生於乙卯。卒於丁卯。椿萱並茂。王母在堂。胡天不佑。醫禱無靈。人各有情。誰能遣此。爰作俚詩八絕。聊伸哀感。俟寒假旋里。當以一炷香。一盃飯。招其魂而奠其靈。



詩

少微一夕隕中天。噩耗驚聞郵電傳。小別可憐剛七日。修文遽作玉樓仙。  
 同學心交纔一年。論文講道話纏綿。課餘攜手遊東郭。常繞江村步陌阡。  
 天才學力仰兼優。舞勺年華異濁流。天既生才何靳壽。從今知己恐難求。  
 溫和情性意相投。往返蓬廬跡尙留。最恨臨終未晤面。望風惆悵更悠悠。  
 曇花一現竟長辭。病擾秋初夏末時。太息墮門三握手。憐君有話力難支。  
 吁嗟年僅十三齡。乏術回生藥不靈。懸想尊慈並王母。何堪相泣一鐙青。  
 回首春間作遠行。陌頭村畔聽流鶯。而今空有黃壇感。且向天涯奠酒羹。  
 控鶴騎鯨去不回。思量一度一徘徊。哀詞聊譜招魂曲。流水高山不盡哀。

●端節感懷

徐瑋

薰風到處送蒲香。一望前溪沙路長。釣水遊山年少事。不堪回首舊端陽。

●秋宵野望

徐瑋

碧宇無塵秋月明。幾行哀雁唳宵征。夜深涼露侵衣袖。遠柝頻催三兩聲。

●春曉

杜小鳳

六



詩

帷幕沉沉正好眠。流鶯喚起曉樓前。知他一夜東風暖。吹得春紅瘦。可憐。

●夢中遇友

盧梅賀

依稀猶似在長亭。餞別樽前涕淚零。把袂正殷期後會。何堪雞唱夢中聽。

●晚眺

盧梅賀

輕煙淡淡鎖春城。倦鳥歸巢幾度鳴。斜日窺林呈晚景。百花帶笑不勝情。

●除夕

盧梅賀

光陰似箭去難留。臘祭筵中大白浮。案上水仙開朵朵。一年春景又回頭。

●詠梅

金天民

流水孤山小閣東。瓊仙骨格伴詩翁。平生不肯因人熱。甘受冰霜與朔風。偶向蒼崖託此身。素心不與衆花親。莫嫌冷淡無人賞。雪裏相看別有神。

●歸途雜感并序

秦鼎

十五年秋。余遊學寧垣。因亂乞假返里。路途險惡。又值秋雨連綿。艱苦備嘗。更不知家鄉現狀何似。途次古棠。因口占三絕以紀其事。

七



詩

朝烟漠漠雨絲斜。北望江干未見家。買得扁舟衝浪過。乘風不怕亂雲遮。  
渡過長江雨未休。泥濘滿道使人愁。鄉關消息憑誰問。兩岸蘆花空點頭。  
安危無可問前途。跋涉艱難痛切膚。忽聽一聲行不得。棠城今又亂拉夫。

● 十八歲感懷

秦鼎

十八年來似夢鄉。幾思往事幾迴腸。風雲變幻空悲感。世味酸甜儘試嘗。  
社會不良誰改造。國家多難亂方張。何時得遂凌雲志。底定神州化八荒。

● 述懷

孫家驥

四夷猖獗幾時休。肉食何人能遠謀。我有倚天三尺劍。斬鯨跨海雪深仇。  
而今時局更堪憂。彈雨槍林鬧不休。我願從軍保宗國。樓蘭誓斬敵人頭。  
四夷長惡擾中華。奴隸吾民蕩我家。深願同胞消意氣。戈操一室莫矜誇。  
百無聊賴空悲憤。夜對秋河訴寸衷。耿耿此心涵正氣。男兒敢作可憐蟲。

● 挽康貢源同學

王桐

玉樓音信渺天涯。薤露歌聲遠道嗟。作賦可憐曹子建。憂時徒哭賈長沙。  
參軍

八



遺著盈千卷。開府清才託五車。搔首淒涼頻墮淚。幾回魂夢到枰茶。

●同學戈公達新婚爰撰俚句以祝之

王桐

翠蓋紅燈七寶車。廣寒仙子下清虛。裴航夙踐藍橋約。德曜欣逢玉杵餘。金屋羅幃嬌語後。瑤窗斑管畫眉初。鳳凰明歲將雛否。笑語低徊一粲如。

●寄贈葉紹卿

王桐

西風黃葉裏。蘆荻作秋聲。衰草連天遠。霜楓隔岸明。文章天地闊。詩句鬼神驚。百里迢迢路。相思空復情。

●月夜吹簫

趙連銘

明月一輪滿。青天萬里遙。有情言不盡。籬外且吹簫。

●新秋感興

趙連銘

平居懶作傷時語。檢點詩書臥畫堂。新雨乍晴看燕舞。庭花爭發襲人香。興亡自古誰無感。理亂於今我豈忘。暫假清樽消世慮。任他鴉鵲噪斜陽。

●題畫蝶詩

趙連銘





詩

一〇

活潑天機花樣新。寫生妙手有誰倫。牡丹繪後餘脂水。點作春駒亦可人。（紅蝶）

妙筆何人此寫真。天然本色更精神。相看恍入莊周夢。不辨前身與後身。（白蝶）

色欺王謝堂前燕。形是莊周夢裏身。手妙非關多著墨。年年領略漆園春。（黑蝶）

畫意春深別有天。圖成蝴蝶態翩翩。奪朱那管人多惡。得占高枝自詡然。（紫蝶）

何人分取芭蕉綠。點向花前補化工。節近中和天氣好。翩然來引小兒童。（綠蝶）

●詠棉花

張策勳

纏綿素質樸無華。種遍尋常百姓家。愧煞萬千紅紫輩。於人無濟總閒花。

●大雨時行

張策勳



遙聽田歌起四鄰。郊原到處盡生新。尋常一樣紛紛雨。潤到嘉禾便可人。  
綠滿平疇白滿川。田家應候樂耕田。良苗含潤花含笑。都是風前得意天。  
萬物生成仰化工。欣逢一雨慶年豐。天公也要因時好。不善因時不是功。

●絡緯吟

巫其同

促織微蟲性善鬪。將軍竟入兒童殼。孰若秋啼金井旁。紡織年年催嬾婦。人生  
同是可憐蟲。一年容易又西風。經綸滿腹難施展。雨露誰爭遠死功。長鳴似訴  
不平事。休向人前矜得意。月白霜青色涼。閨中誰灑相思淚。終宵織盡古今  
愁。閱遍炎涼世界。秋寄語王孫。須變計。毋以善鬪自貽羞。

●月夜

嚴子香

書城誰伴病維摩。到眼清光感逝波。扃戶非關嫌夜冷。客中最怕見嫦娥。

●雪美人

朱順齋

一生從不愛紅粧。長就嬌姿怕向陽。縱有情郎能繾綣。教儂那有熱心腸。

●紙美人

朱順齋



詩

一一一

洛陽聲價本相同。多謝文郎點綴功。畢竟紅顏成薄命。朝朝愁雨復愁風。

●竹美人

朱順齋

姹紫嫣紅總不如。幾人刻劃費工夫。湘君滴下斑斑淚。入骨相思問有無。

●土美人

朱順齋

拋卻塵埃失本真。薄施粉黛見精神。若教移向龕中立。也是靈山會上人。

●問梅

朱順齋

記得當年聘海棠。詩人提筆費商量。因何屢索簷前笑。不見橫吹笛裏腔。嶺上  
修仙今有幾。影中邀月可成雙。南來芳訊君先占。誰伴春光暗渡江。

●尋梅

朱順齋

料峭清寒逸興存。今朝籬落覓詩魂。已輸老鶴先登步。且令奚童早放門。灞岸  
鞭搖驢背影。小橋雪暗馬蹄痕。徘徊直到黃昏後。結伴歸來認遠村。

●春眺八王亭

吳 瑛女士

地與皇居近。春光四望賒。亭階餘舊藓。輦路舞殘花。高聳樓依鳳。幽棲殿有鴉。



當年曾議事。憑弔倚檐牙。

●秋日送麗卿小妹歸晉

吳 瑛女士

蕭蕭紅葉撲征鞍。一曲驪歌驛路寒。今日送君無別贈。惟將兩字祝平安。

●秋日雜詩

朱明暉

雁影涵空水一湄。秋江湖退蟹肥時。蓼花紅間蘆花白。有客持螯對酒卮。  
 片片微雲映晚暉。寒鴉點點倦知歸。西風一陣穿林過。落葉如同蝴蝶飛。  
 涼月當空雁陣橫。一窗蕉影不分明。秋來何物增鄉思。半是蟲聲半雨聲。  
 愁緒頻添夢不成。哦詩時復到深更。寒蟲解破秋宵寂。也傍階前著意鳴。  
 斜風細雨漫相催。落葉紛紛滿碧苔。黃菊不知秋已去。東籬猶自傲霜開。

●春柳

朱明暉

繞屋扶疎柳萬條。黃金嫩復含嬌。怪他會與陶潛伍。底事風前也折腰。

●晚晴

朱明暉

小步出中庭。亂蟬聲可聽。晚霞紅似火。烘出遠山晴。



詩

一四

●東湖竹枝詞

陳浦

東湖自昔擅繁華。勝事當年莫浪誇。怪底牛羊游牧地。不種桃柳種桑麻。  
湖水湖花攪亂思。水流花謝兩遲遲。是誰古蹟堪憑弔。忠逸祠堂正學祠。  
阿儂生小住雙橋。山妬蛾眉柳妬腰。笑他百丈巖頭月。空照靈江夜夜潮。  
長江繞湖湖繞城。湖心亭上草青青。儂心不作長江水。願郎心似湖心亭。

●秋夜聽蟲聲有感

商悅

歲月無情不我留。蟲聲唧唧又迎秋。青年學業無成就。節候驚心徹夜愁。  
瑤階露白夜窗清。乍聽秋蟲振羽鳴。入耳暗驚時序晚。學書學劍兩無成。  
蕉窗微雨夜三更。翠簾生涼夢不成。底事蟲聲偏唧唧。齊來枕上助淒清。  
井梧蕭瑟葉初飛。又聽蟲聲促杼機。莫怨青衫多樸素。貧家兒女尙無衣。

●秋風

孫家驥

應候氣悲哉。高歌戲馬臺。浮雲吹不盡。落葉掃還來。黃隕梧桐秀。香飄桂子開。  
龍山何日訪。搔鬢幾徘徊。



●消夏詞

松風一榻散茶烟。寄傲南窗景物鮮。二十五絃秋意足。披襟不覺日如年。  
 晚涼池館碧陰清。蒲扇蕉衫竹裏行。隔著竹枝人不見。微聞棋子響丁丁。  
 火雲鬱鬱擁驕陽。酷暑難堪晝又長。卻喜竹窗宜小坐。輕風習習送清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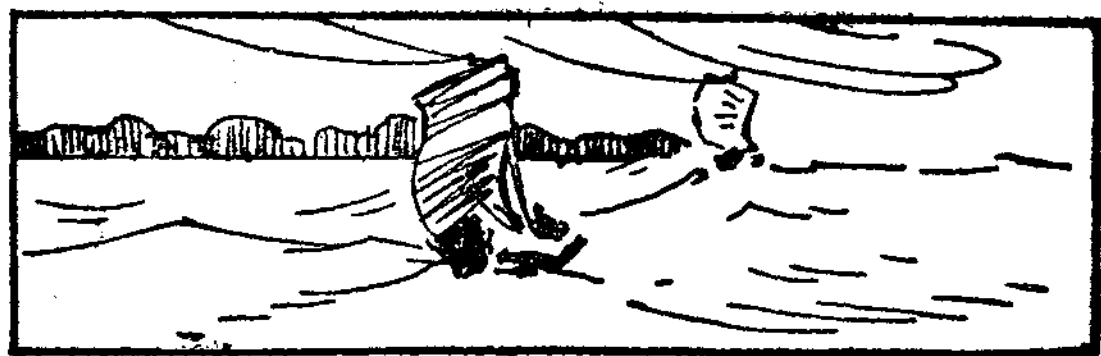
沈祖牟

大東書局發行

近代文讀本 評註

一冊三角

近四五十年來。文人輩出。名作如  
林。其體製合於姚氏之類纂。謹守  
古文義法者。多散見於各文集中。  
本局特選其合於中學程度者若  
千篇。名爲近代文讀本。選擇精要。  
評註詳明。誠學者自修之善本也。



小說



小

說

## 怪物

黎系業

「啊！是了！是了！……阿！阿！……原來是這樣……阿！阿！……」一陣奇怪的呼聲，從一個教室中傳出。

講桌拍拍：地響起來，「不用心聽講，在吵什麼？」教師已大發虎威地喊著：「是誰在吵鬧，快給我攆出去！」

「先生！施超又淘氣了！」「先生！他有精神病呢！」「真是個怪物，好好地上堂，他偏怪叫起來！」「先生！我們替你打出去好嗎？」「最好叫他退學；我們一堂的秩序，都給他擾亂了。」……一班學生雜七夾八的說：

「施超」教師他又開始訓詞了。「你爲什麼總是這樣瘋口裏不住地

一





像在念咒，已經討厭極了，今天還大叫起來。」

可憐的施超，依然低頭坐著，任他們去嘲笑責罵，口裏還在微微動著，不知念些什麼話。

「什麼？」

「什麼？」

「我一概不知道。」

「小小的鳥會在天空裏飛，

我怎麼沒有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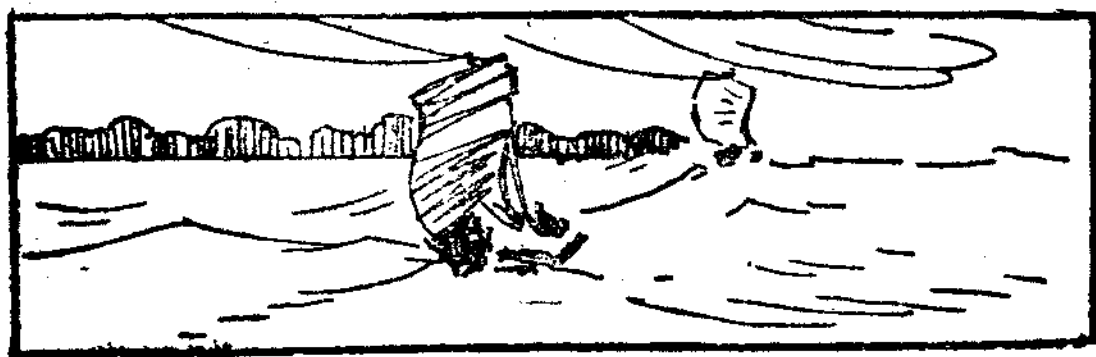
「老王的兒（校役之子）站也沒地方站，

「張家爲什麼有那些田莊；

「李相公殺了人還在耀武揚威，

「劉四欠了房租爲什麼那個模樣？

「……



小說

「不懂！」

「不懂！」

「這椿；

那椿；

「是誰在這樣地胡鬧……？」

一點細微的聲音從施超嘴裏隨風送來。

「施超，你記著！」教師還在說。「已記了一次大過，現在再記一次，很寬宥你了，再犯規則，我就要將你除名……都靜寂些！現在要繼續講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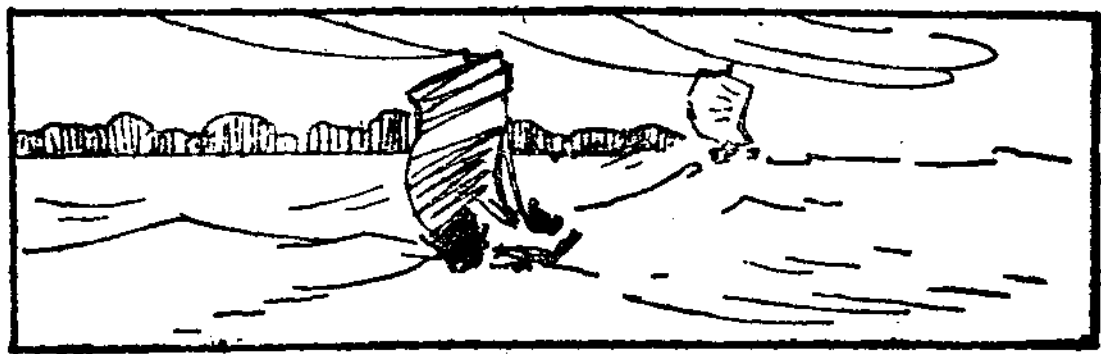
「剛才不是說中國的地形像片秋海棠葉麼？你們記好！下次要考的。」

「你們看我們中國有多麼大啊……！」

「不大，不大，我家的秋海棠纔算得大——這樣亂教，除名也能！」施超又念起來，幸虧先生沒有聽見。

「要不是失去許多領土，不知還有多大呢！」

三



『要不失去許多領土，怎能和秋海棠葉一樣……是了……是了！剪成了  
一片秋海棠葉兒，洋人真算是工藝大家……』

『中國的人民很多，大約有四萬萬人——你們看地方又大，人民很多，真算是『泱泱乎大國』啊！國內共分二十二省，每省都有一個督軍，統治一般人民；在二十二省之外，還有蒙古，西藏，青海和四個特別區，一個地方……』

『人民多，國土大，二十二個督軍，宰割我們四萬萬的同胞，多的殺完了，大的喪盡了，你——先生——日夜裏呆在這樣瞎說，再過幾年，看你還多不多？不大那裏有『坐了得的天下』……』

噹！噹！噹！

鈴聲傳來，先生下堂去了，學生也一哄而散；有的去拍球，有的去唱歌，還有許多在課堂外面打架；只剩下一個施超，還在那裏低頭默想。

幾棟半新半舊的房子，靠著課室外面，門上都掛著一個白布幔子，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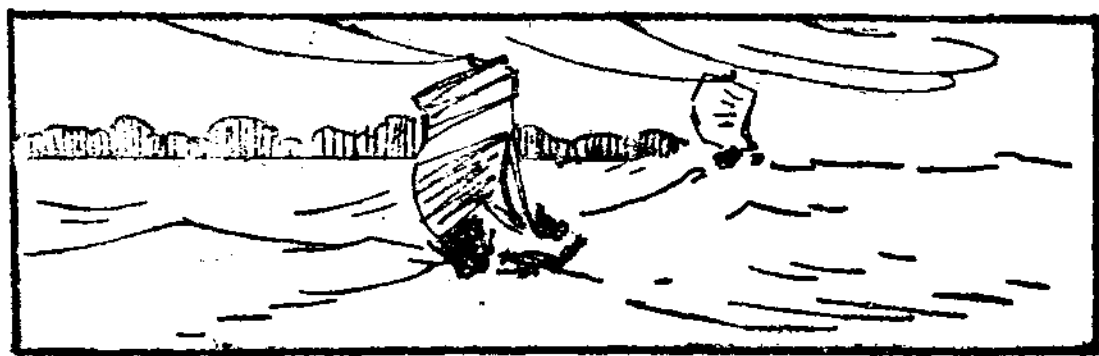
已染許多污跡，內中有一個幔子，已經掛起。這時正當晚上七八點鐘的光景，向室內望去，只見一隻桌子上面，點了一盞石油燈，燈的那邊坐著一個半老的人，想是一位教員。他鼻上架了一副滑邊玻璃鏡，目光不移地射著桌上幾本考試卷上，右手拿的一枝筆，左脚已經脫赤了，放在椅子上，那隻左手便不住地在腳趾間擦來擦去，口裏噲噲地哼吟起來：

『題目是學生勿干預國事，他竟罵起題來了！』（罵題是把題目都駁了）接著便讀起那篇文章，隨著漫罵作者……

『……夫既曰國事，則國人均得而干預之也；學生非國人耶！胡不得干預國事乎……』

『放屁胡說！小鬼頭也想干預國家的大事，真不自量；這樣荒謬……許多部長，督軍……他不會管，要你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去管……』

『……不見五四運動乎！學生一呼，而青膠卒復；學生又安可不干預國事乎……』



「得罪了洋大人，還在稱功……」

「這必是那個怪物做的，待我把彌封（卷面不書名，名字寫在卷角捲疊，閱卷者不得偷視，謂之彌封）照照看……」

說著拿著卷子，在燈光下映去，他已隱約地看出「施超」二字了！

「果然是他！來看後一顆做得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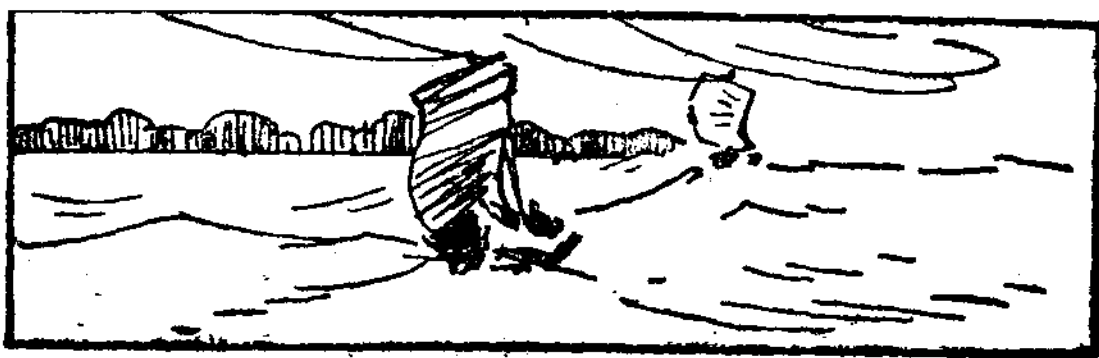
「識時務者為俊傑……若復辟也，而我為元勳；若革命也，而我為黨員；

……人曰：『汝一朝秦暮楚無恥之徒耳！』我則曰：『識時務者宜若是；汝安得誣俊傑為無恥乎……』

「更不成話……」

提起筆把卷上的字一行行的勒去，重把筆放下，卷子也擱在旁邊，自嘆自語地說：

「我前天上教育廳的書，不知廳長看見了沒有，我想廳長定要獎勵我的。現在的學校真糟極了，本來女孩子不必讀書，她偏想同男學生同校讀書，



小說

弄得混雜不清，可惡得很。現在還要放足剪髮，更不成樣子了。天天在學裏，還要鬧風潮。唉！真是「世日風下」……啊……」

「陳君！一個紳士模樣的人拿著一角公文忽忽走到這房門口來，望著這位教員說：『恭喜你！教廳來了公文，怕要高遷呢？你看！』」

說著將公文遞出，倒把那教員嚇得一跳，好似這間破舊房子從沒有這  
樣貴客光顧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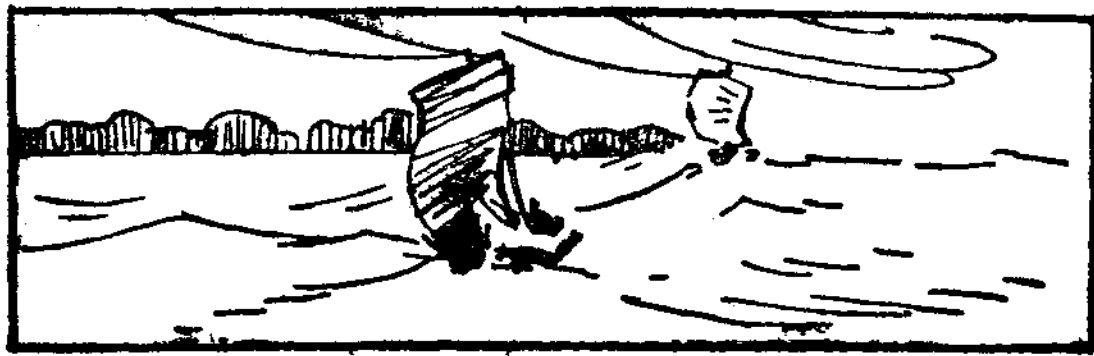
「校長請到裏面屈坐一下。我的襪子都脫了，不怪我失敬……」很藐  
視地說：

那校長倒也見機，明知這個教員有了希望，不似平日那般白眼了，很謙  
恭地走進去。

正在這個當兒，忽然門幔被校長絆下來了，這一齣把戲，也就此閉幕。

「爲佈告事：照得本校學生魏名宦，性情端純，學問優長，而此次自行取

七



消學生會，根本覺悟，尤堪嘉賞，除呈請

教育廳傳令嘉獎外，合行佈告，俾衆週知。此佈！

「爲佈告事：照得學生施超，情性乖僻，行爲怪誕，平日上課，既喜無故大呼；臨試作文，復多不經之語；似此不堪造就，應即除名，以肅校風。此佈！」

當施超慢慢步來校的時候，這兩塊牌示已現在他的面前，一些勢利的同學，蜂湧似地來譏笑他；他看完了牌，半聲不則，轉身就走，似悲似罵似譏似笑地隨走，隨說道：

「除名！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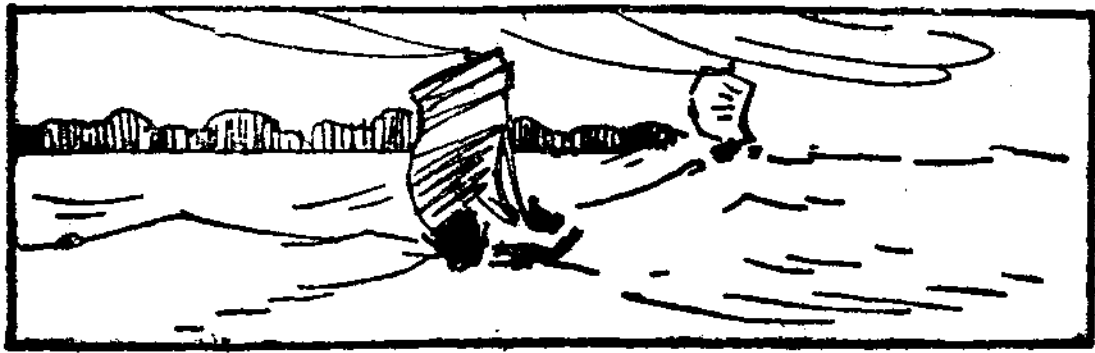
「放我出了黑暗的學校！」

「譏笑！譏笑！」

「只當是野犬狂吠，晚鴉飛噪！」

「一切都算不得什麼！」

「只有心靈上的閉塞！」



小說

「才是我真正的煩惱。」

「快去快去！」

「努力！努力！」

「解決了一切疑問；

「來把這世界改造……」

## 劣子回頭——倫理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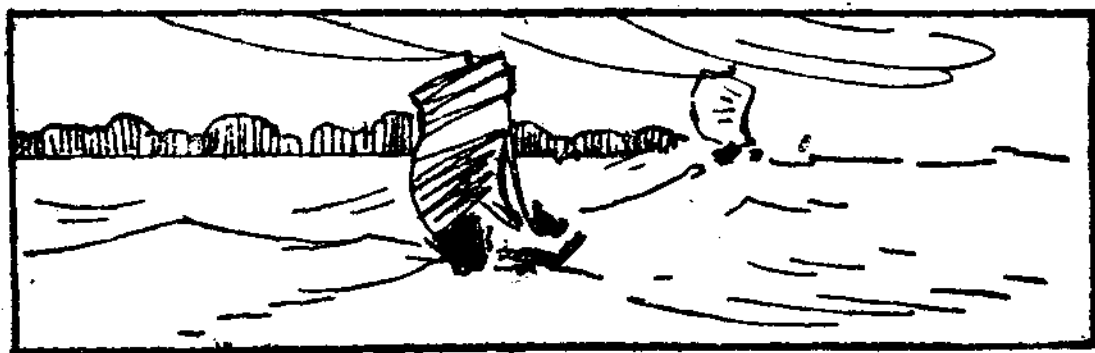
張鐵癡

〔上〕

西北風儘量的吹了一天，直把顆紅日吹得慘淡無光，躲在天西邊的那些黑雲底下，再也沒敢回過頭來看看世界。霎時間，一隊黑魔齊湊，要把大地籠罩起來；幸而昨晚裏，爲改造山河——飛來的雪片，時下雖被風捲得一堆一隴，確沒能遣散得乾淨，還佔据在田畔咧！路旁咧！山麓咧！水涯咧！保存牠一部光明的勢力，不教世界灰黑哩。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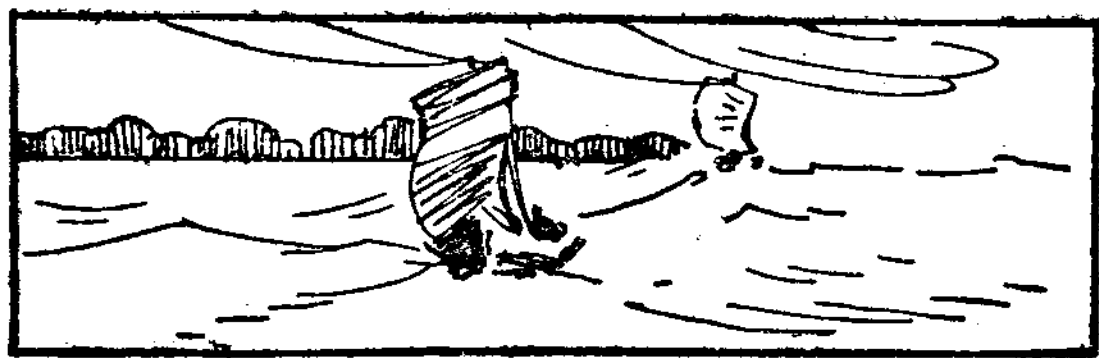


在這黃昏以後，那曠野裏不但是人跡斷絕；就是最耐冷的山禽，極抗寒的野獸，也經不起這一「淒淒裂膚，凜冽砭骨」的鍛鍊呢。

唉！誰相信這當兒還有人旅行呢？果然路上有人走咧！還是個頭已頹白者。

他的年紀，約近六十左右，况那鬚鬚上滿掛着冰雪，實在是分不出那是鬚鬚白，那是冰雪白咧。他的頭上脚下，穿戴的倒還可以——是些皮帽咧！布履咧！棉袍咧！膀頭背着半肩行李，手中拄着一根竹杖，一望而知是個餬口四方的遊學先生！正沿着沽河左岸，踽踽獨獨的往前儘走，竟同鳥覓寒林，獸奔荒山的一般惶急呢。

「好運氣呀！前面不是安樂窩嗎？」他是這樣盼望着，緊走了幾步，定睛看去，果然是一間野亭式的小屋子，四面並沒有石塊砌成的牆壁，不過是用秫秸編成的籬笆，上墁泥土暫做遮擋的。對東僅留一口，可通出入，祇嵌有一頁木版釘成的門扇，鬆鬆的掩着。經風吹動，便不住的「格吱！格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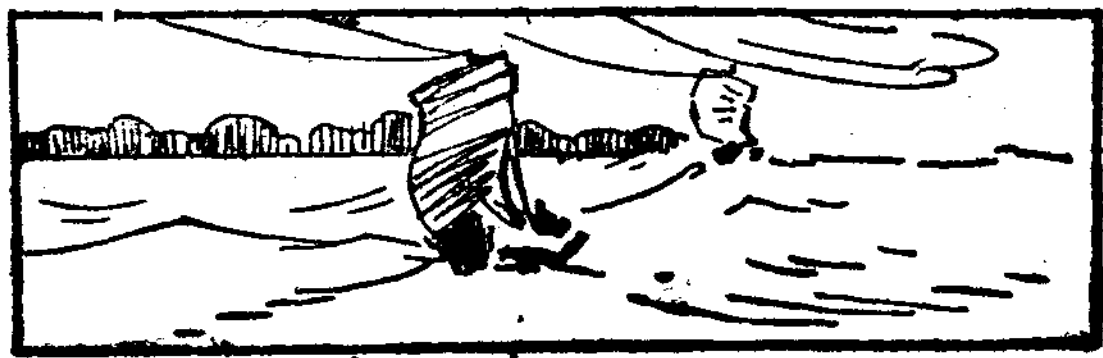


和那屋旁的幾棵小樹「嗚嗚……呼呼……」正相應答着。像這樣悲慘冷落的地方，再加上這鬼號魔叫的聲響，他怎麼還說「好運氣呀……安樂窩呢。」這也是人在困難處，最容易滿足的一段希望哩。

他急想進屋，祇是那手經不起寒冷，仍躲在袖子裏，向前連推了兩推，沒覺怎樣，那門雖是關着，却是「格吱……格吱」幾乎要應手而倒的。「誰啊！」屋裏有人問着。

他知屋裏有人，也就懇求着說：「我啊！你開門吧！特來借宿的。」當時心裏確是想着這麼說；可是口已凍僵，唇舌不由自主，竟沒有把話說得清楚。況那外邊的風吼聲，門響聲，樹搖聲，一派駁雜，屋裏的人怎能聽得分明呢。便道：「你回去吧！我沒有燒炕呢。」——我國北部，農民睡床的很少；家家多設土炕，睡時取草燒之以供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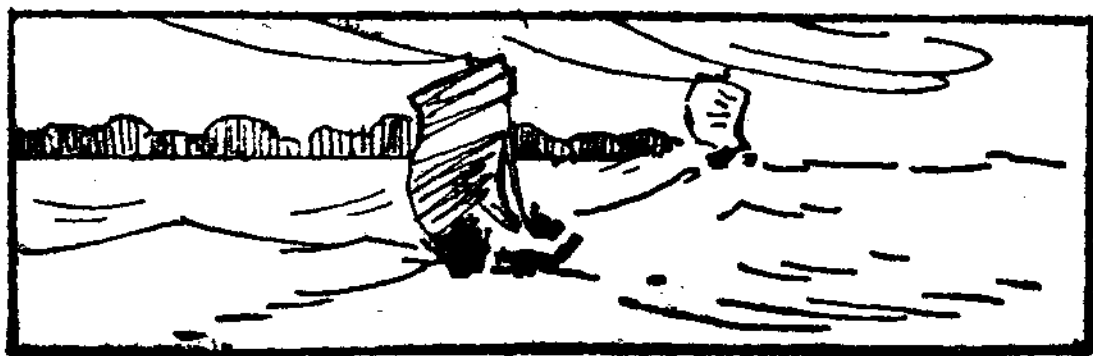
他聽了這沒頭腦的話，料知屋裏人是發生了誤會，祇得放下竹杖，卸去行李，用袖子拂去了鬍鬚上的冰屑雪片。然後手對手的揉搓幾下，便覺掌心



生熱，對準了兩頤，撫摩了一番，那脣舌立時感受溫氣，就舒緩過來，用明朗的口吻說：『我是李餐霞，要跟你借宿的，請你快些開門，行個方便吧！』

那人開了門，讓他進屋。餐霞連忙拿起竹杖，提着行李，彎着腰，低着頭，蹣腿曳腳的踱步進去。頓時——就覺得這矮小的屋子，真不啻於香閨溫閣哩。便很滿意的說：『請你點着燈吧！』那人道：『對不起了！那來的燈呢！好歹在黑影裏受點委曲吧！』

餐霞便把自用的火柴，劃了幾根，對着那人一照。祇見他的年紀，比自己總要老些，黃瘦的臉兒，破舊的棉衣，土炕上斜鋪着一領七零八落的蓆衣，炕面雖是窄小，牠還有些遮不到處。幸而蓋的——確是一條布棉製成的被窩，不過是單薄些，祇有幾個破的窟窿就是了。看此光景，他的生活，也可表現個大概咧。他也趁着火亮，代餐霞接過行李，放在炕的裏邊，又讓餐霞上炕歇着。餐霞因為自己的鞋子泥污了，不便直上，祇得就炕沿坐下，喘喘噓噓的道謝他。他隨即問明了餐霞的姓名和來歷，便恭維了餐霞一番。賞他羨慕的口吻中，頗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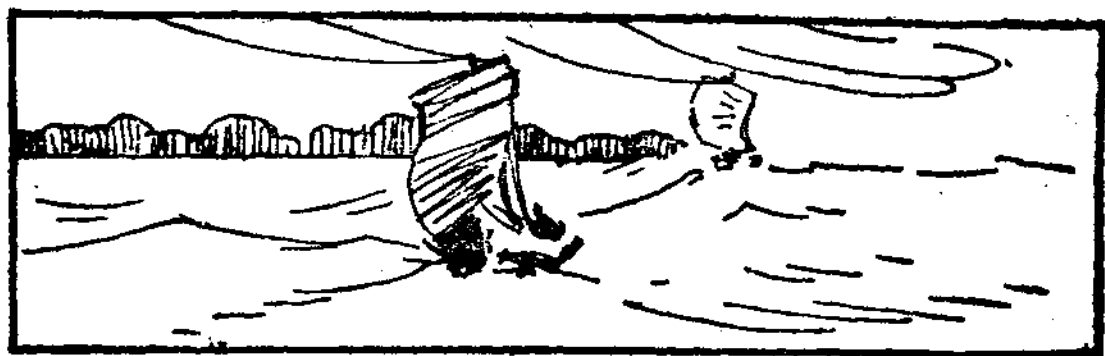
露些自愧形穢的意味；但他那副忸怩的態度，在黑影裏實難看得出來。

既而餐霞將自己行李打開，也鋪在炕上；又脫去了泥污的鞋子，同着老人促膝坐下。一面取出煙袋來，讓老人吸煙——他以「近來已戒絕了，不吸的，請便吧」辭下；一面扯起常談，也問明了他的家世和現狀……

〔中〕

老人在答話之先，便作一番歎氣，隨即悲慘慘的道：「我叫吳其泰，祖居在莘受村裏；半世讀書……無成……就農，家計尚可；在四十六歲上，才生得一個兒子，當時喜出望外，無形中疏忽了教養，一直驕慣下來……到他十七歲，就給他完了婚；娶的媳婦倒極賢德，誰想我一生的罪惡，就報復在這個不肖的兒子身上，他對我個人……事事多抱反對的態度，我也奈何他不得，料三年前賤荆病故，他越發的沒把我看在眼里，媳婦雖時常安慰我，奉養我，但是那裏拗得過他，我實在不耐和他一塊兒嘔氣，所以躲在這裏，倒覺清閑些。你可別見笑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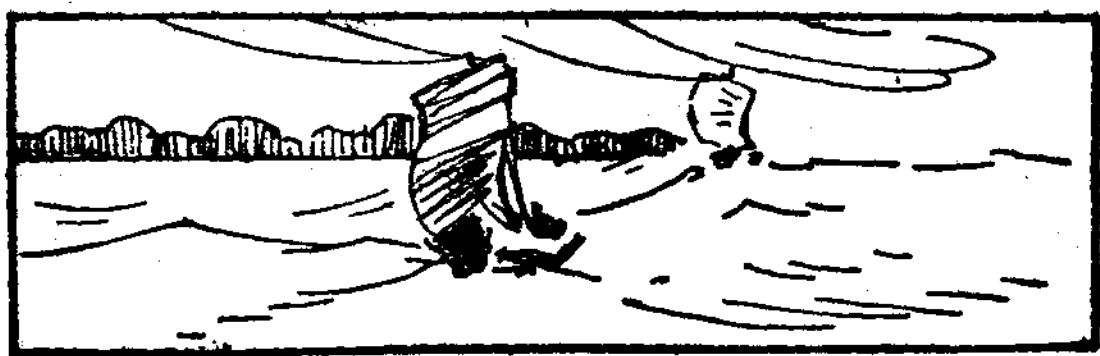
一三



餐霞也聽出他有無限的隱痛，似乎不願洩露給外人知道的，又聯想到……起初聽得那沒頭腦的話——我沒有燒炕呢——這明明是被兒子趕在這裏受凍，甚麼是圖清閑呢。看起來——人怕着兒子的威風，比怕冷神的殺氣還厲害得多多咧！他正要想些話來安慰吳老，忽然外邊有燈火由門縫裏透進一線光亮來，正返射到眼底，不禁的疑竇衝開，收住無限的感想——祇覺耳鼓又敲起「橐……橐……」的脚步聲來。越聽越近，一路直撲小屋而來。「橐……橐……」一停，「嘖嘖……」續起，「嘖嘖……」未斷，「開門來！爹爹！又是這樣的叫着。」

餐霞正是模糊不清着——可是吳老聽得真切，確是他兒子的口音。這一驚非同小可，便冷落落的舊調重理道：「晚成！你家去吧！今夜我沒有燒炕啊！」外邊接着又叫：「開門吧！爹爹！」

餐霞也會悟過來——就慙着吳老開了門，祇見進來的——是二十來歲的一個精明青年，在燈光之下，看他確不帶一點蠻橫的模樣兒。他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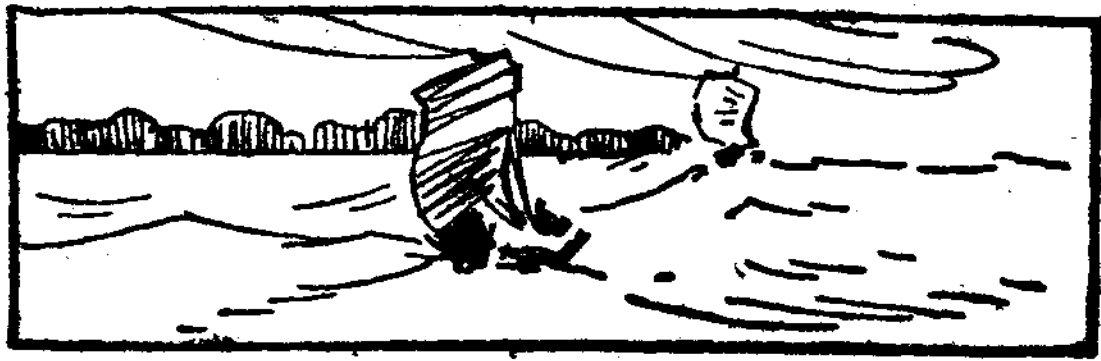


來，也不旁顧，一直扯住了吳老的手說：『我來叫爹爹回家哩。』『我不家去，這裏就好。』吳老是這麼推諉着。

他又仰求說：『家裏有事，必得爹爹回去。』『什麼事——明天再辦，今夜我是不家去的。』吳老祇是固執不肯走。

餐霞暗中看得明白，也就忍不住了，便欠身慰勸道：『吳兄！快領着令郎家去吧！自己的孩子，還容這樣。』吳老沒待回答，他兒子無意中覺得有人插話，隨手提着燈籠一照，瞧見餐霞炕上危坐，便向吳老請問：『這是誰？』吳老道：『他是借宿的李先生呢。』晚成很爽利的說：『這也很好！爹爹和李先生可一同回家吧！在這裏太冷了！』一面說着，一面把炕上的破被同餐霞的行裝，捲成一起，挾在腋下，仍是催促着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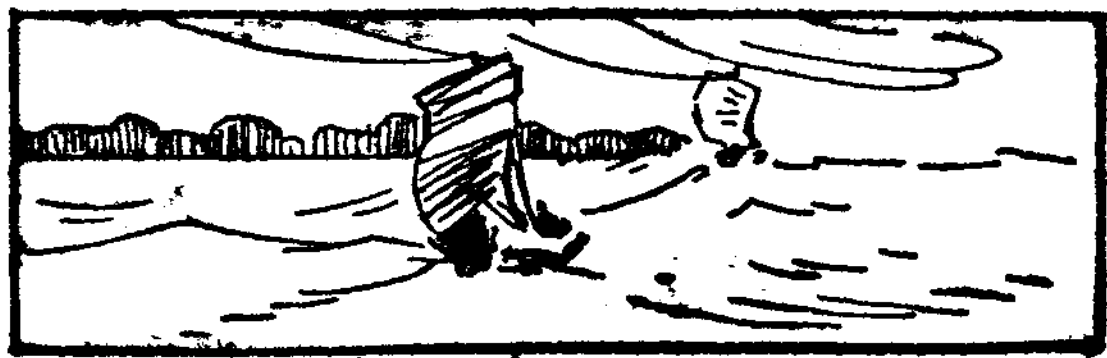
吳老看明他兒子的志意堅定，不敢再去惹惱他，又見他連餐霞邀着一同家去，也料到今夜無論如何，必無危難處，遂即把心稍放一些，勉強着走出這矮小的屋子來。



三人一路無話，約莫着走了二里多路，才進了村子，到了吳老的門首。餐霞便向吳老告別，另覓宿處。吳老見此——委實捨不得教餐霞辭去，可也不敢在他兒子面前，逕直的去挽留他，祇得默默的由他兒子去排布就是了。晚成那裏肯讓，也不待徵求吳老的同意，就拉住餐霞不肯放去。

餐霞無法，祇得將去意打消，隨着他父子走進內宅的東間。晚成又讓餐霞上炕，同吳老分賓主坐下，自己抽身走出。此時——吳老仍是懷着鬼胎，餐霞也悶在葫蘆，兩人始終沒有多話談來，但覺這整潔的室內，是煖煦煦的空氣，溫和和的炕面，比較在那野屋裏的時候，真是判若天淵哩。

不多時，晚成搬過一張炕几，放在兩人的當中。隨着又捧上兩個菜盤子，一是豬肉熬的大白菜，一是蝦米炒的雞子；另外還有兩隻小碟，內盛着松花蛋和葱白拌的豆豉；銀白的執壺裏，滿燙着黃酒。磁盅、竹筷，均排布整齊。晚成提着壺，先代餐霞酌酒，次及吳老，讓兩人對飲起來。酒過兩壺——又捧上幾疊油餅，兩碗餛飩湯。晚成一入往往來來的伺候他倆吃了飯，收拾了飯具，就



小說

在這土炕上，又鋪墊起褥和被來，等候兩人睡下，他才合上房門，走到西間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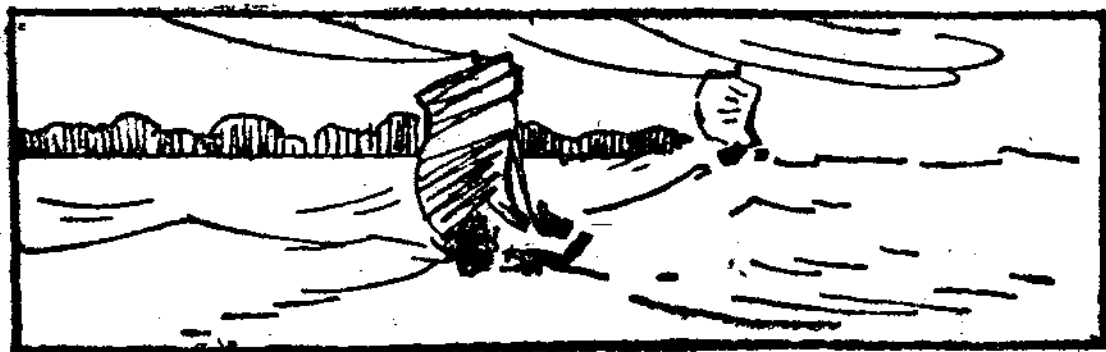
一夜之間，吳老生怕他兒子又要弄什麼把戲，餐霞也被他父子引到五里霧裏去了。各自夢夢，東方已白。晚成又備了早飯——飯罷，餐霞辭行，他父子見留客不住，遂送至村外，拱揖而別。

〔下〕

光陰無私，從不欺人。處憂患的——度一日似三秋，每恨日長如年；居安樂的——過三秋似一日，便嘆駒光如隙。當真是光陰的關係嗎？總該是遭遇蹇暢的心理呢！餐霞自離開吳家，轉眼時，已經過了三年。近來回想那三年間，忽忽的遊適，恰如一夢！但不知吳老對自身的過去，也能覺到這麼快嗎！這段觀念，原來是餐霞正因着「故地重遊」時觸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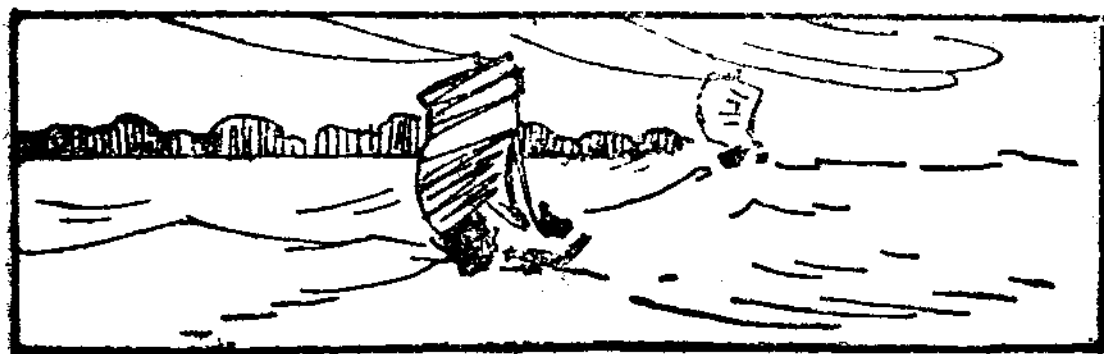
這一春裏，餐霞又沿着沽河的左岸，直撲上那年冬裏冒夜借宿的地方。趕到那邊，祇見野屋依然，板扉失在；土炕尚存，破蓆却杳；雖然吳老的踪跡，渺





茫無着，可是桃花的酡顏，含笑迎人。今來周覽一通，頗感此地堤迴水滌，堪作呼漁問樵之場所；怎麼——當年的那種悲慘冷靜的氣象，完全都沒了呢。餐霞少歇了一會，便信步向村上走來，走着——聯想到『天可由否轉泰，地可變海為田，人生也該如此。就此間看來，天氣咧！地象咧！都比從前改觀了；但不知吳老的現狀，還同三年前一樣嗎？在我呢：很願意聽他一個好消息，不願再見他的那幅耐寒圖咧；最樂意看的，是要他兒子還能像我眼見的那般殷勤；最不願意聽的，是我跟他那樣耳聞的……』

『李先生！別來無恙？』餐霞迎着聲浪看去，對面走來一位老人，面鬚清修，神氣矍鑠，穿戴的也極樸雅；右手提着烟筒荷包，左手領着個四五歲的孩子。當下迎着餐霞，撇開那孩子，急忙的向前蹣跚了幾步。餐霞未及審視回答，他又道：『不認識我麼？』餐霞忽而仰面大笑：『好傻！好嗜！多麼可笑！我這裏正想吳兄，撞了個滿懷，還不敢認識哩。一晌可好嗎？』又指着孩子道：『這便是令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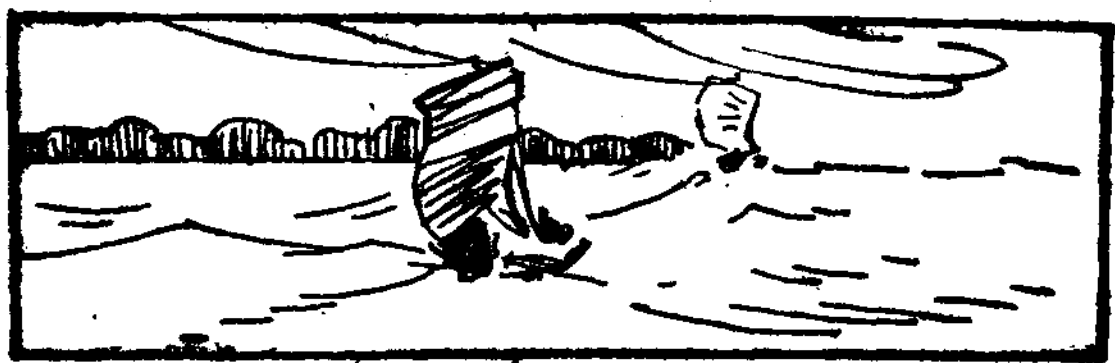
小  
說

吳老便吩咐着孩子：『快給李先生請安。』那孩子向着餐霞先行一鞠躬，後問：『李先生好呀！』餐霞見了——喜不自勝，也來撫着他的頭頂道：『真是一個伶俐的小孩子！』吳老微笑，隨即代餐霞提了行裝，邀到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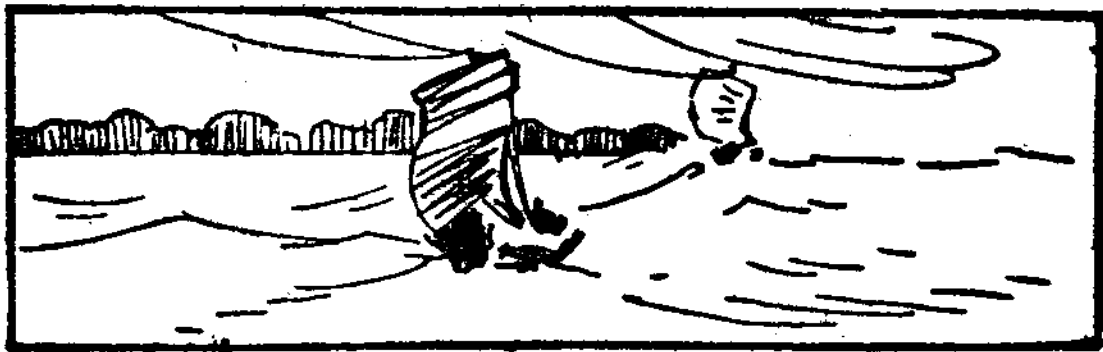
晚成過來見了餐霞，又裝菸，點火，捧茶水的應酬了一番，站在一旁——聽吳老的吩咐：『李先生今天不遠走了，你去預備點酒飯來。唉！可把那新市的蟹子拌着韭芽吧！再把黃花魚熬個吃咧！其餘——家裏有現成的，看着弄點吧！』

餐霞見他這樣吩咐——卽向晚成婉辭道：『世兄！我到這裏，算不到是客，萬不要多費事吧。』他似不勝言語的樣子，滿面笑容『唯唯』退出。

餐霞吃了飯，吳老陪着他歇在房裏，便扯東拉西的談了一會，他有意地問起：『吳兄！我在三年前，結就了一種疑團，至今沒有解決。當此閑暇，是要請教的——從前曾說過令郎待兄怎樣……怎樣……；今就事實看來，卻不是如此，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吳老在答話之際，那種沉鬱的態度，和感傷的語氣，煞是動人咧。「此事說來，是有箇原因的；在當日他每逢和我執拗，媳婦總要婉勸他一番，祇是沒有效力呢；恰巧就在你我初會的那一夜裏，他們夫妻兩個雖沒有睡下，卻是在被窩裏，弄兒博趣。誰想那孩子無意識的尿溼了褥子被單；他當時見了，非但不煩惱，反加疼愛，生怕教孩子受了溼氣，或凍壞呢。就將溺窩佔住，讓出乾的地方教那孩子睡下。媳婦見了，便怒忿忿的向她男人指着孩子罵道：「這小殺才！真是該打！你不戒訓戒訓他，反給他溽溺窩嗎！捉過來我打他幾下，省了後來留懷悔呢。」他仍袒護着孩子——解勸媳婦道：「你太多事了！溺窩由我溽着，也不累你。小孩子撒泡尿，打與不打無甚關係，還有什麼懷悔留下呢？」媳婦見時機成熟，就很痛快的說：「你好糊塗呀！何不將他把自身比來？想想當年——阿翁不是也親愛過你嗎？你撒了尿，不是也一樣給你溽溺窩嗎？不是也捨不得打你嗎？你近來——那樣的待他，阿翁心裏也許不能悔傷嗎？況阿翁去世之後，那所野屋子的風味，不是也得請你去嘗嘗嗎？」



小說

「他聽了這話，沉吟間——像中魔似的，從被窩裏扒將起來，穿着衣裳，提着籠燈，一聲不響的走出去。媳婦見此情形，祇當是言多有失，惹動他的蠻性，又要去找我吐氣，所以那夜裏，也是惴惴不自安的擔心呢！」

「唉！先生啊！在三年之前，決不敢信我先人的陰德，能促使他這麼回頭，更不敢望有這樣賢德的兒媳，爲我吳門造幸福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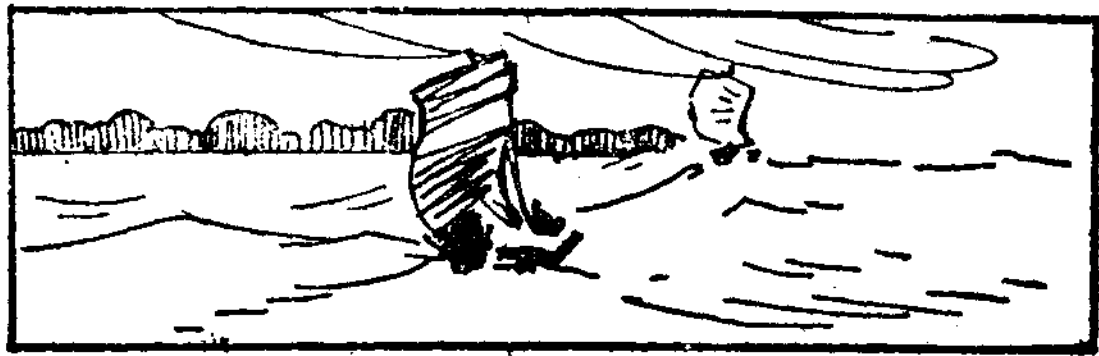
「先生啊！我還有句話兒，要對你說的——是我這七十年的天倫之樂，全表演在這三年以內……」

## 縫工的玩偶

趙·究·韻·

誰也不信黃花鎮上的陳二小姐，出去了半年，竟好似換一箇人了。她先前和寡居的慈母登在一起，既沒兄弟，又無姊妹，嬌生寵養慣了，一些也不懂世事；加以所處地位，本是一箇窮鄉僻壤，那裏有思潮輸入她腦中。自從她到上海去念了半年書，所謂「習俗移人」，竟大新特新起來，祇看她所穿的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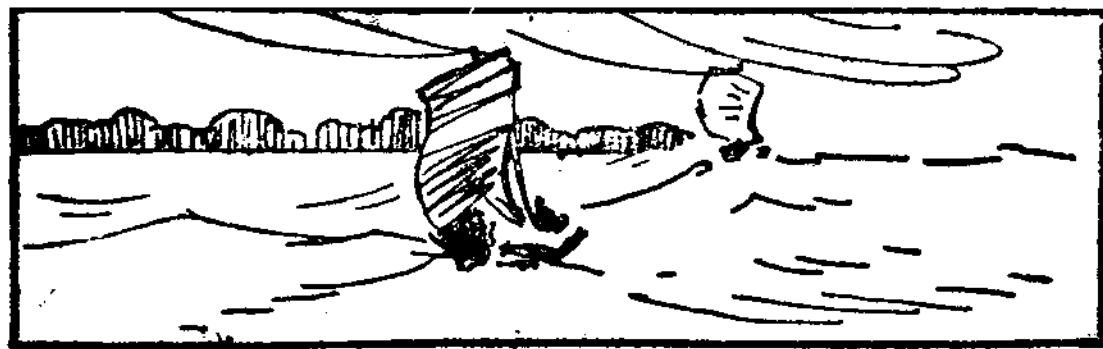
111



服，就可想見了：像那杏黃色的短襖，衣擺小得連襯衫都看見；元緞裙子上，下面還宕着一排短鬚兒。這些衣服，鄉下人固然喚牠不出，就較為開通些人，也祇說聲漂亮罷了。不知趣的頑童們，常常要走攏去呆呆地看她，有時還伸縮他們很髒的手，偷偷地去拉那裙子上綴着的六七隻水鑽蝴蝶。這是她以為最可厭的一件事。

現今她專心在衣服上講究，求學的觀念，因此也無形地打消，但有困難的地方發生了，就是鎮上的幾片縫工店裏，沒有一人能值她的眼，不是嫌做得太舊式，定是嫌不配身，感到種種不便，特從上海聘了箇楊司務來，僱用在家，專替裁製衣服，有時兼充買料職司，旁人以為很奇怪的事，二小姐卻目為司空見慣，毫不關意，陳太太雖很不滿意，無奈生性懦弱，不敢參加一語，幸而家產尚豐，維持她母女二人的簡單生活，簡實綽綽有餘，所以也落得裝癡裝聾地逞她所為。

二小姐對於經濟，既不生問題，又有楊司務從中運籌帷幄，謀新采奇，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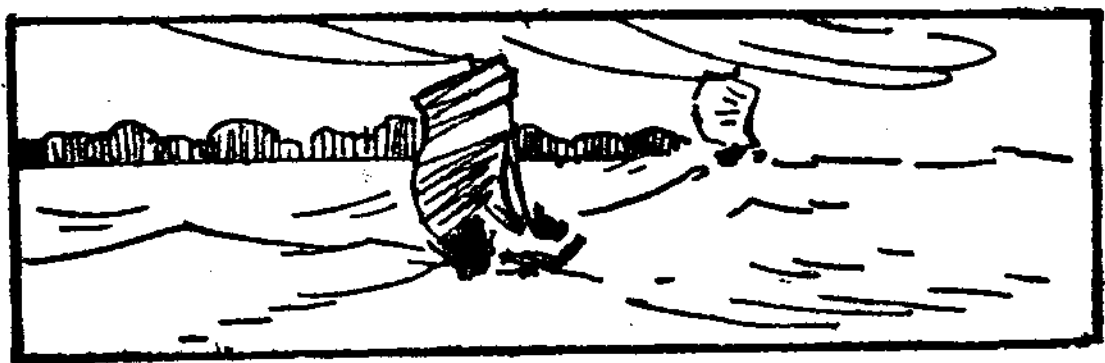


天說這件翻領短袖的襖兒不合式，須再做一件凹花緞荷葉邊的，明天說那條密綢的套裙不時了，要如何如何纔好，而二小姐總『維命自聽』一些也不肯違背，楊司務簡實做了她的衣服顧問了。自此以後，她所穿的衣裳，自然亦一天新奇一天，法蘭絨咧；印度綢咧；蟬翼紗咧；閃光緞咧；五花八門的衣料，都化了很貴的價值，託楊司務到上海去剪來，據說暗中被他不知賺了多少錢去。

青天白日的旗兒，招展到黃花鎮上來了，陳二小姐的衣服，未免也受着  
一番小小的黨化。

「現今剪髮後的奶奶小姐們，再不宜穿短衣裳了，頂時髦穿一件旗袍，外面再罩件緊狹的小馬夾，嬌嬌婷婷的走起路來，多麼好看呵！」楊司務現身說法地講，引得二小姐好似熱石頭上螞蟻，巴不得立刻就做。

「像你的身材，照普通尺六開闊的料，須八碼開外，現今惠羅公司，新到一批貨色，倒很流行，不過價值比較貴些。」一天的下午，楊司務執了一桿尺，



在二小姐身上橫一量豎一量，她並不顧忌，聽他在身上拊摸。楊司務量了一會，才這樣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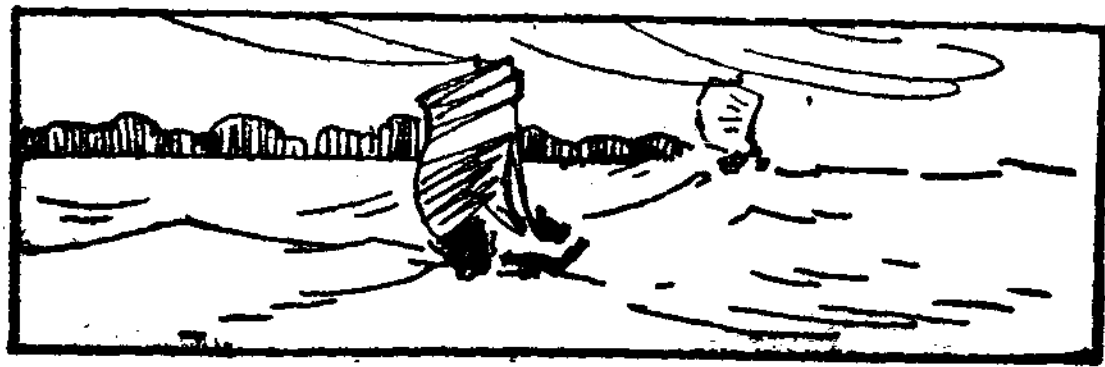
「你只管貨色新緻，做得入時，我決不嫌價錢的貴賤。」二小姐道：

「照呀！一箇人考究衣服，確實不在乎衣料的昂貴，二小姐真很明白底。至於做工，保你稱心，再有……」楊司務很得意地接着說：

「不要多煩了！你明天趕快去辦料，一星期內無論如何都要做好的，你可知道。」二小姐聽得不耐煩了，搶着說：

他應了一聲，就退下去預備明日出發的事了。這天夜間，陳太太又損失了一束鈔票，弄得忍無可忍，發作幾句，反被二小姐發了一片議論：「裝飾是箇人的愛美表示，旁人無干涉的餘地，況我是處在新女子的身份，當然不能不穿幾套特殊的衣服，做他人的標式。」陳太太聽了，也不知怎麼叫「愛美表示」，「新女子」，不過向她女兒出神了一會。

哈哈！楊司務此會又揩油了不少，背後還時常說：「沒有這班自命新式



的女子，教我們怎樣支持一家開銷呢？」

## 金鋼鑽石——丁允探案（一）

張德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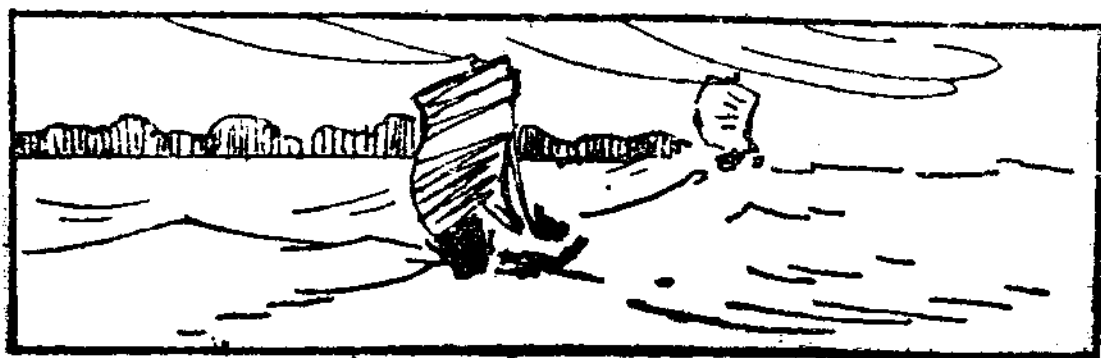
（上） 失竊

一天是星期日，我到我的最知己的小朋友丁允家裏去，想問他借幾本偵探小說，因為他是一箇很有名的小偵探，他所喜讀的亦當然是偵探小說了，因此他有許多偵探小說書，所以我想去問他借幾本來讀讀。

剛走到他家門口，恰巧他正從外面回來，於是我倆就很快活地到他的書室裏談話着，忽然聽見他父親的臥室裏，發出他父親的聲音道：「呀！不……好了！我的……金鋼鑽石不見了！……我的金鋼……鑽石不見了！……」丁允一聽，就立刻立起身來，走向他父親的臥室裏去，我亦就跟着他，很急促地走上樓去。——他父親的臥室在樓上，他的書室在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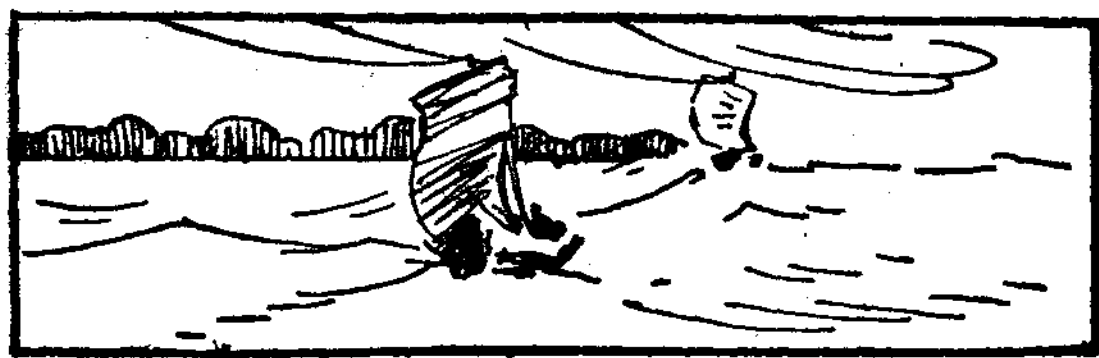
走進臥室，就看見他父親很匆忙地亂翻亂尋，還有僕人阿三，綽號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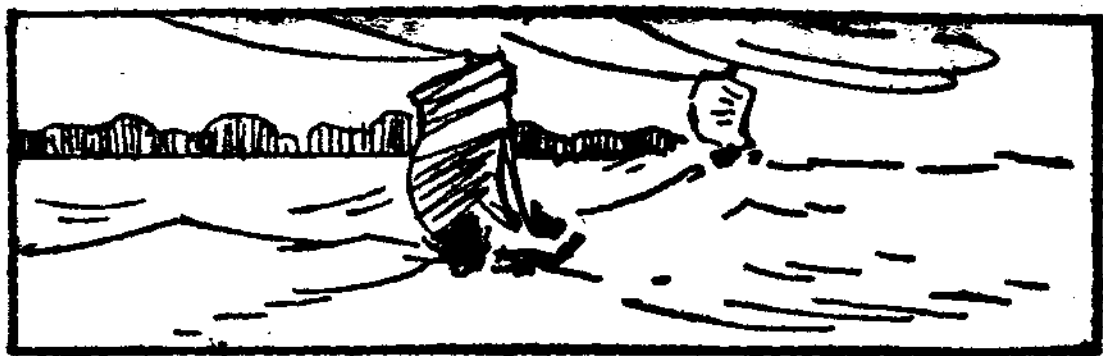
脚的，亦幫他尋着。我因爲是很熟的，所以只叫聲丁伯伯，他見我倆進來，亦就止了他的尋。慢吞吞向我倆道：「這樣尋，還尋不到，一定是給那大漢偷去了！」丁允很奇怪地問道：「父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請你告訴我，我或者可以查出來。」他父親素來相信他有很好的偵探本領，就很清楚地說：「我在半點鐘前，從我朋友處買來那粒鑽石，在這寫字檯旁把玩着，忽然想起我的帽子，還在朋友處，忘了帶回，因此就把那鑽石放在抽屜裏，而到我朋友處去了。等我回來，只見阿三立在臥室門口，身上帶着許多灰塵，急急地對我說：『不好了！有了賊了！』我忙問甚麼，他道：『剛才我打這裏走過，忽然在你臥室裏沖出一箇大漢來，我料他必定是賊，就上去捉他。他見我來捉，亦就回身和我打，打了五分鐘模樣，我一不留神，就被他打了一交，他就逃了。等我爬起身，恰巧你上來，』我聽了之後，就連忙走進去，一看，那寫字檯抽屜開着，再一檢查，那鑽石已失蹤了，於是我就喊起來了。」

## 〔中〕 破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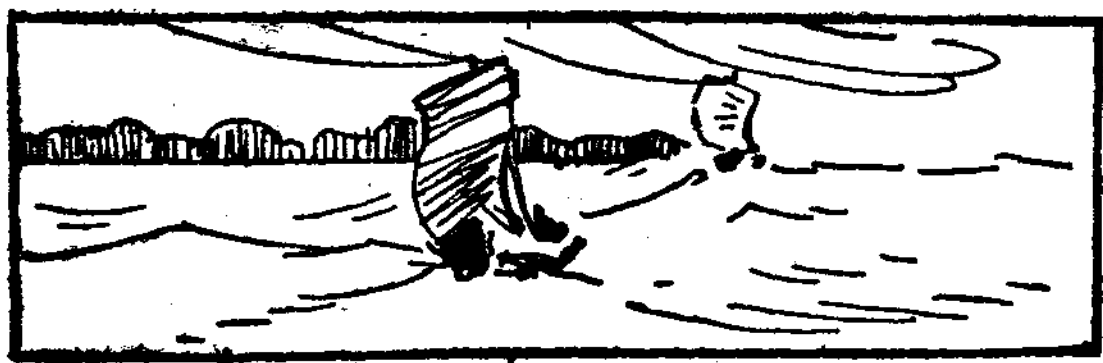


丁允聽完之後，就很仔細地檢查起來，我一俯首，就看見痰盂和一些痰倒在地上，不禁嚷道：「這痰盂依我看起來，打碎沒多時呢！」丁允的父親聽我一說，亦低頭一看，不覺奇道：「呀！這痰盂怎麼碎了！好奇怪！好奇怪！」

這時，丁允的頭東西地在兩處地方看着，我的視線跟他一注，原來是兩箇很新鮮的血跡，一箇在門檻上，很小，一箇在距離約半尺處，很大。後來，他又在抽屜前尋着一箇平頭的灰塵指頭印，便回身向阿三，看了一回脚，又看了一回手，再看了一回頭，便問道：「阿三！這痰盂是幾時打碎的你應該知道！快些說給我聽！」阿三答道：「這……這是我與賊打架時打破的。」丁允冷笑着說：「你好矛盾呀！你剛才說是在臥室外遇着那大漢而打的，現在卻說在室內了！這就足見你與這案有嫌疑了！況且賊既偷盜得手，總以速逃爲是，那裏有暇和你毆打呢？這就足見那大漢是偽造的了，還有那抽屜上一箇平頭的指印，恰巧你有一箇指頭的頭是平的，我想一定是你見我父親在看鑽石，就存了竊心，因此就在窗角偷看，因爲窗格積的灰塵太多，礙於呼吸，就用指



頭把灰塵拂去了些。這時恰巧我父親出去，你的神經亦暈木了，亦不顧那指上的剩灰了。片刻，你就大膽地進去了，當你開抽屜的時候，就把這異乎尋常的指印留了下來。至於那痰盂的打破，和門檻上和稍遠的二箇血跡，是你剛才把鑽石納入你的袋裏時，恰巧我父親回來，你聽見扶梯聲，恐怕給人看見，就想逃避，那知急忙間一脚把痰盂踢碎而跌了一交。因此你的鞋子濕了，當時你的嘴恰巧跌在門檻上，就磕出牙齒血了，跌下去的時候，你的手正向下，恰巧在那邊睡着一隻貓，你的手指正對着牠射去，於是那不幸的貓就瞎了一隻眼睛，而你的手指上亦就染了血。你因為迫於時間，不及把牠拭去，就這樣走出門外，恰巧我的父親走到，你就說了一篇假話，想瞞過去。還有，那牙齒血和碎痰盂的距離，比常人的長度來得長，只有你這長腳和牠差不多，現在你還是知趣些！快把那鑽石拿出來罷！——阿三見他說得好像親眼看見差不多，於是就從袋裏摸出那金鋼鑽石，還給丁允的父親，並且求他恕他的罪惡，讓他改過，丁允的父親因為他平時很忠實，並且已傭了多年，因此就恕了他。



(下) 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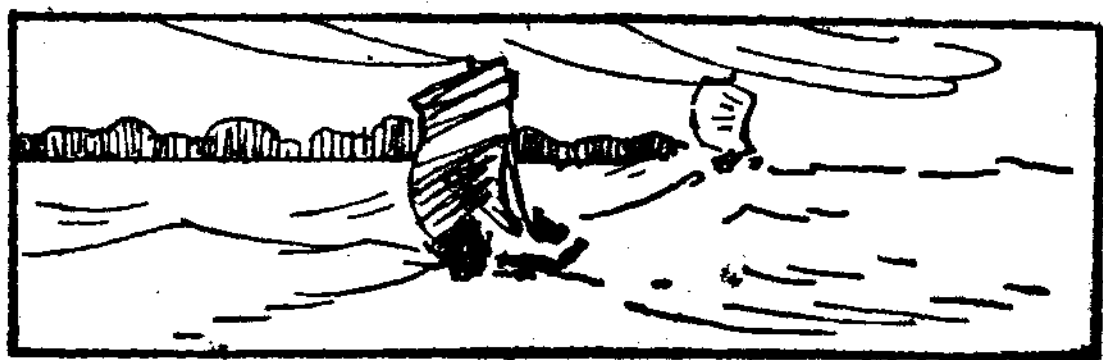
破案後，我倆仍舊回到書室裏。

我問道：「你這案怎麼破的，怎麼破得這般快？連三十分鐘還沒滿，請你把這案的原理告訴我！」

他喝了一口茶，才很得意地道：「阿三從來沒做過賊，這次偶然做了賊，卻被我破了，他不幸呀！」

我剛走到樓上，就看見窗格的角裏缺去一片灰塵，這是很明顯的，當時他並不介意。後來聽父親說的話，我就決定沒有賊來過。因為我從來沒聽見過，做賊的偷盜得手，還回身和捕賊的打架，經過了五分鐘才去的。要是做賊的真敢這樣，那麼，只要堂而皇之的來搶好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偷偷摸摸呢？況且阿三既遇賊，必定要大聲喊捉，為什麼他一聲不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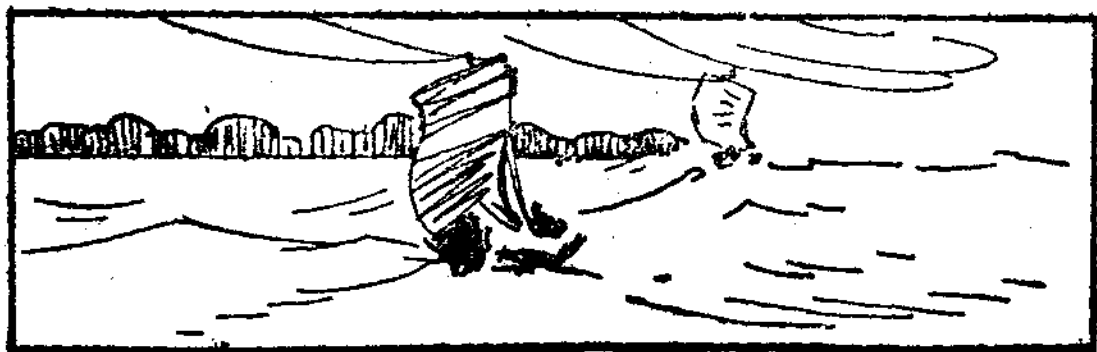
我看見了痰盂水，一考察，見並沒十分印進地板去，知道是剛才打碎的。並且在水漬中還隱隱約約留着半箇很大的脚印，一想，我家裏只有阿三的



脚有這樣大。

抽屜前的平頭手指發見了，我就連想到窗格上的灰塵了，於是我就假定了阿三偷時狀況，因為只有阿三有這種指頭，並且還有那闊大的脚印作助，所以我就決定是他所爲的了。

後來，我又發見了二箇血跡，我想他必定不會同時弄出二箇血跡，況且另外一箇血跡血多得很，我察他沒有什麼大傷痕，所以我料這血必定不是他的。一細看，二箇血跡的顏色有些不同，後來，我在門檻上的一箇血跡，嗅出些口臭氣來，於是我就料牠是牙齒血。我再在另一箇血跡裏尋出一根白毛，於是我就決定牠是動物身上的血，而一定是那動物盤伏睡着，因為在血旁有一箇糊模的形跡在着，別的動物不會這樣盤着，並且沒有這樣的毛，只有狗、貓。再一細想，就決定是貓了。因為一隻動物不能立刻把牠弄出這許多血來，所以我就決定是一隻貓熟熟地睡着，而不幸被阿三弄瞎了一隻眼睛，就叫了一聲很快的竄走，所以我父親亦沒有覺得。要是是一隻狗，那就不能立



小說

時竄走，而在臥室裏亂跳亂叫起來了。於是我的父親就要很奇怪地告訴我，現在父親一聲亦沒說，所以我就很堅決地確定牠是貓的血了。

再經我察見阿三鞋上濕，指上血，（只留得一點點，因為恐怕被人發覺。）口邊血，（只有脣邊的形跡。）於是我就完全明白了。

我聽完之後，就把大略記進記事冊裏去。一面問他借了幾本偵探小說，告辭回家了。臨走時他還說了聲：「我的小華生再會！」我亦答了聲：「我的小福爾摩斯再會！」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一元五角

爲什麼要編這部書有兩箇原因

一 爲貫徹文學革命的宗旨

二 爲應新舊文學過渡時代的要求

內分五編如下列

第一編 新文學的根本觀念

第二編 新文學的實質研究

第三編 新文學的形式研究

第四編 新文學的種類

第五編 新文學的組織

---

洋裝二冊 一元五角



# 劇

# 本

劇本

## 繡花枕

晨光

登場人物：

曹太太 年約四十歲左右之中年婦人。

曹亞仙 十五六歲之舊家庭女子。（曹太太之女。）

辛思潮 十六七歲之女學生。

瞎子 算命先生。

阿梅 曹宅的侍婢。

張媽 曹宅的女僕。

顧東夫 年約四十餘歲之男子。（曹亞仙的母舅。）

送電報人。

佈景：

曹宅的內室。右邊通大門，左邊有門通飯廳。背面有一



張籐榻。兩旁兩對靠椅，中間均夾以茶几。中央一張小圓桌，桌上有花瓶。桌邊有兩張坐杌。牆上掛的是不倫不類中國舊字畫。中間夾貼着——『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辟邪符。在邊牆角裏掛着一箇——『朝山進香』的黃布袋。

幕徐徐啓，聽得算命先生弦子的尾聲。曹太太坐在籐榻上，瞎子坐在右邊下面的靠椅上。侍婢阿梅在右邊門旁站着。曹太太 你說的話我不大懂，你看我們小姐可以出去讀書嗎？

瞎子 太太！我是據命直言的。我們算

命都是據命直言的。

曹太太 據命直言是怎樣呢？

瞎子 府上小姐是萬萬不能出去讀書的；照這位小姐的命，在十八歲以內大門檻都不能踏出的。

（時亞仙坐在籐榻的旁邊，手垂着置在榻上的——繡花枕。聽瞎子的話，微仰其首，斜目凝視，表示一箇天真爛漫的樣子。）

曹太太 爲什麼呢？

瞎子 太太你知道，我不過是據命直言。這位小姐是未年生的，未年是屬羊，正合着命書上說的『女命羊，爛遭殃。』

「她的時辰恰巧又落在丑時，丑未相衝，太歲臨頭，這是五忌六衝之一，不是頑的。」

曹太太 照你這樣說來，我們小姐難道一輩子不能出門了嗎？

瞎子 那……那……那是不對的。照小姐的命看來，幸而這日子好，不過她生在己巳日，己巳日是金飯籬坐命，一生富貴榮華，吃着不盡。（曹太太領首微笑。）況且方才我說小姐十八歲以內不能出門，到十九歲紅鸞星現，逢凶化吉。包你得到一箇如意郎君，所以照小姐的命，不必讀什麼書。這一隻飯籬娘金

家夫家都吃不了咧！

（亞仙以巾掩面，羞慚無地。）

曹太太 你說的話是不錯的。我是因為我們老爺在上海交易所辦事，你寫信回來，想叫小姐到上海去讀書。我們的鄰居——辛小姐又常常來勸我們小姐到本地學堂裏去讀書；我想我們家裏有吃有穿，何必讀什麼書呢？

瞎子 不錯！不錯！太太的高見不錯！

小姐們讀什麼書呢？

亞仙 媽！媽！你看這枕頭上的花繡得多麼好看呀！媽！我要學繡花咧！（作嬌嘖狀）

曹太太 亞仙！我們這種人家，讀書尙且

不必，豈有學那苦極不堪的手工呢？

瞎子 不錯，那繡花針是鐵器，小姐命內有五忌六衝，鐵器也是一忌。就是廚房裏用的剗刀，房間裏的剪刀，都不要去碰牠才好。

亞仙 媽呀！這瞎子怪討厭的，給他錢叫他去吧！

曹太太 我還有兩句話沒有說完咧。（向

瞎子）先生！我對於這件事，實在委決不下。所以我前月到杭州去進香，我暗

暗地禱菩薩求一堂籤。

瞎子 哦！這籤詩上怎樣說呢？

曹太太 讓我拿出來念給你聽。（走到圓

桌旁，抽開小抽屜，拿出一張黃紙條。

說道：）這張籤詩，我是請隔壁王先生念給我聽的。這是一百零八籤中平。籤詩說：『凡事莫強求，安居自免愁。大海浪未息。逆天禍臨頭。』

瞎子 『安居自免愁。逆天禍臨頭。』這兩句和我剛才說的都不錯呀！

曹太太 菩薩的話當然不會錯的。不過昨天隔壁的辛小姐又來說女子不讀書，怎樣怎樣的不好。我總不大放心，所以今天請你先生來算算命，可能叫小姐出去讀書。

瞎子 不能！不能！萬萬不能！

曹太太 張媽！（張媽從左邊門進來）你拿兩毛錢給先生。你再領他出去。（張媽返身取錢，付算命的。）

瞎子 多謝！多謝！（立起身來）想不到菩薩的籤詩，居然和我說的一樣！（張媽領算命先生從右邊門出去）

曹太太 （把黃紙籤詩摺好了，放在抽屜裏。向亞仙說道：）現在我決定了，你不要出去讀書吧！反正在家裏是有吃有穿，是很舒服的。

亞仙 （移步至左邊靠椅上坐定，拿着榻上的繡花枕在手中把玩，愛不忍釋。

劇本

媽呀！你看那枕上的花是怎繡的？繡得這樣好看呀！

曹太太 亞仙！你看這枕上的花是很好看。但是我看你的品貌也同這花一樣的好看呀！

亞仙 但是我不讀書，恐怕……  
曹太太 呀！你又說了！你有了這種花一般的品貌，那愁對不到好姻緣？你不聽見方才瞎子說你到十九歲紅鸞星就發現了麼？那就何必讀什麼書呢？

亞仙 （作羞慚萬狀）媽呀！你爲什麼這樣相信瞎子的話呢？

五

曹太太 並不是我一定相信瞎子的話，因為菩薩也是這樣的說呀！況且我也真捨不得你出門去呀！

亞仙 籤詩上的話是更加虛了，我想菩薩是泥塑木雕的，那裏會有靈性呢？那種籤詩都是和尚與廟祝們搗的鬼……

曹太太（雙手亂搖）你……你……你快，快不要說這些話。菩薩是很有靈性的，不要被菩薩聽見了，是要惹禍的。

亞仙（微笑）那末媽媽你既捨不得我出門去，本地的學校我也願意去。況且隔壁辛家姊姊也在那裏，我同她一塊兒讀書，不是很好麼？（手中仍玩着繡花

枕）  
曹太太 我看那辛家的姑娘穿的衣服跟踮踮，說的話噉哩咕囉，一句也懂得不得，我恐怕這箇人靠不大住。你是「千金之體」怎樣可以同她一起呢？

亞仙 媽呀！你不要說我——「千金之體，」一家人和一箇人是不能預算的。富的那有富到底？窮的未必窮到死？到了無奈何的時候，字也不識，手工也不會做，那不是活活的等死嗎？不是和街頭的乞丐一樣嗎？還說什麼「千金之體」呢？

曹太太 你的話實在不錯，但是像我們這

份人家，整千整萬的銀子存在銀行裏，你爸爸又在交易所裏辦事，一賺就是上萬的銀子；你想這樣那得會窮呢？

亞仙 但是我想沒錢的人家，女兒尙且要念書，難道有錢人家反不去讀書嗎？

（亞仙之母舅——顧東夫自右門入，狀甚懊喪，坐右邊下首靠椅上。曹太太和其女——亞仙起立招呼，各就對面坐。）

曹太太 阿哥！你滿面的不快活，可有什麼人得罪了你？

（東夫拍案嘆氣）

亞仙 舅舅！你可曾吃過飯？爲什麼不

劇本

開口？

（阿梅進茶三杯）

東夫 我飯早吃過了，也沒有人得罪我。但是我很愁悶……

（亞仙目視其母而笑）

曹太太 這真奇了！你究竟愁的是什麼呢？你快點說吧！

東夫 我愁的卻爲你們，不過我當然也有聯帶關係啊！

曹太太 吓！怎樣你的話沒頭沒腦的；還像了翠屏山中潘老丈說的『你不說倒明白些，說了倒更加糊塗了。』（回首向

亞仙）亞仙！你可猜得出來？

七

亞仙 我也猜不出來；恐怕不會有什麼好事情吧？

張媽 哦！哦！我曉得了！舅老爺恐怕是同我們小姐做媒沒有成功，所以不快活吓！

亞仙（向張媽怒目視）啐！你又插嘴了。

東夫 我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的事情。（冷笑）

曹太太 阿約！好阿哥！你快說了吧！不要這樣的藏頭露尾吧！

東夫 你們女人家足不出門，那裏曉得外面的事情啊！

曹太太 什麼事情呢？

東夫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唉！

曹太太 唉！無論什麼事情，請你快點說吧！

東夫 我問你……

曹太太 問我什麼？

東夫 我問你，你家的錢是不是完全存在外國銀行裏？

曹太太 怎樣？是完全存在外國銀行裏。

東夫 那末現完全沒有了。

曹太太 呀！怎麼完全沒有了？

東夫 你們女人家不識字，實在是什麼

都不知道。這是因為現在中國與外國正在鬧什麼『經濟絕交』咧！『抵制劣貨』咧！……

曹太太 我這幾天，也是聽見門外小孩子們唱那什麼『抵制劣貨』的山歌；我想這與我們的家私有什麼關係呢？

東夫 你可知道，這外國銀行是某國人開的，他們本是想吸收我們中國人的現錢的。現在我們中國人既不同他往來，他們就週轉不靈了。可是他們的心真很毒！他們知道中國人這一次齊心了，他們就暗地把所有中國人存的錢，一起運到本國去了。忽然宣告停業，負責的人

劇本

都跑光了。你想你們所存的錢，現在還有嗎？

曹太太 (倒榻上大哭) 啊啣！娘舅呀！

東夫 噫！(起立) 怎麼哭起我來了！

亞仙 媽呀！金錢是身外之物，何必這樣悲傷呢？

曹太太 呀！你好說得輕鬆的話！你可曉得你爸爸一生辛苦掙下的家私，恐怕中國人自己辦的銀行靠不住，所以一起存到外國銀行裏。現在沒有了！我們立刻變為窮人了！正中了你方才說的『富的那有富到底』這句話了！(大哭)

亞仙 (向東夫) 娘舅呀！既然這外國

九



銀行倒了，那我們爸爸的交易所聽說是完全靠某國人的，那又怎樣呢？爲什麼爸爸沒有信息來呢？

東夫 對了！對了！但是這箇消息，我是在報紙上看見的；銀行現在已經得了電報了，恐怕你們爸爸就要有信來了。（送電報人持電報自右門入，口呼曹家的電報 東夫接電報·送電報人仍由右門出。）

東夫 上海來四等電……（向曹太太曹小姐）的確是妹夫打來的。

曹太太（作急切狀）好！好！你快念給我聽吧！

東夫（念道）『某國銀行倒，交易所失敗，余牽累被押。』不好了！

曹太太 什麼？什麼不好？我不大聽得懂。

東夫 唉！『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曹太太 吓！急風偏偏碰着你箇慢郎中，快些講！

東夫 外國銀行倒了，交易所完全失敗；現在人家同妹夫打官司，押在新衙門了。（亞仙拭淚）

曹太太 啊！天呀！（倒在籐榻上）啊！娘舅呀！那末叫我怎樣呢？

東夫 倒霉！倒霉！又把我哭進去了！

這樣吧！你且不要哭，哭也無益的。現在讓我到上海去一輪，看看他到底怎樣；或者還可以幫幫他的忙。你看怎樣？

曹太太 好！好！你趕緊就去，馬上動身

東夫 哦！但是……（作躊躇狀）

曹太太 哦！我曉得了。你的老毛病又來了。你且拿二十元去做盤費吧！但是以後我們也是同你一樣了，恐怕你也不像往日來的通融了啊！（授鈔票二紙）

東夫 所以我說有聯帶關係，否則你家的，何必我要愁悶呢？

劇 終

曹太太 好。快快去吧。

（東夫忽忽由左門出）

曹太太 （頓足長嘆）（退坐榻上）（向

亞仙說道：）亞仙！現在我們怎樣辦呢？我同你都是女流之輩，以後的日子總要有箇好方法才能過去咧！

亞仙 嗎呀！現在我們變爲窮人了。但是我們家裏還有些股票和人家的押款借款，以及存的現錢，合攏起來，差不多還有一萬多；還可算中人之產，我們一方面託娘舅到上海同爸爸想法，讓他安全回家，一方面我們還想些生利的方法才好。

一一

曹太太 但是有什麼好方法呢？

亞仙 我想我們女子不能出去做事，多是不讀書的緣故。現在我想決計去讀書，將來或者也可以自立。媽你看怎樣？

曹太太 好是好的，但是菩薩和算命的都說你不能出去讀書的。

亞仙 這些話到底是虛的，就是真的，現在也顧不得了。

曹太太 但是你總要有箇人照應才好啊！

亞仙 隔壁辛家小姐不好嗎？我們何不去請她來呢？

曹太太 也好。

（亞仙叫阿梅去請辛小姐）（阿梅從右

門出）

亞仙 （走到籐榻旁抱繡花枕在手中）  
媽呀！我去讀書時，這繡花枕我要帶去的，我很愛牠啦！

曹太太 那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你小心一點，莫弄壞了。

亞仙 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的喜歡這箇繡花枕吓？不過我想……

（阿梅引辛思潮女士從右入。）

（母女二人同起立招呼讓坐。辛女士坐圓桌旁的左首坐杌上。見曹太太面有憂色而對己又很殷勤，表示詫異狀。亞仙坐右邊杌上，曹太太坐左邊靠椅上。）

(張媽進茶)

亞仙 辛姐姐！你爲什麼好幾天不到我家來？

辛思潮 這幾天我們學校裏預備開一箇懇親會，忙得沒有空。我也很想來看看你，但是你今天叫我來可有什麼事呢？

亞仙 (手仍抱着繡花枕) 好姊姊！我現在決定去讀書了，我要請你照應我呢

思潮 (表示詫異狀，並回顧曹太太)

怎樣呢？你決定去讀書了！(向曹太太)  
那末伯母你可曾允許？

曹太太 唉！辛小姐！我們如今不比從前

劇本

了，我們的財產受外國騙子的累，一起損失了。所以……

思潮 哦！莫非你們的錢多存在某國銀行裏嗎？現在聽說那銀行已經倒了。

曹太太 辛小姐究竟在學堂裏，真是靈敏得很。的確被你猜到了。並且我家老爺做的交易所也閉了，他還在上海吃官司呢！

思潮 這也是很不幸的事！

亞仙 我想我們現在既然窮了，將來總要想過活的方法，所以我想決定去讀書，不知道你的學校現在還招生嗎？

思潮 我們學校開學還不到一箇禮拜，

一三

我替你說大概可以去的。

亞仙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喜歡這繡花枕，我到學堂去，我一定要把牠帶去的。

曹太太 辛小姐！我們亞仙的品貌也同這繡花枕一樣的好看；但是，她從小嬌養慣了，請你總要好好的照應她；我就感激不盡了！

思潮 哈哈！照應咧自然是我的責任。但是這繡花枕的問題，待我來和你們解決了吧！請你們拿一把剪刀來。（阿梅取剪刀置桌上。辛女士奪亞仙手中的枕，把縫線拆開，稻草和破棉絮紛紛落桌

上。）不讀書的人肚子裏，就同這些破絮和稻草一樣。（向亞仙）你可還歡喜牠？

亞仙 好好！好！我今覺悟了！我再也不喜歡這敗絮其中的繡花枕了！（把枕頭套子也剪破了，以示決心。）

曹太太 辛小姐這樣一譬解，真比菩薩的籤詩和算命先生的話說得明白些。我如今佩服辛小姐了！我再也不相信菩薩的籤詩和算命先生的話了！辛小姐！謝謝你！你是我家的救星！

閉幕

##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簡章

- 一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為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為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第二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學生文藝叢刊五卷二集

被選人

選舉人



# 圖畫用書

本局所出  
圖畫各書  
素著聲譽  
凡名家不  
肯輕傳之  
秘下列各  
書無不明  
白詮述分  
條詳解并  
附以精圖  
學者按法  
練習登堂  
入室進步  
甚易

|          |    |         |
|----------|----|---------|
| 水彩畫臨本    | 四冊 | 第一二每冊四角 |
| 鋼筆畫臨本    | 四冊 | 第三四每冊五角 |
| 水彩畫百法    | 一冊 | 七角      |
| 毛筆畫百法    | 一冊 | 六角      |
| 水彩畫風景寫生法 | 一冊 | 七角      |
| 人體寫生法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學畫初步     | 一冊 | 三角      |
| 近代名人畫範   | 四冊 | 二元四角    |
| 名畫選粹     | 二冊 | 八角      |
| 近世一百名家畫集 | 二冊 | 一元      |





# 游藝



## 菊花栽植法

金薄榮

百花栽培之法，惟菊最難，非素有研究，則枝梗易枯，花蕊不茂。余最嗜菊，每歲栽植，必躬親其事，分栽澆灌，詳加考究，本以舊法，參以新意。年來更事推求，栽法頗稱簡要，爰特詳錄於後，想有淵明之癖者，亦所樂聞也。

種菊之法，必先製泥。三伏天燒火土過篩，（即難覓火土之處即將肥泥曬乾過篩亦可）冬至後，入糞作堆。交春後，撒開曬乾，以備取用。

擇種爲種菊第一要務，種細則花心內之瓣，重重疊疊，花雖開卸，猶有含情不盡之慮。





扦插宜選肥者，折三四寸長一枝，插入前製土中，入泥寸許，每盆只可插七八枝，插時葉下梗子，宜留一粒米長，庶不洩氣，此百種百活之法也，初插日避太陽，夜就露水，俟已活定，又須曬太陽，如不曬太陽，則花開無色。

立夏後，分盆，只可分一枝，多則開花無力，不能大朵，至芒種節後，斷尖，將苗尖摘去，只留梗上四五葉，餘者摘盡，即所留葉之叉內所發新芽，隨發隨摘，其去泥一二寸所發新芽，均留之，從土內發出者，更妙，俟新芽長定，方可剪去上節光梗，至開花時，自然不長瘦矣。

擺花盆處，須擇當陽寬廠地方，不要擺密，恐其轟葉，玩花須玩葉，玩花一月，玩葉一年，至開花時，無一片敗葉方好。惜葉在泥乾濕得宜，伏天澆水，早上須乘露水未收，晚邊候熱氣稍退，方可澆之。一天二次，不可有缺。如天陰泥不乾，則不必澆。盆內之泥如開裂，急宜掀鬆，不然，所澆之水，全從裂縫出矣。

四五月，最易生蟲，必先治之，法用生蠶豆根殼葉泡水，間時灑之。盆內之泥，初不可滿，以便注水，留為結蕊時添放，以助花力。水須河塘水為



佳井水長苗不旺。水須從盆邊澆入，免至濺起泥渣沾污葉上。盆內用松毛或碎棕，或老糠，鋪在泥上，以便壅肥。壅肥至白露後宜淡，切不可濃。一分肥，九分水，過濃徒長枝葉，不開花。至發蕊時，方可加肥。三分肥，七分水，至秋深再加肥。一分間日一壅肥，間日一澆水。

最與菊相宜者，用蟹搗汁和水壅一二次，開花分外鮮豔。花蕊每枝頭，只留一顆，餘皆掐去，自然精神完足。

## 蜻蜓獨立

宋·倬雲

材料——厚的畫圖紙，顏色。

用具——剪刀，畫圖筆，相等重的二小方鉛片或錫片。

製法——先以厚的圖畫紙，照第一圖畫好——用顏色畫更好——次以剪刀剪去四邊的餘紙，即成蜻蜓的全部形。再用等重的錫片或鉛片兩小方，粘於左右前翅的後邊——兩邊的地位要一樣——式如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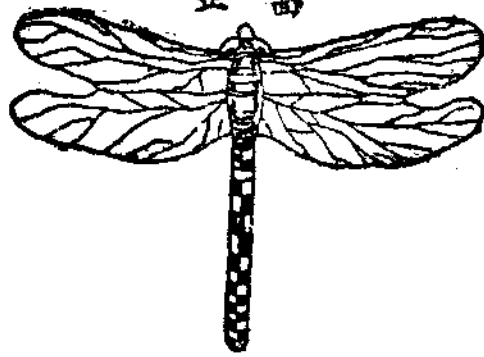


游  
藝

蜻蜓便做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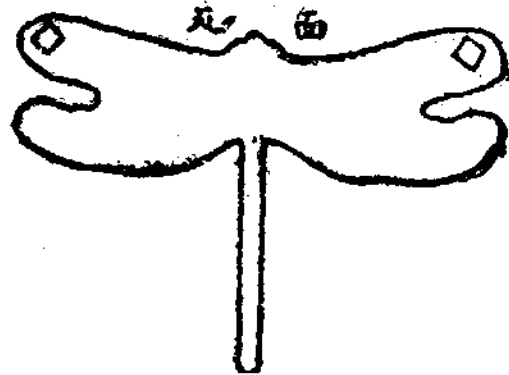
第一圖

正 面



第二圖

正 面



玩法||可以把蜻蜓的尖端，獨立在手指上，或其他物件的尖端上，如無風吹動，可以永久不掉。

### 活動魚燈

材料||竹，紙，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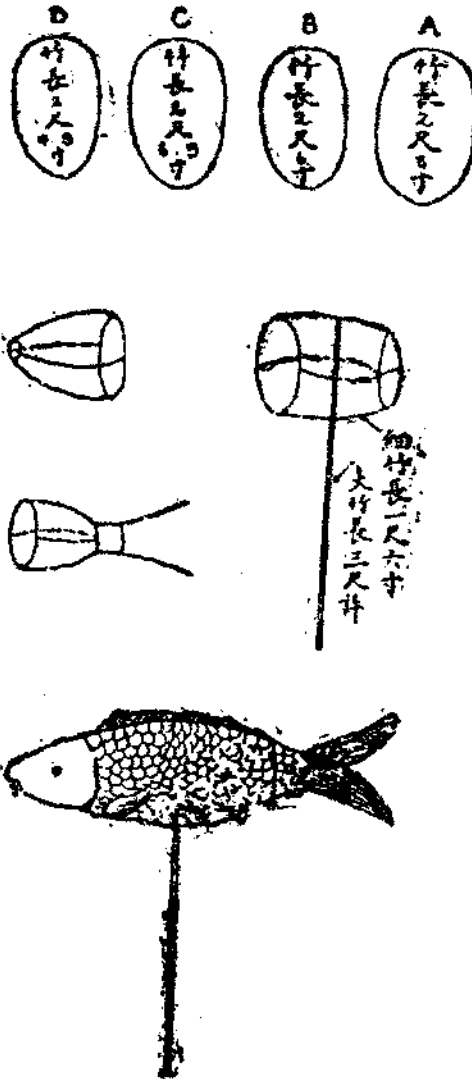
林·麒·麟·

■



用具——刀，剪……

製法——先削竹製成四圈，再削小竹數條，大竹一條，取A B兩圈，共繫如（ㄅ圖）成爲魚身，又取C圈及小竹條又另製一小圈，相繫如（ㄆ圖）



成爲魚頭，再取D圈及小竹條相繫如（ㄇ圖）成爲魚尾，將各部以線繫於圈之上下端，再糊以紙，繪以顏色如（ㄏ圖）

玩法——將此燈，持之左右搖動，則魚頭魚尾皆能生動如真魚一般。



游  
藝

## 藥品做成的猴子

六

黃克良

藥品 身 辛夷花一枚。

四肢與鼻 蟬衣一隻（取其四肢與鼻）

目 赤小豆二粒。

帽 木通或檳榔一片。

小石山 海浮石一塊。

膏藥肉少許（用以黏貼）

裝法 1. 先以赤小豆貼於辛夷花上面爲眼

2. 次以蟬衣的鼻，貼於兩眼之下。

3. 再以蟬衣的四肢，也一一貼上。

4. 乃取木通貼於頂上爲帽。

5. 然後把他貼在海浮石上，便成。



附言||以上藥品，中國藥店，均有出售，其價甚廉。諸君有暇，試作一具，僅費三四銅元耳！

## 五九棋

蔡振榮

名義||五月九日，是國恥紀念日。

宗旨||毋忘國恥，兼磨練雪恥的精神。

規則||棋盤棋子佈置如下圖：

|   |   |  |   |   |
|---|---|--|---|---|
| ① |   |  |   | ① |
| ② |   |  |   | ② |
| ③ |   |  |   | ③ |
| ④ |   |  |   | ④ |
| ⑤ | ○ |  | ○ | ⑤ |
| ⑥ |   |  |   | ⑥ |
| ⑦ |   |  |   | ⑦ |
| ⑧ |   |  |   | ⑧ |
| ⑨ |   |  |   | ⑨ |



游  
園

八

輪走；每次一格，相遇就喫。○喫9；9喫8……1喫○（惟夾一數或二數者不能喫如9對7之類）被喫之子就翻過來。黑變白，白變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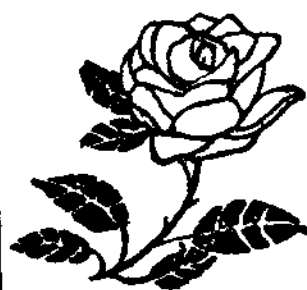
附註——子之兩面寫字：

一面寫白字，  
一面寫黑字。被喫為敗。



雜

俎



趣  
話

我來幾個門檻

丁·仲·歐·

當你黃包車上橋的時候。倘有乞丐在你後面幫着推送。那你不要以為他是服膺那句「人類應有互助之精神」的話。而口頭的感謝他。

你趁電車的時候。那賣票員不要你買票。那你不要以為他是和你客氣。而覺得不過意。硬要他賣票給你。

你穿皮袍的時候。切不可在人面前常常翻過來。抹抹他的毛頭。而使人疑惑。你是箇沒有穿過皮袍的。





你遇到女子。切不可和她過分親近。因為「紅樓夢」上寶哥哥有句話說「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泥遇了水。豈不是要溶化嗎。

你投稿到「學生文藝叢刊」上去。卻署了一箇「：幾箇門檻」的標題。可不要說些外行話。惹得那位編輯先生罵你「門檻不精」

## 苦 話

### 寒窗苦語

潘玉宇

朔風颯颯。吹斷遊子之魂。臘鼓琴琴。擊碎離人之夢。曠昔之夜。岑寂無聊。孤窗對影。殘燈欲施。際斯時也。客況蕭條。羈旅味苦。舊恨未釋。新憂縈懷。俯仰身世。百感交集。浮生廿餘年。何啻春夢。前途蹇舛。甚後懲前。懔然神恍。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拈筆書楮。無限歎歎。蒼涼之調耶。變徵之音耶。亦聊示黃梁醒後。痛定思痛之意云爾。至於迴腸蕩氣。勢所不免。令我自觀。更增怛怛。又豈徒淚濕青衫而已哉。爰識數言。以爲楔引。時民國十五年季冬。吳興豫怡。



軒主人漫識於孤窗殘燈夢冷室。

吁嗟昊天。我生不辰。已爲大不幸事。矧復愁病侵身。豈不尤可扼腕傷心。溯自余呱呱墮地以來。日邁月征。雙丸競轉。寒暑已易二十餘度矣。此二十餘年前。十餘年。齟齬孩提。倥侗無所知識。大好韶光。盡銷磨於竹馬嬉戲中。後十餘年。爲求學時代。歐風美雨。震撼腦海。於是見獵心喜。中西兼修。然欲知此之乎者也。也。A B C D也。不啻爲害我之具。文字誤人。尙何可言。多愁多病。寧不痛哉。故我二十餘年中。之後十餘年。又可分爲兩小段落。上六年。黃卷青燈。芸窗埋首。坐破寒氈。努力攻苦。詎識已爲文字奴隸耶。下六年。愁病逐至。罔有樂趣。藥爐茶鐺。結不解之緣。總之流水無情之歲月。當不知復生幾許愁病耶。興念及此。曷勝憮然。

雖然。余豈生而多愁多病哉。十餘年以前。我尙爲一活潑潑地之甯馨兒。不解何爲愁苦。天真爛漫。憨態可掬。其時亦不自知也。迨至勝衣就傅。略識之無。卽覺愁眉不展。若有隱痛。延及近時。則頹唐愈甚。暮氣愈深。大有日暮途窮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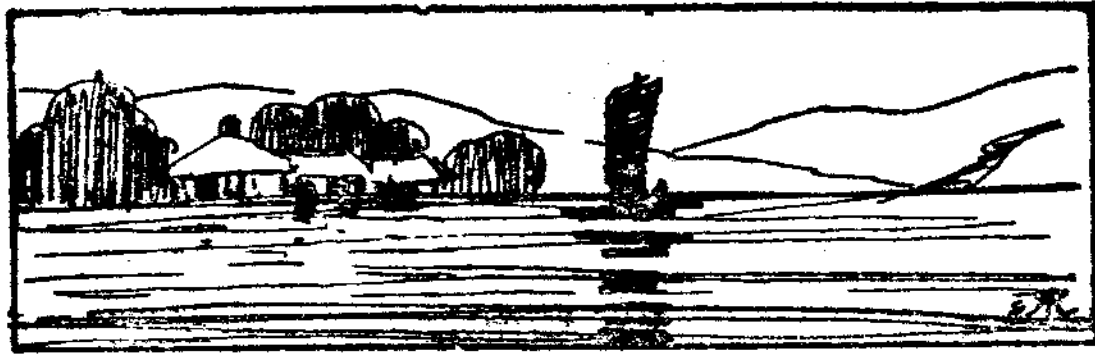
躊躇滿志。一變而爲泄泄沓沓。元龍豪氣。盡歸烏有之鄉。愁來病去。日困愁城。不可振拔。然盱衡時局。神州板蕩。中原鼎沸。玄黃血戰。亡國無日。乃不寒而栗。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有心人得勿太息悼乎。而又加餒生身軀羸弱。不任五更燈火之勞。是以由病而咳。由咳而失紅。血花繞舌。牀榻呻吟。輾轉遂成肺疾。噫。一失足成千古恨。長吉嘔心。莫醫恨骨。君苗焚硯。別有愁腸。愁愁病病。儼然一病夫矣。由是可知我之愁病。所以多於他人者。非偶然也。而况愁之一字。實爲孕病之厲階乎。誠不能不歎我之命途偃蹇矣。崔駟命折修文。子安心傷早世。我將奈何。搵淚愴懷。惆悵欲絕。若以吾爲多情之張君瑞。賈寶玉。則我非其人矣。一喟。

余性恬靜。訥於言語。自束髮受書。卽雅不好與犂角兒童輩爲伍。作迷藏鬪草之戲。迄入學校以來。更乏活潑精神。人皆曲踊距躍。蹴鞠競走。虎虎有生氣。余獨枯坐斗室。向故紙堆中討生活。苦功用盡。幽憂無限。於是愁病叢生矣。形如齋廚之鶴。骨若藥店之龍。庭茶憔悴。肌膚瘦削。引鏡自窺。已非昔日廬山面目。



矣。而連年與病魔宣戰。幾爲垓下項羽。險瀕於危。幸未名登鬼錄。然懨懨一息。殘喘苟延。恐亦終不免爲夜臺中人耳。嗚呼。書中自有千鍾祿。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實古人欺人之語。我幾爲其誑煞。世烏覩有書生飛黃騰達哉。卽或見之。亦必自吮癰舐痔而來。我無如許長舌。安能爲賣國殃民賊首罪魁之走狗耶。今而後真知文字之害矣。則吾之所以多愁多病者。非無因也。悲夫。

工愁多病。乃紅閨少艾積習。不意余以堂堂男兒七尺之軀。亦竟蹈之。可恥孰甚。每誦李賀詩曰。我當二十不稱意。一心愁謝如枯蘭。又不禁爲雪涕無算。慨我藐躬。自墮塵寰。於茲廿餘載。身世飄零。胸懷佗僚。目擊國家艱危。社會變遷。白雲蒼狗。每下愈况。凡所經歷。無不令我抱悲觀者。可知此日積月累之八千七百餘日中。無不爲愁城所困也。而烏飛兔走。韶光易逝。歲月荏苒。不爲吾少駐剎那。茫茫前途。愁城日增。吾誠不識彼蒼者天。欲使我稅駕何所也。然醜顏易凋。韶華難留。時乎時乎不再來。少弗努力老奈何。是又我所宜忱惕而警勉。



者也。

湯卿謀曰。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遇佳人。余誦之。淚沾襟袂。因署其居室曰三哭館。嗟乎。人生世界。艱難多端。瞻彼前途。誰能識我。余不禁大哭而特哭矣。或曰。子其有神經病歟。何無痛而流涕耶。曰。惡。是何言。子無痛。安知余亦無痛乎。且痛有無形有形之別。喪父母。死妻子。此有形之痛也。遭坎坷。不得志。此無形之痛也。余今雖無有形之痛。而實有無形之痛。安得不痛哭哉。抑猶有言者。有形之痛。痛易消。無形之痛。痛難除。余更當不暇哭矣。恐他日更有痛於今日者。天何言者。一旦國亡。毒龍大獸。同歸於盡。余將更預儲一副熱淚。爲天下蒼生哭矣。余家越籍。父以儒而賈者。余生而多病。襁褓中瀕危者屢。年四歲而喪父。榮榮獨立。形影自憐。幸萱堂無恙。家道小康。余得以讀書勵志。造成半截通人。嗚呼。余苟爲箕人子者。腹內斷無如許學問。學問既無。則可省卻今日無數煩惱。乃彼蒼者天。有意弄人。遂使余今日墮歎佗際。其源實禍於當日讀書之誤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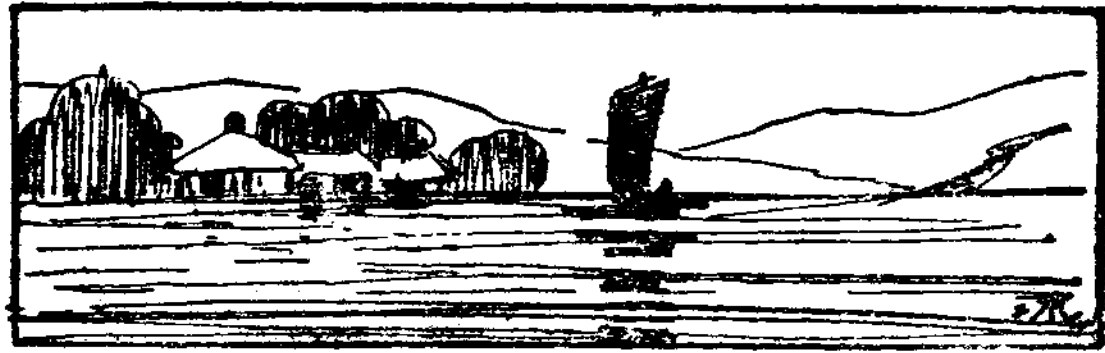


余既開智識。遂知人世憧憧往來。世道淪落。社會變遷。令我觀之。不覺無限憂愁。於是愁病又增一籌矣。而返觀國內。外交內政。岌岌可危。益以南北構兵。瘡痍滿目。撫時感事。輒用杞憂。政局紛亂。民生憔悴。皆壞於二三小人。營私罔利。以啟爭端。上而袞袞諸公。日以爭權攘利爲務。損人益己爲心。南北分爭。操戈同室。煮豆燃萁。自相殘殺。兵凶戰危。同胞仇讎。無知小民。流離失所。棄家亡產而已。下而蚩蚩者氓。好逸惡勞。饑寒之激。不能瞻顧家室。遂出於亡命之計。從而喪廉恥。違道德。而爲闖獻之徒矣。其尤下者。更呼盧喝雉。終日酣嬉。幾不知人間有悲慘事。以故近數年來。庫空如洗。民不聊生。中原逐鹿。就人民生計言。天災人禍。西北旱荒。東南水災。相逼而來。嗚呼。吾於此不禁爲同胞哭矣。若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不知將來如何了局耶。內政日壞。國權日失。國勢日衰。時機迫切。險象環生。豈不痛哉。豈不哀哉。此有心人所謂一副愁腸。用傷時事。兩眶熱血。徧灑神州者也。

嗟乎。人生世界。艱難多端。茫茫宇宙。漸入黑暗。芸芸衆生。沉於夢寐。人情冷暖。



世態炎涼。道途崎嶇。呼籲無門。茫茫風塵中。誰能識我。瞻望前途。洞黑如漆。人生至此。尙復有何生趣。余寡交遊。自輟學後。杜門謝客。一編在手。殊乏生人樂趣。雖有一二故舊。亦過事吹毛求疵。點首而已。一無情投意合者。徒以寂處窮鄉閉塞之區。無知己足以傾心快談。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也。客舍蕭條。無以爲侶。孤苦零仃。不禁使我發無窮之慨。余豈不自悼哉。詎知頻年落拓江湖。側身社會。隨處遭人白眼。無往而不受閒氣。近數年來之成績。僅失敗與窮愁而已。且無絲毫樂趣。運蹇時乖。終無遇合。兼之意氣用事。不肯貼然就人範圍。性情褊狹。硜硜自守。不欲妄以干人。因此不合時宜。嗟呼。人不能無友。而患難之來。必有人焉。出其身以輔之。扶之者也。然現今之世。人心不古。如江河之日下。當其同利之時。暫相以爲友。及見利而爭光。利盡而交疏。夫人之敦品不真。何能得乎友之真。吾以僞交。彼以僞來。此乃公例之常然耳。如余者。且逢患難。無人救。有過失。無人規。疑不明。無人以相解。作事不成。無人以相助。孤陋寡聞。如戴異天。吁。尙何言哉。人情紙薄。世態炎涼。豈不危乎。吾不禁



感慨係之矣。

天下最可痛之人。最傷心之事。莫如薄命美人。坎坷名士。而世苟無名士美人。點綴。似乎大好山河。太覺寂寞。一似彼蒼獨讓此輩。以渲染者。然而天既生之。何偏百般調弄。以留此沈痛於世界。豈彼蒼生此等人。專以鎔愁而鑄恨耶。我不能坑造化小兒。如坑秦卒。然以盡填此無量數愁恨之海。使吾中華民國。一躍而為世界強國。寧非大快事。然而精禽銜石。填補徒勞。讀毛詩黍離之章。吟楚些佗僚之什。其哀感奚止濕透青衫而已哉。嗚呼。

聯  
話

養性齋聯話

成達先

江西吳柏莊中丞自挽一聯云。一做不完子。臣弟友工夫。願來生百行無虧。五倫克盡。一嘗徧了國難家愁。滋味到今日。一肩可卸。兩手空歸。是閱歷語。是見道語。非有真學問。真性情者不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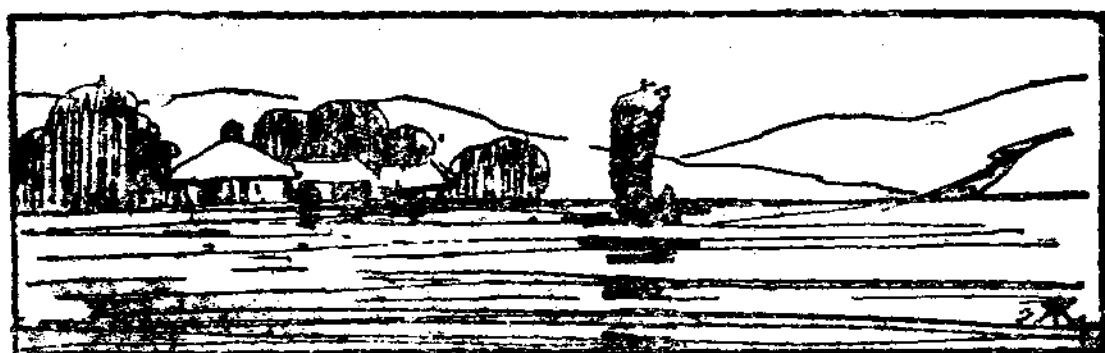


聯語中切地名屋名者故有之。然能格外生色。首屈一指者則罕見矣。潭邑陳南楨。生挽廖夫人之聯曰。唱隨梁孟到高年。正象服。雍容玉鏡乍分明。月冷。匍匐郊祁歸故里。聽珠泉。嗚咽草廬無恙白雲寒。因其住名珠泉草廬。作者能信手拈來。切之風雅。豈非難事。

聯之佳者。或以氣勢勝。如陸祥騏挽其弟子某云。有心計。有英氣。有文才是。唐劉晏。宋宗慤。一流人物。一質何敏。學何勤。命何短。偕王勃。天顏淵。死千古同悲。一氣貫注。直可視作一句讀。

潘開生自挽一聯云。瘋癆。痼痛。四大症。畢瘁。吾身。吃盡。此萬苦。千辛。到目。今復何戀戀也。地水火風。一霎時。頓更世界。賸棄下。兩男。二女。諸項事。以不了了之。痛處令人泣下。目字對項字。可謂巧妙之至。

某處城隍廟大殿上一聯云。淚酸血鹹。悔不該。手辣口甜。祇道世間無苦海。金黃銀白。但見了。眼紅心黑。那知頭上有青天。忧心劇目。發人深省。不少。非徒以對仗工穩見長。



製挽聯難。自挽亦不易。蓋挽人之聯最忌鋪張。自挽尤不易誇耀故也。嘗見錢廉村自挽一聯云：「有限光陰俱付他名。纏利鎖。溯半世勤勞。謹慎止嘗得苦。辣酸鹹看霎時花謝。水流卻喜萬種塵緣。此際不妨齊撒手。」無情毀譽任憑人說。短論長想一場貴賤窮通。都是箇夢幻泡影。到今日雲收雨散。好趁滿天明月。飄然長往。莫回頭。哀音繚繞。可遏行雲。且實地風光。毫不假借。洵傑作也。

某士挽妻聯云：「卿已經埋頭。竟歸母親膝下。」我何能丟手。猶留兒女身旁。以其母已先見背。故云。

秦縣李某生一女。貌頗美。而擇配之夫。貌極醜陋。于歸之後。時生口角。以致離婚。再醮於某氏子。不料未經兩載。其婿一病身亡。同里章月軒君代李戲挽一聯云：「取而與之。望壻乘龍。偏跨鶴。」再斯可矣。奈余騎虎。怎回貂。立意切合。其對仗工整。可謂天造地設。非但以善於滑稽見許也。

某慈善士獨力修理廟宇落成時。自撰一聯云：「不求名。不求利。但求我子子。」



孫○孫○待○數○百○年○後○重○來○修○修○理○理○」○「○那○要○齋○那○要○貢○只○要○僧○時○時○刻○刻○將○兩○  
三○間○屋○打○掃○淨○淨○乾○乾○」○語○雖○淺○顯○寓○意○遙○深○非○學○養○功○深○者○不○能○道○隻○字○

### 桐蔭室聯語

王野萍

某生品學兼優。爲人且誠樸無華。見同學中有相爭或口角者。常謂之曰。人生一夢耳。何爭爲。年二十餘。因攻讀過勞。得不治疾。臨絕時。自作一聯以輓曰。上等是人。中等是人。下等也是人。沉迷是死人。覺悟是活人。看誰人是死人。何人是活人。人間人心人自了。」「前生一我。今生一我。來生又一我。軀殼一假我。靈魂一真我。暫離我一假我。還我一真我。我行我素我依然。」「豁達清醒。可藥世人迷夢於名利場者不少。其意簡括言之。殆卽佛家所謂四大皆空也。此余摯友周祖彭爲余述之如此。

清季會國藩爲清社有數功臣。其學問經濟固知名於世。而一生鎮靜小心。尤爲後人所難。洪楊之役。曾公出入營幕者十數年。善爲將將。復諳兵法。於軍中曾寄諸弟誠告打仗一對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



無聲無臭。既要老到。又要精明。予如式亦爲一聯曰：「求學不輟不獵。先求目標。次求實學。」爲人（立身）無偏無倚。既要忠國。又要孝親。余書之以爲學者戒。然續貂之誚。自知難免矣。

昔有師生二人。放舟中流。適過蟹簞。霍霍有聲。師因謂生曰：「過簞船搔背。」生無以應。偶仰首見對岸山上。有鄉夫三四。刈柴至勤。因悟對曰：「樵柴山剝頭。」師大喜。余謂出對難。對對尤難。每有工切如琢之對。並非埋頭俯腦所能想及。反在獨景生情。大都出於一時之感會焉。至若溫八叉。曹七步。則天之所獨賦。非常人可學。故亙古至今。天下幾見其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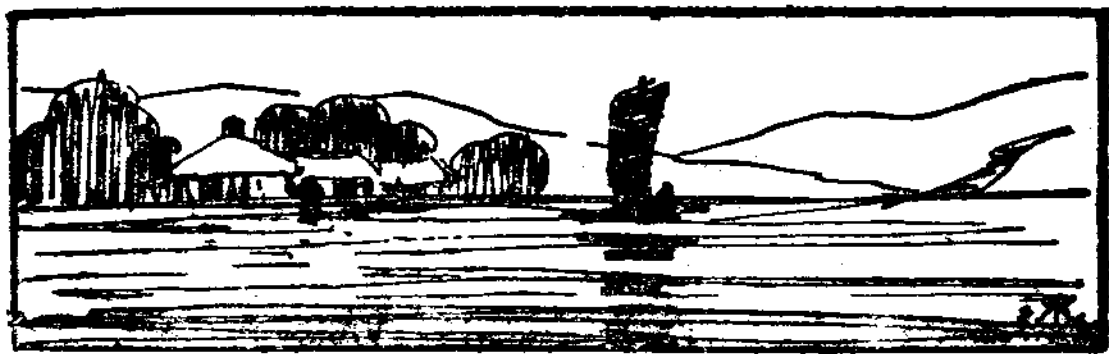
余幼在吾邑養源小學就學時。教師周君中才。熱心教育。諄諄不倦。常以一聯試吾等曰：「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頭方悔讀書遲。」意猶少不努力。老大徒傷之謂也。又曰：「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似平地走馬。易放難收。」以上兩聯。可爲惰者戒。勤者勉矣。余記之。并以示周君拳拳之意。爲不可忘也。

五卅慘案一役。誠爲我華民自有歷史以來罕有之大恥。其侮辱於人也甚矣。



當時愛國義士。莫不髮指眦裂。疾聲狂呼。顧如夢之政府。曾不一瞬及焉。曷勝嘆悼。彼因憤激而自盡者。日有數起。如劉公光權等是已。劉公自慘案發生後。久無解決希望。遂憤投黃浦江以自盡。事後同鄉諸君。爲之殯殮。并開追悼大會。以誌哀悼。一時輓聯滿壁。弔者盈門。極一時之哀榮焉。江淮同鄉會輓之云。「國勢嘆飄搖。那堪風雨摧殘。又驚魂夢看敵寇。張據我土地。殺我同胞。念高麗印度慘痛情形。蹈海投江拚一命。」先生真義烈。願隨波濤上下。喚醒愚頑。倘豪俠奮興。泯彼私爭。禦彼外侮。具北美西歐富強氣象。銘鐘鐸鼎頌三閩。「江淮公所輓云。「死同屈大夫。魂依伍相國。五月競渡。八月觀潮。父老應傳三軼事。」志媿陸忠烈。才擬文文山。恭讀遺書。如讀正氣。先生不愧一流人。」前則激昂慷慨。英氣射人。後則磊落光明。照人肝膽。得茲二聯。劉公精神爲不死矣。

上海特別市黨部。青年部。秘書劉斌。以努力黨國。遭共黨嫉恨。竟於去年（丁卯）八月某日。爲所暗殺。聞者莫不哀之。死後哀榮。弔者雲集。禮堂四壁。徧懸



離  
組

輓聯誄悼。氣象嚴肅。茲錄其數聯於下。觀之者亦可想見當時人心之痛悼爲何如也。其一、「殺身成仁。革命家當如是。」「護黨救國。後死者其勉之。」其二、「以身殉黨。又勇又壯。在烈士曾無足惜。」「懷友傷情。亦奮亦悲。看我輩如何復仇。」其三、「爲國捐軀。烈士精神不死。」「舍身報國。我儕深愧儉生。」辭氣悲壯。一掃迂儒酸辛之態。

近人有以一潘大道死於大道。「孫中山生在中山」作對者。妙合自然。天衣無縫。

叢  
話

靜心齋漫譚

陸有光

曾文正公言「擇交是人生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吾人交友。當本乎此。則無遺憾矣。

陳師輔青。夢爲友。改柳腰詩云。「落絮飛花夕照天。愛他三起又三眠。祿輕五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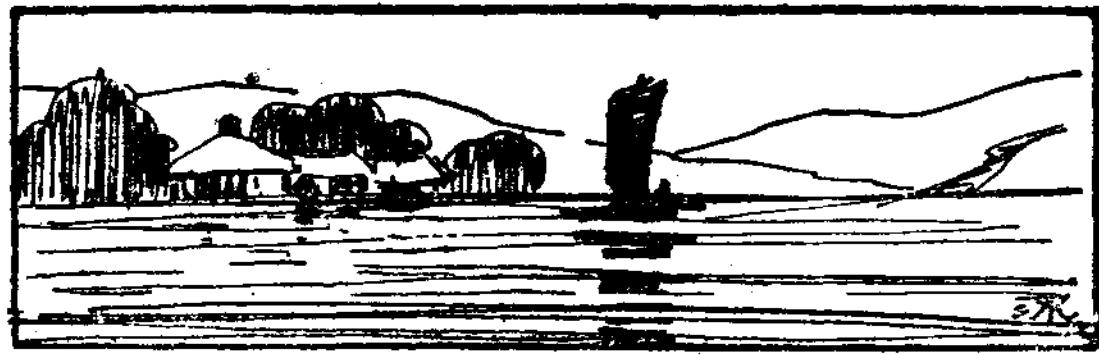
斗何須折。高隱歸來種宅邊。先韻原不合。而先生用筆奇特。眠邊兩韻。甚覺其妙。

箇人之賞罰。在乎良心。作事得精神舒快。爲良心之賞。受精神苦惱。爲良心之罰。

求學猶如食物。食物之儲藏在胃。學識之容納在腦。然食物消化。僅取有益者。以增進體力。廢物則排泄之。所得甚微。而學識融和。不但取積極之軌範。且可取消極之鑑戒。更可藉此下磨鍊思想的功夫。逾靈逾發。逾多。

學友康君貢源。工詩文。篤學好靜。丁卯秋以病療卒。年二十有二。同學輓以聯云。「詞筆擅雕龍。鐵硯同磨稱健者。」「英年傷賦鵬。玉樓赴召共凄然。」又聯云。「湘蘭沉芷。淚灑離騷。」「秋水長天。序遺滕閣。」

某日與王子志清。散步堤上。見村童放風箏。王子語余曰。斯物也。隨東風之托力。風靜欲高而不得。風急欲下而不能。終在他人掌握之中。余曰。然則不自立者。豈可久存乎。



余與趙建城王月秋諸同學。辦廣益社於母師。事成爲他同學所嫉。略有灰心。陳師慰曰。「凡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斯二語可謂吾青年之座右銘也。

今之勇有二。曰生活之勇。曰主義之勇。生活者爲己。主義者爲人。爲人者勝。自利者敗。理所當然。是以生活者不能敵主義之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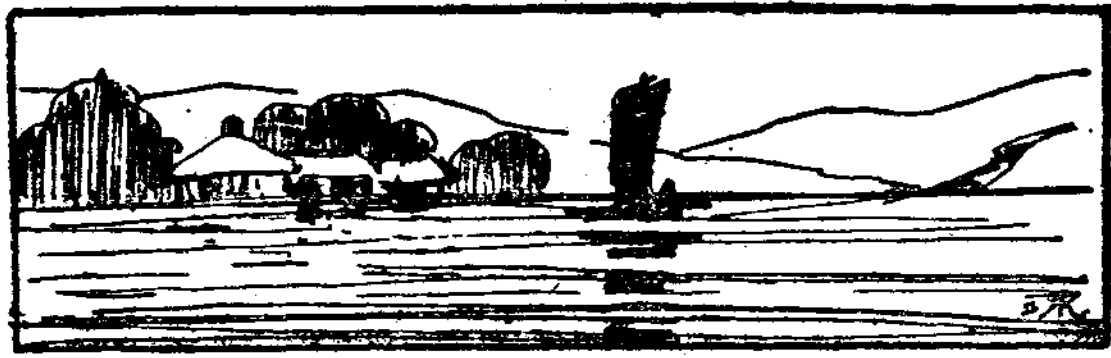
修室簷際。鳩巢其上。某同學任意蹂躪。傾其巢。碎其卵。鳩鳴不已。噫。鳩之所以近人者。蓋冀免蛇鼠狐鴟之害。孰知莘莘學子。尤有甚焉者耶。然則吾國人之親日者。可以醒矣。

西人倡非孝之說者。以性慾衝動爲藉口。而失奉養之責。悲夫。以文明之邦。至靈之性。而有斯弊。是殆帝國主義者不講人道之起點歟。

顏淵早逝。盜跖長年。人之壽夭。胡不均如此。同年張君景賢。顧君建南。許君定甫。年少多才。相別未及兩載。皆相繼云亡。噫。蒼蒼者天。何其酷也。

三月陽春。清風細雨。校園桃樹灼灼花紅。夾徑青芳。茅亭假石。手卷徘徊。能無





嘆秦亂之不息。雞鳴之不已。而余有斯。幸得潛修。不知尙有漁郎來問津乎。伊曾與吾言。儂甚愛汝。儂甚愛汝。苦不能將爾我之心。鑄成一箇。爾我之身。合成一體。伊背吾而語人曰。誰與彼愛。誰與彼愛。噫。伊之如此。勢利心之使也。乙丑之夏。與先兄亞農。避暑於通邑之東林。執經問字。談史論文。其樂如何。今也。獨居斗室。青燈相伴。明月相邀。聞蟲聲而令我悽然。嗚乎。吾無事兄之權乎。天胡薄待於余兄弟如是也。

趙子語余曰。「待人不可以奸詐。然不可不防人之奸詐。」末一句可謂揭開社會之假面具矣。

同學購稚鳥數隻。擬置標本。爲一犬所竊食。衆怒搏而斃之。旋置成標本。以供研究。噫。斯犬雖死。尙供學子許多知識。較之陳氏之倒戈。袁氏之竊位而死於非命者。不知勝幾許也。

夏假之中。自修之餘。常與翠蝶作鄉村之遊。豆架瓜棚。宣傳黨化。冀喚起民衆。參我革命之戰線。工作月餘。成績平平。衆嗤余等之對牛彈琴。而余等殊引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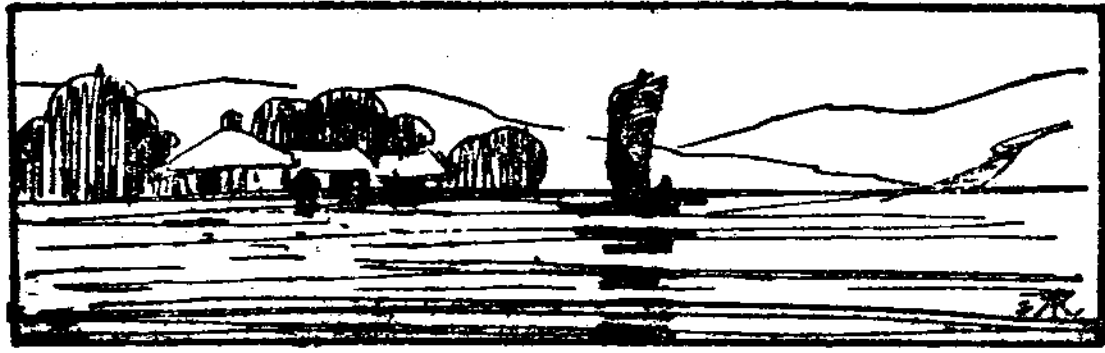
樂一塘新菱。萬頃稻香。不知得幾許田家之樂也。

詩之集句。以文選爲始。後集唐宋人詩居多。近人集句。多以吳梅村詩爲截止。彘性狡黠。居恆三穴。然好閒遊。常爲獵人所逐。匿於草間。求穴而不得。終爲獵者所獲。使彼能守其故智。日居而不出。獵者雖欲捕之不能也。今恃其詐而出。遇獵欲脫而不能。誰之過歟。

按兵字。古寫爲彘。從斤。斤。兵器也。火。左右手也。卽兩手執器以禦敵之意。後作兵。今人則曰丘八。誠誤矣。

翠蝶負笈崇川。月已數圓。昨寄七絕一首云。「更深人靜一鐙寒。皎月高斜怯影單。舉筆漫書三尺紙。好從歸雁報平安。」寫情自如。吟哦之下。能無同情而恨勞燕分飛。別離之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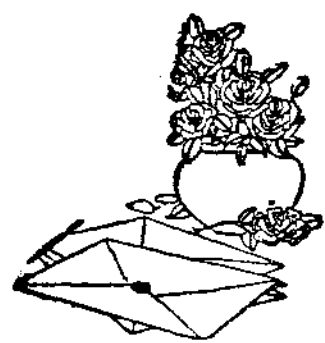
余輒作一事。認爲必要時。必達其目的而後已。否則必伏案苦思。鬱鬱不樂。雖經萬難而不止。友以癡子目之。噫。余豈真癡耶。奈以寧靜自持。堅志爲之。不畏難而苟安也。亦非師心自用。自迷而不悟。然則誰能知吾之中也。



人之葬其親者。所以藏其形骸。不忍其親之暴露也。今世之人也。殮必以時。葬必擇地。從術者之言。以求福利。至累世而不葬。嗚乎感矣。宜乎司馬氏有葬論之作。而以教後人也。

朔風凜冽。寒雪紛飛。有人焉。身居暖室。體衣羔裘。猶呼寒不止。沿街乞丐。快走車夫。單衣露肘。猶精神勃勃。人心之不足如此。可歎也夫。

余每日課暇。必閱雜誌。一小時。偶有所感。則隨筆之。設有所得。亦隨書之。茲成小冊。誠所謂集腋成裘。爰錄數則如前。自愧遼東之豕。不足以供閱者之一笑。如有欠妥。尙望教之。



## 通訊

孫君家驥來函

善清先生：

我在學生文藝叢刊，五卷一集，通信欄內，看見東臺和我同名同姓的社友一封信，並且看見先生答覆東臺孫先生的信，覺到十分的榮幸和慚愧！何以咧？因為有飽學的東臺和我同名同姓的孫先生，和我同樣的愛讀本刊，兼之不約而同的應徵對聯，所以發現兩箇孫家驥，

既勞東臺的孫先生通訊，又勞先生答覆，不才的我，多麼榮幸啊！談到學歷咧？我是慚愧的很！因為在本刊上拜讀東臺孫先生的大作，很是不少，我現在不但要研究醫學，並且因為做了「秦縣地方自治訓練所」的學生，還要研究社會學，文藝方面，無暇研究，那不是很慚愧嗎？但是我有一點貢獻，要請先生介紹給東臺孫先生，名可同，姓可同，鄉可同，貌未必同，我和東臺孫先生要聯族誼，要分彼此，要結密切交情，我想不妨各寄小影，登載本刊，以釋諸社友的疑團，以聯我們倆的交誼，我的意見如此，不知東臺的孫先生認可，不認可！此上專候 教益

泰縣張甸孫家驥上一七，十一，二。

張君抱真徵函

鄙人現徵求本刊（平裝十冊）一二兩卷，三卷一集一冊，讀者諸君如蒙割愛，請寄「南昌省垣江西省立二中學校張抱真收」。當以郵票肆元奉酬，藉答雅意，後至及污損者璧還。

張抱真謹啓

葉君瀛登徵函

讀者諸君惠鑒：

第一年學生文藝叢刊之第三集及第十集，如有願割愛者，則以書券貳元奉寄，或以十六年份之東方雜誌及小說月報交換，聽便請示，書

寄福建汀州五東廟背三號，後到者璧還，此啟。

社友葉瀛登上 十七，九。

# 第十一屆徵聯揭曉

第一名 王子祥

贈連鋼架國民  
案頭日曆一座

校友會題名錄 校友題名

第二名 林子畏

贈連鋼架常識  
案頭日曆一座

青年團維新派青年維新

第三名 林子畏

贈衛生案頭  
日曆一組

警察廳禁煙局 警察禁煙

第四名 張楫

贈大底板  
日曆兩組

體育會專修館 體育專修

第五名 陳槐蔭

贈大底板  
日曆兩組

幼稚園聚餐會 幼稚聚餐

第六名 何馮

贈大底板  
日曆兩組

政治家維新派 政治維新

# ▲ 謎語

第十二屆

章 蓋

(出題) 苦力說說什麼神聖。祇累得我父母妻子，向著我嗷嗷待哺。 字一

謎底請填在下列括弧內

( )

|           |       |       |
|-----------|-------|-------|
| 投 稿 者 姓 名 | 通 信 處 | 年 月 日 |
|           |       |       |

## 章簡稿投語謎

- (一) 投稿者須填於上面括弧內。剪寄本社。方能有效。另紙錄者不閱。
- (二) 以五卷三集出版後為截止期。
- (三) 錄取者。准在本刊五卷四集發表。
- (四) 凡經錄取者。均備有薄酬奉贈。以答雅興。

□廣告價目表

|      |         |      |    |    |
|------|---------|------|----|----|
| 地位   | 一集      | 五集   | 十集 | 十集 |
| 封面裏頁 | 二〇元九〇元  | 一七〇元 |    |    |
| 底頁   | 二四元一〇八元 | 二〇四元 |    |    |
| 普通全面 | 一〇元四五元  | 八五元  |    |    |
| 普通半面 | 六元二七元   | 五一元  |    |    |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    |      |      |
|----|------|------|
| 集數 | 一集   | 十集   |
| 實價 | 二角四分 | 二元四角 |
| 郵費 | 國內二分 | 國內二分 |
| 國外 | 八分   | 八角   |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刊停假寒假暑 · 集十年全 · 集一月每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二集

編輯者 吳興 凌善清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帖嶺路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梧州 奉天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